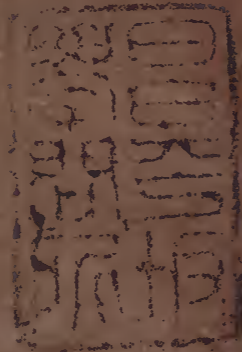


書經婦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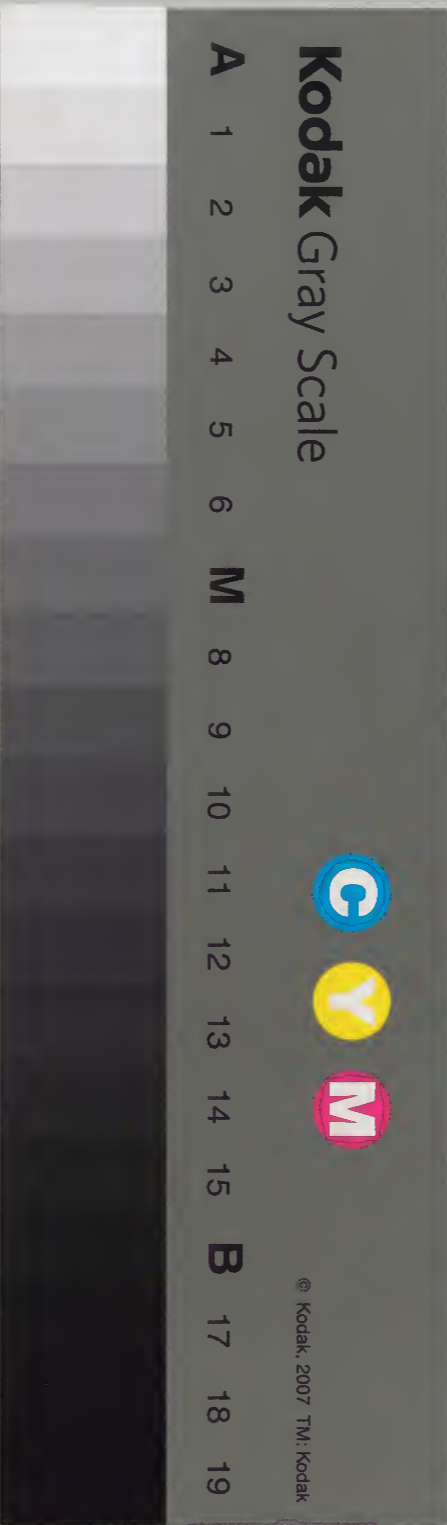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一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一		書
三	八		
函	冊	號	類
九	四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81	
冊數	4 (2)		
函號	273	126	

二三



書經卷之二 皋陶謨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

禹貢 禹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賦之總名也

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自冀之東則為兗為青為徐為揚焉自冀之西則分為荆為豫為梁為雍焉隨循也奠定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

論禹首言敷土原本禹治水之旨即所謂荒度也山言成功究竟禹敷土之旨即所謂勿壞也導山導水治水未治之天下所急之任民生居食錫土弼服治已治之天下所重又在朝廷德教摠之謂禹敷土也大意本謂此即禹治天下者也其以上舉人以入任之而祇德身先曰有土而有財用蓋萬世天下者所不能外特曰禹之功叙著自治水故史亦於其義于治水端不為治水叙本末也

禹敷土記禹治水之要也禹受命治水其要何如九州之分其來舊矣方洪水橫流區域莫辨不分土則無以知地勢之高下禹分列天下之土為九州然後知其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治之宜後由是而施功有次矣不隨山刊木則無以知水勢之緩急禹隨山之勢相水道之便宜而斬木以通其蔽障然後知何山以何水為急在當鑿何水以何處為急在當濬由是而施功有自矣不奠山川則無以知水勢之出入禹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為各州之紀綱然後知水之出者為某州而源流可稽水之入者為某州而脈絡可理自是而施功有本矣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禹敷土記

不到隨利莫定所以敷土也此舉治水之要兼用功成功說知水與
徑行出入後憲侯非記依隨也山為主我為隨山勢盤旋以去木之蔽
通道路所以通山脈也莫定也此封不同只隨州所至之處聚其山以之
為界限起乾坤再造而萬古定此寧定二句總為敷土之意重與高山句
冀州此記聖人之治冀州也蓋以冀州乃帝都之地君親之雖有不吝不吝者
故禹受命治水獨先于冀不言獨果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汪石臣曰冀州帝都所在故治之獨先不言獨果者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也
况諸州貢道皆言達河則冀州之權勇雖不言而隱然如被圍而見其為天
下所輻輳矣

既載二節其成功何如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之山河流之所衝也則徑始
治之以統其勢以折下流之衝為由是而梁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則治乎梁
以又乎岐開其道以順其徑流之勢而冀于是乎無河患矣
俞水曰載者始事之謂治者疏開之謂壺口梁岐皆重道河意非治山也
壺口在龍門上口當大河南下之衝梁山即呂梁山傳言呂梁之石崇諫河
流激盪蓋禹所開以通河也岐山即孤岐山脈水所出流入于汾而汾又入
于河梁山在壺口之北岐山在壺口之東北先壺口而後梁山故者自上而下
治水之法也楊之三江震澤荆之江漢九江也

情節冀州之水次莫大于汾次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也禹于大
原也疏其未深辟其未廣而舊功已究自此而至于岳陽不知其幾山也亦
皆脩之既創新功以導河又曰舊功以導汾則冀之水治矣
張利臣曰冀州水汾為最大汾入河之水也河東太原汾水出焉舊之以導
其源宛縣岳陽汾水經焉舊之以導其流田脩者縣常治之今復壅塞故禹
自其舊功而脩之也曰至于者其間地名不一不通記故但曰至于包之此
禹貢書法也

單懷即平地在河內者有平懷為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致功為難
者也今惟河汾既治則禹功一施沮洳及去既以平治而底績矣以至於衛漳
之間凡以地名者水患皆去而與單懷之功無異矣冀州之土尚有不平者乎
此言地之平也單懷平地涑水淇水所出方洪水懷襄之時以平地致功為
難今則致可存功而無沮洳之患矣衛漳只是一水其發有清濁不同一名
清漳一名濁漳然合流者橫入于河故曰衛漳曰至于者其間地無不底績

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
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
三者禹治水之要
故作書者首述之

冀州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冀在堯河之
西是堯乃東河也在雍河之東是雍乃
西河也在豫河之北是豫乃南河也八州
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
亦所以尊京師示
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各在河
東郡北屈縣東南蓋河自積石北
行至東乃折而南流壺口等處當河水南
流之衝奔潰迅疾經始治之所以殺河勢
也既者已事
之辭他做此

治梁岐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
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呂梁山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
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也冀州固為河
水所患亦為汾水所患蓋汾水出於太原
修太原者所以導汾水之原也經於太岳
修岳陽者所以導汾水之流也導汾源流
使之東入於河入於河則入北
海矣太岳岳陽相去遠故曰至

單懷即平地在河內者有平懷為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致功為難
者也今惟河汾既治則禹功一施沮洳及去既以平治而底績矣以至於衛漳
之間凡以地名者水患皆去而與單懷之功無異矣冀州之土尚有不平者乎
此言地之平也單懷平地涑水淇水所出方洪水懷襄之時以平地致功為
難今則致可存功而無沮洳之患矣衛漳只是一水其發有清濁不同一名
清漳一名濁漳然合流者橫入于河故曰衛漳曰至于者其間地無不底績

而環二節由是辨其土其色則白其性則壤定其賦較餘八州為第一等而地力年分之不齊間有錯雜而為第二等定其田較之他州為第五等賦高子由

張羽曰與地利定貢賦皆不可不先辨乎土也為乃辨其色則純然潔白性則柔然無塊冀州非皆然也惟此為多也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冀州之賦較諸八州第一等或地方有高下年分不同則雜出第二等也田賦五等賦高子由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田賦於賦而又屬于厥土之下者以賦非出子由凡場圃園田漆林之類皆征也若餘州賦皆出于田也故先賦而後田

至若恒衛水小而地遠向未暇治也今則子澗衛東入二津而各漫其故道矣大陸地平而近河向固未易治也今則可以叫作矣及此而一州之水土豈復有未平者乎

此同河水治故恒衛大陸治也恒水出曲陽衛水出夷壽皆入易水今一泛其性所入之道矣大陸云者四區山阜曠然平地今可耕治矣恒衛水小而地遠不必急治大陸地平而近河不難急治故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制其貢則海島之夷可以皮服蓋同其地之所產而定為歲入之常也林希有曰島夷在冀東北海島之上貢止于皮服義取羈縻不貴異物也歲向不制貢者已征于厥賦之中矣

夾右節貢道之末果何自哉冀東南三面地皆距河由河而至不特言矣若北方來若其水阻山皆不與河接不得不假道于海惟山曰碣石屹立海濱止由海入河之然也故舟之來也遵海而南而向南轉而碣石遠在其右腋扶而通之以入于河則凡上之賦皮服之貢皆可以遠而輸矣

故曰底績衡漳水名一出上黨沾縣大鵬谷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為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東北至阜城入北河也不曰底績者蒙上之文也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柔土曰壤教民樹藝不辨庶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上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之

厥賦惟上上錯 賦田所出穀米也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平田四等者地潤而人工修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乃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汭併與場圃園田漆材之類而征之蓋養土賦而言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

田而後賦冀獨不言養僅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于養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出於恒山之北谷皆謂水也恒水東入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出於靈壽縣之東北

者衛水也衛水東入滹沱河過信安軍從易水二水同入北海也既從者從其道也大陸地名高平曰陸河水所經也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作者言可耕治水既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治之不必急也大陸地平而近河治之不亦急也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北海島中之夷以皮服來貢水患之平於是亦可驗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大河之口海水之濱也

此節言冀州北方之貢道也冀州東南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蓋徑至于河也惟北境之水如遼瀋潯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南行而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碣石在河口海濱乃當河入海之衝者也

濟河即此記兗州之成功也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而北距河則兗之疆界別矣其成功何如

王六吉曰兗次于冀者地景下治當先也諸州次序則是以濟河表兗即冀高山大川他州倣此曰於濟者不止于濟且跨而過之也曰距河者未至于河但以河為據耳此下水治俱以河濟作骨

九河即兗之害莫甚于河九河其下流也禹分其條而九之但見經流行于中其流行于外既順其新分之道而河治矣

王方麓曰九河即禹播之而為九者也凡水道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泛濫既去而水得其故道則曰其道各州先言水皆水之為害最大者當當河下流之衝為害尤烈故治兗之水先于九河也

雷夏即兗之害莫甚于濟雷夏濟所鍾也自禹功既施但一知上流有所下流有所既既受水之澤而濟治矣

林希有曰青之濼潯是澤水之鍾也既澤者洪水漫澤不為澤至是乃成澤澤也雷夏之澤乃遠濟之澤名未即足濟以傳云在濟陰即說此濟便

水自河出為澗自濟出為沮異源而同流者也今則二水會而相合同為一而濟河之別流也治矣

王光浚曰會同二字中皆澗沮兩水勢均故云一說此三句當以河為主兗當河之下流故九河治而水之止者治水之合者治下流記桑土記十有三載乃同皆以河患故也亦可證

桑土即水治則土可平地高者為宜桑之土既可樹桑以養桑自是而一川之民皆降丘陵以居平土而土之高下無不平矣

徐九一曰桑不便于下濕水退而桑土出委得桑故曰既桑非桑性惡濕之說桑土高于宅土是字與既字相照高者平而一者去平也即地利與民居住以驗土平不重人物

厥土即由是解其上邑則純里性則墳起而土之四布春桑之性雖成厥土惟條長水患平而物性遂也

華未齋曰墳者土脈高起如墳衍之狀九則之元條為草木者三川東南甲下向川水患草木不得遂其生意故特言一盤土之可宜亦可見矣

冀州帝都三百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瀋潯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入河南而西轉而盤旋于碣石之左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既夾右碣石入于河斯言賦

濟河惟兗州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而北距河濟河見導水

九河既道九河河水之所播者也一日從駭二日太史三日馬頰四曰覆釜五日胡蘇六曰高梁七日鈞盤八曰隔津其一日河之經流也既道者九河已順其道同為逆河而入於海

無復混着奔瀉之慮

雷夏既澤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濟水之所鍾也方洪水

橫流而入於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溢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澗沮會同澗沮二水自河出者為澗沮澗沮之別流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蓋澗水東入於泗下流入於沮是澗與沮會而合於一也向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何以至是哉又按九河既道雷夏既澤則濟水治澗沮會同則

河濟之別流亦無不洽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陵土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

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故也地高曰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蕪厥木惟條墳土瓜墳起條長條長也

條長條長也

厥田既元其田惟中下第六等其賦則至薄之上賦第九等賦最厚于諸州者必地狹而人工少也然充當河流之衝被害尤烈今水患頻仍而旱濕沮洳未及去人功地利未必及與必作治十有三載其後必以入賦焉既薄其等又優其期所以恤充者至矣

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後况需以三載則生聚未可稍緩以天道言氣化以一紀而周况益以一年則氣化恭已周給未便異作也○負賦言至正而無他成賦言一定而不易即充州以例八州明瞭以言錯言皆惟正之供非有所厚薄于其間也且變于上之文書負見以充州之賦必不能間出他州之上他州之賦終不至退如充州之下以例他州之無錯於必作十三載乃同是又充州之錯也

厥貢即定其貢充地宜漆厥木惟條而漆有焉則制之貢充地宜桑上既桑而絲有焉則制之貢而織之有文者則織之于篚以貢焉何黃如曰貢者諸侯貢于天子也賦不及篚服但輸之本國耳篚字貫上貢字米勿平看厥篚織文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也餘州篚同

浮濟即貢道之來果何自北充東南據濟而濟入于河者也西北距河而深則河之流也故進濟者則稅舟而浮于濟由濟而達流以達于河近深者則悅

和于澤由澤而流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有行水曰浮濟入于河也澤出于河也充州貢賦之道有二東南浮濟以達河西北澤澤以達河各隨其便而已謂之達者曰水入水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即記青州之成功也青州之域大海迴其東北燕山峙其西南兼海岱則青之疆境則矣其成功何如
徐九一曰孔傳東北據海包遼東而言燕至海則不及遼東矣今從蔡傳

嶠夷節青之地有嶠夷焉嶠之遠者也今既可濟可通可封可殖而徑略以正則土無不平矣
王六吉曰嶠夷東表之地見充州之名清取東方之色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嶠為青州遠源之地無隸于滌淄故先言之嶠夷者泰遠以見近也

惟淄節青之水有滌淄焉各有其道也今則滌水北入于海淄水東入于海而滌其故道則水無不平矣
汪石臣曰滌水出濰山北入于海淄水出原山東入于海其道皆水滌其故道也小水治則大水可知矣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濡悍地干而土疎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旱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而沈等之賦于吳平始定焉此為田賦而言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貢漆絲也篚者諸侯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篚篚而貢焉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蔡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浮于濟達于河以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水南入于河深木

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嶠夷既略嶠夷東表之地在今登州地之遠則舉遠以見近而一州之土治可知矣

惟淄其道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其道者水循其道即二水各入於海是已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汎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言惟淄則舉小以見大而一州之水治可知矣

惟淄節青之水有滌淄焉各有其道也今則滌水北入于海淄水東入于海而滌其故道則水無不平矣

白墳二為由是辨其土其色則白其性則燥至于海濱之地則廣漠而斥鹵是

其田惟三其賦第四考也

俞水曰曰斥鹵地也亦望皆斥鹵故曰廣漠也則實見不實有于無不

取良于其意他州做此

厥貢即定其貢有鹽有繒而服食有非需海物惟錯而其事有所賴此辨于一

辨若然至若岱山之谷有保有泉可以為衣服有鈔有怪石可以為器

棟宇使此方所產最良則使之貢為山桑之絲出保于夷可以中琴瑟之絃可

以供備帛之用今萊夷既作書教為生則使入筐而貢焉此辨于隨地若然也

汪石巨曰青州以海岱為主監出于海青鹽供食用也繒出于山青綿供服

用也然海不惟鹽故惟錯之物并監以貢山不惟繒故絲與錯物并歸以貢

鉛松惟石所以供器用萊夷二句重貢上作按若以畜牧為主原萊夷入貢

之由也凡貢物蔡傳皆詳其所用周書曰惟服食器用見貢皆常用所須無

異物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為序而以多寡為序青州鹽焉多故序于先他州

做此按鳴夷四句其道分上下有相同意白墳以維淄其道而辨也廣斥以

鳴夷既畧而辨也厥土至惟錯廣斥斷厥田則應白墳廣貢二句應廣斥

浮于節貢道之來果何有執青州之水維有維淄然皆入海而去河遠惟汶水

入濟水入河故必浮舟于汶由汶而達于濟斯可以達河而達帝鄉矣

青雖有淮滿不與河通惟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由濟以入河故

凡貢賦之來必浮汶以達濟句濟以達河也

濟州二節此記徐州之成功也彼海岱惟青州也而徐州東至于海北至于岱

則嫌于揚故不惟曰海岱而曰及淮獨載其三邊而徐州之疆畧始別矣

宋羽皇曰青州之域海與岱也揚州之域淮與海也徐州之域東有海東則

至于海焉北有岱北則至于岱焉南有淮南則至于淮焉曰至者非但與之

相距而已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淮也海涯之地廣遠

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

賦地可養為鹽者也

厥田惟上下田第三賦

賦賦中上第四也

厥貢鹽繒海物惟錯山賦絲采鉛松怪石萊

夷牧厥篚鹽斥地所出稀細葛也錯

石可以為器用之飾者也萊夷萊山之夷

也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

縻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

浮于汶達于濟青州之水有維淄焉貢糶宜

水東入于海皆不與河通也惟汶水出萊

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濟水歷魏公

濟自濟而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鄉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

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

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畧之也

淮沂其父淮沂二水名淮水出胎簪山東至

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猶在於徐

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出蓋縣艾山

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泗又西入于

淮淮沂又是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淮會于

泗沂而東入于海無復泛濫之患也又按

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

蒙羽其翬蒙羽二山名蒙山在泰山郡蒙陰

縣西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

大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凡為浸者可矣

大野二部徐州之澤也其大於大野其非水之止者乎惟溝瀆之功既加則泛濫之災已息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泄不奔而不潰也夫大野豬則治地之功可勝由是東原之地近濟之區者自是濟平而土性可灌不墊不潮而地利之修亦可期矣

大野澤名濟水之所絕也均一澤也曰既澤曰既豬何也小則曰澤大則曰豬乃若九江浩渺曰孔殷震澤平蕩曰底定又有水降土升澤不濇澤曰重土身入大陸既作是也東原濟所經之地澤之受濟者治而地之近濟者平亦事之相同也

厥土二節由是辨其土其色則赤其性則臍積而墳起而所生之草木漸而進長且包而業生物性之遂如此定其田惟第二等以土性之美也其賦第五等生聚人工或未及也
項水心曰土黏曰積黏積而又清起最切于生物故草木漸包二字準草木

以水可見例見于充五色土其大社國社二用大社則五方各一土而國社則以其方色之土如東方立青社之類皆宜以白茅所謂茅土之封也

厥貢節由是定其貢惟土五色建大社以立壇壝封國社以胙諸侯則謂之以為貢此一州之所產者欲也羽山之谷夏翟出焉其羽可以中旌旄則貢嶧山之陽孤桐出焉其材可以中琴瑟則貢泗水之濱有浮磬焉其磬可以備音則貢至于淮夷之貢有蠙珠璣魚以其可以供服飾祭祀之需也淮夷之篚而貢者又有赤黑色之幣是也色玄可以為冠為冕為罽之用黑經白緯之織素白之縞可以為去凶即古之服此隨地所產者然也

徐土雖赤間有五色貢之以為建社土封之用羽山之谷有五色之雉羽中旌旄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濱石露若浮者使之成磬而後貢淮夷淮之夷蠙珠也珠為服飾魚用於祀玄赤黑色幣祭以為裘衾以為瑞居以為冠也黑經白緯曰織中月而禱則服之純白之色曰縞期而大禱則服之皆去凶即古之服按色土是通州貢夏翟下隨地之貢厥篚六屬淮夷辨土宜而曰赤統其向也制土貢而曰五色辨其異也

二山淮水所經淮水治則二山可種藝矣
○又按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又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北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濟水盛於大野使其正流有所容而復流入于河使其餘波有所洩既有所容又有所洩則大野無不豬矣尚何奔潰泛濫之患哉

東原底平東原漢之東平國在徐之西北濟水之所經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又按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上黏曰積埴也黏土也黏而進長且包而業生物性之遂如此定其田惟第二等以土性之美也其賦第五等生聚人工或未及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璣魚厥篚玄纁緜徐州之土雖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以為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嶧陽嶧山之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者也泗濱泗水之傍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珠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於祀夏翟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

也言其田進於沃而不也包業生也言其業生而備也

淮泗即黃道之末果何自哉必從舟于淮由淮入泗則或從淮以達河也
雖乃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從濟以達河濟乃入于河而又合于泗者也達
河則達帝都矣

徐州之域淮水徑為泗水出焉故其貢賦之末必浮于淮而入于泗豈徑入
河哉泗之下源離水入焉而離之源與河通泗之上源沂水合焉而沂之流
與河會故泗水雖不與河通自離亦可通矣夫自淮而泗固
為其路自泗而河則分而途徐之道如此

揚州即此記揚州之成功也揚州之域長淮流乎其北大海迴其東南故以淮
為之識則揚州在比之疆域別矣以海為之識則揚州在東南之疆界可辨矣
湯南若曰淮海者莫高山大川也曰揚州者敷土也揚與徐為鄰且在江漢
下流故禹既治徐即治揚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淮海之間揚州之境也
彭澤即揚州合江東西諸水匯而為彭澤焉今江漢已通漢之南入而東匯
彭澤澤而曾止比之東迤而北合者東流而漸逝其既豬此州見雁隨日陸之

而此不來去于彭澤之濱者名曰洲渚之既平欣蒲蓄之可托而自適其接止
之性矣彭澤而揚州之西南其平矣
狂石注曰彭澤即今鄱陽湖也則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鄱州南康三州
且浸巨矣既豬者上承諸水下入于江而無復奔潰也陽為隨陽之鳥雁也
澤水既豬川渚既平禽鳥多游其居止也禹豬彭澤廢其舊地為葦葦以備
浸淫故陽鳥居之

三江二即大江之外又別有三江焉乃震澤之下流為葦江松江東江其海口
易以淤塞今則疏濬既加奔趨自順松江從東發二江以委注于海矣夫三江
之上流為震澤震澤又上受宣徽若雲諸水合五湖而為一大湖是三江未入
震澤域而不平三江既入則下流無壅壅之虞而底于定矣震澤定而揚之東
南其無水患矣

曹贊伯曰三江諸家之說紛：傳作葦江東江松江未必是震澤即今吳
下之太湖也各具區廣三萬六千頃此四句只以大水聚水立意勿作相回
看或作江南之水其西莫大于彭澤其東莫大于震澤舉二者以見揚之水
治震澤在三江之上三江入海之路既不壅塞則震澤亦底定而不潰溢二
句重震澤上與彭澤對看亦可

色滌也織編皆綉也玄可為袞以祭為端
以齊為冠以居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織中
月而禪則服乎織也純白之色曰編期而
大祥則服乎編也織編云者皆去凶即吉
之所服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出胎晉山者淮水也出時
尾山者泗水也泗水東入

於淮徐州貢賦必浮于淮自淮而挽舟以
上於泗馬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
道泗與河不連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
濶達河濶出於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濶
以達河濶入於河而合於泗
者也是皆漕流而上逆者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
淮東南至于海

彭澤既豬 彭澤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
江東諸水跨豫章鄱州南康軍三

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既豬首尾
既去衆水已有所容而下流入江餘世
存所
澳也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澤
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
性也彭澤而陽鳥居事之相因也

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
為葦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
為三江論三江之源出於一而三江之流
分爲二曰既入者三江順其故道而入於
海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在吳縣西南五十里
乃跨三江之上流其區之水多震
而難定故謂之震澤言三江既入而下流
已順震澤亦底于定而不震動也三江入

藤蕩二部水患既平物生自遂藤之箭竹蕩之大作皆已布生蔓而為草則惟天矣草而為木則惟喬矣由是辨其土則惟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溼也○定其田惟第九等以土性惡也其賦第七等或間上出第六等賦獨高者以人工修也

汪石臣曰充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藤蕩者東南之竹箭猶美也充州言厥草惟棘厥木惟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燥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疎也下地多水其土溼故水泉濕不言色者色混而不可辨也厥賦上錯合下即賦輕而或間之以重則不至于劣民之力責備而實待詔以供則不至于劣已之欲

厥貢即定其貢金銀與銅其品有三取之可為利民之國之需理理之石其美似玉可以為璠璵璋璜之用條之材中于矢之箭蕩之材中于樂之管象有齒犀兕有革可以成車甲鳥有羽獸有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此一州之貢者然也以至東南海島之夷則以升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若用篚以盛之而未致貢焉然此皆貢物之常耳以不常貢者言之有橘柚必包

果而貯之僅錫命而後貢蓋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不以其腹煩民力也張明臣曰中國所貢者金銀銅可充國用璠璵石之似玉者可為禮器條中矣昔蕩中樂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成車甲鳥獸之羽毛可為旌旄木梗梓豫章之屬可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升草也葛草布也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絲染五色而織者以其精則入篚焉此六島夷所貢也小橘大柚必待供祭祀燕賓客命而後貢焉非常貢也

公于節貢道之采果何自哉浮舟順流而入于江由江順流而入于海水接于淮者也挽舟而上以達淮為淮水合乎泗者也達流而進以達泗為既至于泗或由淮以達河或由濟以達河達河則達帝都矣順流而下曰沿江海迴揚之境淮泗在徐之域故必泛舟沿江自江入海又達流而行遵海而西達于桐栢之淮蓋淮與海通故也自淮而南達于陪尾之泗蓋泗與淮通故也既至于泗則或由淮或由濟以入河而達帝都至矣

書經集注

而震澤定亦事之相因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蕩大竹敷布也木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商也塗泥木泉濕也下地多水其

土溼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田第九等賦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屬三等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

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屬三等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

厥貢惟金三品璠璵珠璜南草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玉石名取之可以為禮菴篠之材中於矢之箭蕩之材中於樂之管蕩亦可為管箭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常貢之常也

玉石名取之可以為禮菴篠之材中於矢之箭蕩之材中於樂之管蕩亦可為管箭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常貢之常也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揚州之

而江水貫乎其間東入于海也故錫之貢賦公于江而東流入于海然淮亦入海之水泗又入淮之水自海而上溯于淮自淮而又溯于泗然泗之上有灘離之上有坂皆河水之所為者故由泗而灘由灘而坂以達于河馬且泗至大野而合濟泗之上

荆及鄭。記荆州之成功也。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荊及衡陽則荆之疆境別矣。其成功何如。

項水心曰：荆乃南條之荆山，非雍州既旅之荆也。北距荆山，孔傳作據。今依蒸曰：衡陽者，南條之南，皆有之，不止衡而已。

江漢即江漢二水，發源于梁山，而流始合。雖去海尚遠，固未能東為中江，東為北江，以入于海。然二水合流，而望海為趨，已有朝宗之勢矣。

荆州之水莫大于江漢，二水皆發源于梁山，合流于荆，入海于揚者也。自荆去海尚遠矣，但水道已安，而無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于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有不可遏如諸侯之春朝夏宗于王也。

九江節。江漢治則荆之水易為力也。故九江之漢之流也。今惟江漢朝宗則疏鑿之功有可施，泓乎水道其得其正矣。

九江即洞庭湖也，以其合沅漸元辰叙，而漢資湘故名曰九江。此江漢之所往，若以江漢朝宗于王，是上合九水而衆流有所歸，下入大江而餘波有所洩。

九江節

沱潛節。沱潛江漢之別流也。今惟江漢朝宗則潛漢之功有所用，培乎二水安其故道也。

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此則荆州江漢之所出者。夫以江漢朝宗各循其道而入江矣。

雲土二節。由是雲之澤跨江之南，其地卑而水落後，今沮洳及去，雖未可與耕治之功，而已見其土矣。雲之澤跨江之北，其地高而水落先，今地利已具，可以作治，不特土見而已。剛荆之土，無不治矣。○辨其土則惟塗泥與揚無異也。定其田惟下中，僅高楊一考也。其賦第三等，地濶而人工修也。

徐九一曰：雲夢澤傍之地，上傳摠云跨江南北，無明解。王方麓據鄭氏以為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未知孰是。據孔傳則雲夢之澤在江南，而疏謂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則依蔡不分為是。今姑從孔說。○荆土與揚同，故田比揚加一等，賦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源自濟亦可以達河也。此不言者，因於餘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發源于梁山之岷山者，江水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水至東陵而北，會于漢，漢水至大別而南，入于江。二水合流于荆，自荆而上，其地平，故其勢尚舒徐，自荆而下，其地卑，故其勢則迅疾。去揚州入海之處，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

九江節。九江即今之洞庭也，在長沙下，傳西北合沅水，漸水，元水，辰水，辰水，辰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九江之水雖不止於江漢，然亦因江水所通，相持以東，而入于海也。其殷正也，上合九江，而有所歸，下入大江，而有所洩，水道其得其正也。

沱潛節。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既道者言江漢朝宗于海，沱潛已順其道也。

雲土節。雲夢澤名雲澤，跨江之北，夢澤跨江之南，蓋地之近於江者，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下，故水落有先後，人工修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即其貢則毛齒革。可以為車甲旌旄之用。惟金三品。可以為足國裕民之需。梳木以為方輪。而曰栝曰柏。則棟宇器械之所資。砥石為利。而曰斲曰丹。則矢鏃給公之所用。至若齒。則供用者也。戎車尚骨。故三邦致。百千有。名。其供用者也。祀事尚誠。故其貢也。既包而又匣之。為若玄。若鍾。若珉。若組。皆衣裳服飾之不可缺者也。則盛禮。以貢焉。然此皆常貢者。若之。九江所出之大龜。可以招天明。定吉凶。非可常得之物。若偶得之。則自下。納錫于上焉。

張羽臣曰。荆貢與揚多同。先明毛者。善者先也。梳木可為方輪。栝栢皆可為宮室。器械。砥石皆磨石。以精粗為名。可以利鋒刃。斲可中矢。鏃。丹砂可塗。其良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玄纁。絳也。幣。玊珠不圓者。組。綬類。可為服飾。以上皆常貢也。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重其事也。此則暫貢也。

荆河二節。此記豫州之成功也。豫州之域。荆山峙其西南。大河迴乎其北。襄荆河。則豫之疆境別矣。其成功何如。伊與瀍。澗。併洛水。而為四者。今見伊瀍澗水。俱入于洛。與象水合流。既入于河。而有歸宿之地矣。

王游現曰。此荆之南條之荆也。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伊洛澗澗四水。之流者。治萊波二節水之止者。治洛。與伊瀍澗。勢渙。則其流難。以合流。象則其患難。以除。故即一合三條。四為一。而流入于河。經不言伊瀍澗入洛者。以四水並流。勢均力敵。故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其水之入于江。由沱入潛。自潛挽舟而入漢。與洛不通。則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與河相通。則挽舟而陸。而上至于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徐九一曰。貢道要見由水而陸。由陸而水。蒸水陸而交通。意浮于江。沱潛漢。一作或由江入漢。經流也。或由沱入潛。流也。傳有二解。一可從河曰南河。者。冀之南也。逾洛至河在豫之北。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梳。木。栝。栢。礪。砥。砮。丹。惟。斲。斲。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書。其。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州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栝栢栢三木名也。栝木似栢而可為弓。栢栢木栢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粗礪為稱。斲者中矢。斲之用丹。丹砂也。斲斲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為矢。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斲斲之有名者也。斲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玄纁。絳也。幣。玊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謂之。納錫于上。與上之辭。其重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其水之入于江。由沱入潛。自潛挽舟而入漢。與洛不通。則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與河相通。則挽舟而陸。而上至于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荆河惟豫州。豫州之域。荆山峙其西南。大河迴乎其北。襄荆河。則豫之疆境別矣。其成功何如。伊與瀍。澗。併洛水。而為四者。今見伊瀍澗水。俱入于洛。與象水合流。既入于河。而有歸宿之地矣。

伊洛澗澗既入于河。熊耳之山。伊水出焉。至洛陽。而入洛。象嶺之山。出焉。至鄆。師而入洛。新安之東。澗水出焉。至南。而入于洛。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澗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于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大小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榮波二節至若濟水所溢而有榮焉洛水所出而有波焉今則榮安濟之流波受洛之流而二澤其既猶矣○濟之所經有荷澤焉在濟之南有五諸焉為則宣道濟澤之所有餘被及于孟諸以分其委而二澤其治矣

林希有曰濟溢為榮見源凡下洛出為波見爾雅源沈又東至于河則河為濟所經可見被依流傳作被疾之被澤無言源者此二澤相通濟之所不能受者澤為荷之不能容者被于孟諸蓋之懸田則有水草而淺澗時多故源潤澤之流溢者時乎被之耳舊說望其保障固其隄防殊與道學文義不合既入既豬據其成功而言曰導曰被本其施功而言

厥土二節天水土既平則土性可辨豫之土其色則雜其性有二高者曰惟壤柔而無塊可謂土沃而地力厚也下者曰墳圻墳起而疏可謂土瘠而地力薄也定其田惟第四等其賦第二等或問出第一等賦高子田者以人工脩也汪石臣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墳圻疏也土壤則沃圻則疏而瘠矣賦雜出第一等者豫當天下之中風雨所合陰陽所和人事脩而天時順也凡言錯于本賦之上者以錯出之等高地厥貢節定其貢有漆焉有采焉漆為漆為漆為漆可以充服用若黑徑白律之織細綿之織則盛之于筐以貢焉然此皆常貢者耳以不常貢者言之治器之錯可以倍音樂之用必待錫命而後貢不命則不貢也

華陽即此記梁州之成功也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瘞華陽黑水則梁之疆境別矣其成功如何

項水心曰黑水在雍之西北梁之西南故二州俱以黑水為識孔傳華山曰據黑水曰距于此異今漢蔡

嶠即嶠嶠二山江漢之發源也今川源既濳水去不滯而可以種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表若思曰嶠嶠四句上二句是水之源流治下二句是土之高下平嶠山江水所出也嶠山洪水所出也其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賦天府之國故江漢既濳則嶠嶠可藝

榮波既豬入河潛行絕河而南溢為榮水自今孟州溫縣出為波既豬者蓄而復流無復泛濫之患也

導荷澤被孟諸其地在濟陰郡定陶縣之東澤也蓋濟水所經孟諸在梁國睢陽縣之東北荷澤之南也荷澤孟諸之上流孟諸荷澤之下流曰導曰被者導荷澤之流以及孟諸之流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圻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也若錯治漆之錯即礪石也非所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

洛而後至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嶠嶠既藝嶠嶠二山名嶠山在蜀郡蒲氏道西郡氏道縣漾水所出也嶠家山在隴

漢發源于二山方江漢之源未濳則水勢泛濫于此山之下今也川源既濳水去不滯而無泛濫之患二山已可種藝也嶠嶠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節沱潛二水江漢之列流也今沱東入于江潛南入于江而順其故道則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者沱水自東南入江潛水自西南入江夫岷嶓蓋則江

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先岷嶓而後沱潛自源而流也

蔡蒙節水治則土可平蔡蒙二山地之高者向不允有懷柔之患至此旅旅以

告平成焉 林希有曰蔡蒙二山所出不同傳云上合下開沫水逞其間水脈漂疾殊甚

若指蒙山也本水徑所載舊說蔡蒙二山沫水所徑悞矣

和夷節和夷之地也之早者向不允有懷柔之患至此水去而底成積土之

漸下平則豫州之水無不治矣 和夷地名底積謂底可有功而無沮洳之患可以種藝可以居止也蔡蒙旅

自高而下也然四條先水治而後土平其事之相因也 辰土二節由是辨其土也則或青或黎定其田惟第七等其賦第八等而間賦

之而賦則第七等九等 梁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

九等也厥賦之正出者較之于充則有加比之于揚則不及其間出者則或

地方當年分之上也可以上及于初地方當年分之下也反下同于充

厥貢節定其貢有琴可以為樂有磬可以為樂用者銀則固計之所資鏤則刀

刀之兩利琴以供乎武事磬以供乎音樂固其所出而制以為貢焉至若能罷

狐狸四獸其毛可以織罽其皮可以為裘當服用之不可缺者制之而使貢焉

璆玉磬鐵琴鐵鏤罽鐵可以刻鏤為刀劍者也琴武備磬石磬也山林多獸

故回獸之皮制之可以為裘其羣毛織之可以為罽也盧鉉御曰璆玉名

今依傳作玉璆蓋玉之可為磬者未成磬故曰璆磬石磬成故曰磬鐵皮二

字分鐵即今之毡服皮即今之皮服

西傾節西道之來果何自其東北境同途浮沔而入渭矣以而之東遠者言

之自西傾之南陸道依恒桓水而來河而遂呼于渭之與渭猶有添支津之

阻也今舟而陸南應同北迤邐而接于河焉涉之與渭猶有添支津之

襄水逾嶺嶺淮斜川而入于渭渭與河相遠然河自北而南之河向而東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在

也潛水在巴郡之岩渠縣西南入江也既

道者言其既西入大江或西南入江已順

其道而無所壅也沱潛

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雅州嚴道縣

開沫水徑於其間瀾崖水脈漂疾歷代為

思則此二山在禹為用功多也蔡山曰旅

旅平者治功

畢而旅祭

和夷底積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

厥田惟下上 厥賦下中三錯

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

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

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同官田一易再易之

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若謂歲之

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

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厥貢璆鐵銀鏤罽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名

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鐵而

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織皮者梁州

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

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羣毛織之可以為

注者也。一從一橫其勢相值遂截流以渡于河達河則達帝其與。
吳國之曰梁州貢賦之來其東北或徑浮沙入渭則則西流之曰道也而
山名雖在雍州而山南隸于梁州者也。西傾之南極水山為極可通渭也
故自西傾而至葭萌泛舟于渭自渭而西阻于葭津必舍舟而陸而南
應岡北而後及渭為自渭而西一就而至也。心歷乎深川至于葭津
街崩淮斜川屆武功而後入渭為自渭而西河之不順流焉下不達流而上
乃截河流而橫渡也。按諸州貢道起語皆以葭津為西傾之葉氏以西傾句葉上感
皮節雍之織皮貢自西戎可例見葭津以下是貢葭津句也。但葭津

黑水節此記雍州之成功也。雍州之域黑水流乎西。之據之。大河迤乎其
東。寔距之。舉黑水西河而雍之疆境別矣。其成功何如。
黃南居曰雍廢九州而北地勢最高控四海上游山脈叢起兩故獨后治之
以攬九州大勢而控天下咽喉故九州之治皆腹衷近垣地近而成功此則
尋源探勢所及不以荒遠而略。
弱水節雍之西有弱水焉其勢本西流也。而順其勢而導之。正派至于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此就水之變者言之耳。
林希有曰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舟故名曰弱。考其性也。西者勢就下也。
不可以西為水之性。黑水南流也。然既西者固其勢而導之。西也。

渭水節。渭水之勢順時見。既受渭之趨。流洩何渭以輸。輸何不絕。為。漆沮
異源而合流。室渭以至。既流而不紊。為。澧水與渭為勢均。至于渭而會合
通河而為一焉。至此而渭澤會諸水以入河。雍之水豈漫有不治哉。
張羽注曰。傷連屬也。納水入于注。水合而東南入渭。是注水上受乎
渭。下入于渭。有相貫而無相離也。○漆沮。二水名。至華原而合流。至朝邑而
入渭。漆沮。小者渭大如長幼之相泄也。○澧水。勢與渭敵。之至咸陽而合于
渭也。按渭水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漆沮北注之。漆沮也。注之曰澧。曰
澧。曰同。皆主渭而言也。此則水之常者治矣。

梁州貢賦之來必自西傾。因桓水而是來也。桓與潛通。故浮舟于西漢。即潛水也。潛與汚不相通。又自西漢。邇流而屆于葭。葭界阻。葭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汚與渭不相通。又歷漢川。而至千。廢水逾。廢而暨于街。街之南。漢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至渭則絕河而渡。以達帝都。矣。葭渭水東行至華陰而橫。斷入河。故曰。絕河而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而西。西河謂之西河者。至冀。而言。
弱水既西。西河之北有水焉。散漫無力不能止。故名曰弱。既西者順西。流之勢而導之。西流也。

漆沮。漆沮二水名。漆水自耀州同官縣坊州界平縣北。千嶺出。經華原。縣合漆水。二水同至朝邑。縣東南而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蓋漆沮小而渭大。故曰從。有若少之從長也。
澧水。澧水出扶風。鄠。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同者。同於渭而入於河也。渭水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漆水北注之。漆沮北注之。曰澧。曰同。皆主渭而言也。故曰同。

荆岐迎水則土可平。荆岐二山。其氣既去。可行於水。之。終南。皆為山。
身。此山既移。則水可平。荆岐二山。其氣既去。可行於水。之。終南。皆為山。
此承水治而言也。荆岐在懷德。岐山在扶風。皆在西北。功。高。其。在。首。
陽。舉。三。山。而。不。言。既。旅。者。象。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既積。至於野。廣平曰原。下隰曰隰。地
之。時。而。平。地。功。為。難。故。曰。底。績。猶。野。武。
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
山。次。原。隰。次。野。澤。也。

廣平曰原。下隰曰隰。其地在禹州。沮。水。去。邑。居。可。定。民。事。可。興。美。野。不
言。底。績。者。象。上。底。績。之。文。也。水。而。下。水。之。異。常。皆。得。其。治。也。荆。岐。而。下。地
地。之。高。下。皆。得。其。平。也。

三危即不特此也。聖人雖惡以違。為。則。不。以。逸。為。間。於。三。危。之。地。即
三。苗。所。居。也。何。則。巢。窟。矣。今。則。既。安。定。之。而。三。苗。莫。不。化。而。大。有。功。也。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先。及。是。三。危。已。可。宅。居。于
是。三。苗。亦。大。有。功。矣。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

厥土二節。由是辨其土。其色則黃土之正色也。其性則壤土之常性也。定其田
惟第一等。蓋土質壤而地力厚故也。其賦第六等。以地狹而入工少也。

呂子傳曰。關中沃野。謂之天府。田上。之。証。也。賦中。下。傳。以。地。狹。入。少。言。之。
雍。地。極。弱。水。三。危。不。狹。矣。唐。孔。氏。以。入。工。言。為。是。按。賦。美。高。于。田。四。等。
荆。高。于。田。五。等。雍。低。于。田。五。等。交。居。九。州。下。之。地。與。入。工。論。揚。豫。各。高。于
田。二。等。以。入。工。論。若。背。徐。梁。各。止。低。于。田。一。等。不。必。言。矣。

厥貢二節。定其貢。有球琳。玉之美者。可以為球。璣之。璋。珉。石之美者。可以為
玊。冕之。飾。制之。以為。貢。焉。○貢。道。之。未。果。何。自。其。東。比。境。道。莫。便。于。西。河。
登。源。于。積。石。盤。折。而。徑。于。龍。門。必。停。于。積。石。盤。折。至。于。龍。門。以。連。西。河。為。其。西。
而。境。道。莫。便。于。渭。波。或。由。澄。泥。或。由。漆。沮。皆。會。渭。波。以。連。河。為。道。一。也。其。東。比。境。
矣。

球琳。美。玉。也。可。為。球。璣。璋。珉。珉。石。之。似。珠。者。可。為。璣。璋。珉。石。之。似。珠。者。
也。惟。字。即。他。州。之。惟。勿。泥。惟。止。于。此。看。○積。石。龍。門。山。在。西。河。即。景。之。西。

荆岐既旅。於野。至於鳥鼠。荆岐二山名
懷德縣之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之西北
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終。南。惇。物。在。扶。風。
武。功。縣。鳥。鼠。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曰。既。
旅。者。謂。滎。汭。既。屬。於。渭。漆。沮。既。從。於。渭。禮。
水。彼。同。於。渭。治。功。已。畢。荆。岐。固。可。祭。告。終。
南。惇。物。以。至。鳥。鼠。皆。可。以。祭。告。也。舉。三。山。
而。不。言。所。祭。若。棠。
志。然。旅。之。文。也。

原隰既積。至於野。廣平曰原。下隰曰隰。地
之。時。而。平。地。功。為。難。故。曰。底。績。猶。野。武。
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
山。次。原。隰。次。野。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既敘。三危即舜竄三苗之
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而。三。苗。亦。已。化。而。大。有。功。也。
三。苗。於。是。遷。善。改。過。大。有。功。也。可。居。而。大。有。功。也。
之。風。

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
其。田。非。他。州。可。及。
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而賦第六
等。者。地。狹。而。入。工。少。
也。

厥貢惟球琳玊玊。玊玊之美者。可以為
玊。冕之。飾。制之。以為。貢。焉。○玊。石。之。似。珠。者。
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在
河。關。縣。龍。門。山。在。焉。胡。夏。陽。縣。西。河。莫。之。
西。河。也。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浮。舟。
也。

方在即景之西

方在即景之西

十五

河也難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東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

織皮即至于在境之外以織皮言者蓋也折之也渠變也河之西方或落則貢之所不及者其葛葉而未計我之功如如此豈可與常貢者之例論否供服御之機皮執以未貢我蓋在陸荒之崑崙河關之折是遠南方之異後族姓雖不一均之為西方戎落也即就叙功也織皮則即叙可知矣雍州水土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戎

真呀即此隨北條大河北境之山所以為濟河濟之徑始蓋以天下之水皆出于山故呀峽荆在雍之北自壺口至碣石在真州之北是皆河濟之兩徑也夫欲治河濟之水不于碣石而導之可乎禹則先之於雍州真呀山及碣石也于荆山予以相其便宜適其蔽障焉則雍之三山真矣然荆與壺口隔之於河于禹之舟而逾于河則自雍而之真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真底柱於城至于王屋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于以度其原隰開其道路焉則渠之九河果矣真此二州之山則河濟之水漸殺其過天之勢而可以入于海矣此下隨山也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故治水必有隨山始也隨謂相便宜開道路也呀峽三山皆雍州山也壺口以下皆真州山也今雍真諸山皆河濟所經導之所以為濟河濟之始也而昆相河濟之水亦皆可以入海也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與導河導流二節相應陸雲濟曰謂重河濟所經地認呀山納所出太岳汾所經恒山恒嶺所出與河濟河後謂二水入海謂以伊洛淮渭例之又向不言入也此但叙所導之山方比條大河北境之司有如此一節攝以治河不必兼濟說也之為導即禹之四以為隨也導如師導義取在前隨是也隨義取在後蓋以水論則九川之水雖為不待禹導其前以禹論則九川之水非山不行禹塞之其後故禹言隨山史文之言導山傳者會意亦云山下隨山夫物既下從高者是為隨方之徑必自高而下者則為不易之要領

子天機舟前而逾于河則自雍而之真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真底柱於城至于王屋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于以度其原隰開其道路焉則渠之九河果矣真此二州之山則河濟之水漸殺其過天之勢而可以入于海矣此下隨山也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故治水必有隨山始也隨謂相便宜開道路也呀峽三山皆雍州山也壺口以下皆真州山也今雍真諸山皆河濟所經導之所以為濟河濟之始也而昆相河濟之水亦皆可以入海也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與導河導流二節相應陸雲濟曰謂重河濟所經地認呀山納所出太岳汾所經恒山恒嶺所出與河濟河後謂二水入海謂以伊洛淮渭例之又向不言入也此但叙所導之山方比條大河北境之司有如此一節攝以治河不必兼濟說也之為導即禹之四以為隨也導如師導義取在前隨是也隨義取在後蓋以水論則九川之水雖為不待禹導其前以禹論則九川之水非山不行禹塞之其後故禹言隨山史文之言導山傳者會意亦云山下隨山夫物既下從高者是為隨方之徑必自高而下者則為不易之要領

管子

于河目積石東北行至梁山南轉三千星而至龍乃谷後達西河以至京師其西南境之浮子澧或浮于漆沮皆會于渭汭東

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

折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近朔方之地

水無其北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

雍州水出即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

導呀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

真于海此下隨山也此水之勢皆因於南

謂山發源之始真當河比諸山入海之故禹隨山治水必始于雍而終于碣石而岐荆三山皆雍州山三山之水皆入渭而渭則入于海導呀及岐至于荆山相觀源隰斬木通道以治之正欲使三山之水流于渭而入于海也由雍而冀雍在河西冀在河東故禹自荆山而東過于河以導冀焉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折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導壺口雷首以至太岳正欲使河流北入于海而汾水東入于河也導底柱折城以至王屋正欲使河水北入于海而濟水西南入河也導太行恒山以至碣石正欲使水行之水入河恒山入澧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止焉曰入于海者禹自雍州之礪山直至冀之碣石使諸山之

管子

管子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西傾即此隨北條大河南境之山所以為漢淮清伊洛之經始也蓋漢諸山
伊洛淮清之兩徑也禹欲治伊洛淮清之水不于諸山而導之可乎故先自
雍州導西傾朱圍鳥鼠山以為之疏治為之開鑿者其功則甚巨矣至于太華
其間非一山也而導之狹傾之諸山也則雍之山無不就焉而往理矣自雍而
豫東熊耳外方桐栢所以開其崇峻通其蔽障者其功則既詳矣至于陪尾其
間非一山也而導之猶熊耳諸山也則豫之山無不就焉之區登矣真以二州
之山非伊洛淮清可漸治矣其入河入海也不有幾矣
與下導淮漢洛導渭三節相應西傾至太華皆雍州山桓渭所出徑外方至
陪尾皆豫州山伊洛淮所出徑山川之脈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
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至于冀之東北此導大河之南境故自雍而
至于豫之東南雍州之山導則凡山之左徐燕右博物其無不導可知矣豫州
之山導則凡山之左大別右陶丘其無不導可知矣

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
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
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
也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
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可見矣
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河濟所經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華 節外方桐栢至
于陪尾 西傾朱圍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
外方桐栢陪尾豫州山也導西傾以
及朱圍導鳥鼠以至太華相其便宜通其
蔽障使桓水入江而入東海渭水入河而
入北海也導熊耳以及外方導桐栢以至
陪尾相其脈絡次其蔽障使伊水入洛而
北入河淮水順流而東入海也西傾不言
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
山也伊洛
淮清所經

州之北漢水所出也荆山內方大別在荆州之北漢水所經也禹別導漢水之
山以開漢水之上源又有蟠冢以至荆山自內方以至大別也禹是導之
通漢水之下流導此二州之山而漢之水可漸治矣
林希有曰此即以源流分看其下蟠冢漢源即相應此荆山南條之荆山天
別乃漢水入江之處帶下句與前岍岍荆山不同自此以下四節導漢水
于東南所以為漢水之經始漢水始于西北所以收漢山之成功

導漢水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漢水之經始也蟠冢之山
內方大別荆州之山蟠冢漢水之所
于大別之山又漢水入江之處也故導
冢直至于荆山內方直至于大別使漢水
入于江而同入于東海此南條漢水之
之山也漢水
所出所經

岷山即此節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所以為漢江水之經始也岷山之陽在梁
州之南江水所出也衡山數淺原在荆州之南江水所經也禹別岷山之陽而
導之而江之上源治矣然岷陽之脈其北一支抵衡山而至于九江之西與岷
山相屬者也禹由岷山至于衡山之脈之以漢江水之別流其南一支至數淺
原而至于九江之東與衡山相隔者也禹別過九江至于數淺原上流之以漢
江水之下流導此二州之山而江之水可漸治矣
昔晉伯曰此岷下岷山導江即應江水自岷山出衡山九江數淺原皆山之
陽之江之南也一支皆南岸分抽不可以北一支為山北則陽陽矣北支
短東足衡山止矣南支迤折甚長至數淺原而反在衡山之北此堪輿家
子龍之說焉導山為閩係江水非必問山若夫其說也導山至于荆山之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數淺原 岷
梁州之山衡山南嶽也九江即洞庭也數
淺原在德安縣博陽山也江水出於岷山
經于衡山至于數淺源然岷山之脈有二
焉其北一支為衡山在湘水西南乃岷山
之脈連延至此而盡於洞庭之西故自岷
山而導至衡山所以相其水勢之便宜而
順其江之源流也其南一支為數淺源在
湘水東北乃岷山之脈南度桂嶺此經表

卷之二

卷之二

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記澤基中敷淺原雖屬南走兵酒九江取道東北山勢曲而禹行直未嘗循南走而行也

弱水即此。漢水性之變者也。彼西海之山有弱水焉。其性剛而流也。禹順其性而導之。通其壅塞。去其蔽障。使正。水至于合黎而沛然其德餘波入于流沙。而浩然而竭。則西向之水治。而東水可施功矣。

此下濬川也。弱水獨西其性也。剛陰其泉源至于合黎而順其性則正流治矣。滯其餘波入于流沙而其之止則夫流治矣。弱水出雍州也。汪石臣曰。合下二節水之變者聖人順其性而導之。各有所歸。下節水之大者聖人因其見而導之。必極其至。又漢弱水至龍門外國水流之異者治之為甚。畧中國水源之遠者治之為甚畧。

黑水即汾關之山。有黑水焉。其性剛而流也。禹順其性而導之。通其源之所出。至于三危注其流之所歸。入于南海。則南向之水治。而東水可施功矣。

三危。三危。南。海。以。所。經。所。受。分。看。黑。水。源。出。汾。關。而。經。三。危。故。曰。至。不。可。以。三。危。為。源。水。之。黑。以。榆。葉。積。積。所。成。耳。三。危。在。雍。之。西。北。又。西。南。流。則。梁。境。入。南。海。當。在。梁。之。南。源。黑。水。四。節。以。黑。水。在。岡。脊。以。西。河。漢。江。在。岡。脊。以。東。立。意。

導河即此。漢水性之變者也。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向當橫流之際。安望其入海乎。禹將欲治其源。而源遠不可尋也。將欲治其流。而流伏不可據也。惟積石乃河之見處。故從而導之。蔽障之疏。滄此其為托始之基。而河之上流。既順矣。由積石而下。則龍門之險。乃其奔激之衝。而所以導之者。猶積石也。由龍門而下。則華陰之地。寔其洋溢之方。而所以導之者。猶龍門也。紀其自南而東。而東至底柱矣。而不自底柱已也。又東至于孟津之間。遇於洛水矣。而不自洛水已也。之山。何者。非東向之。所經乎。紀其自東而北。固北過洛水矣。而不自洛水已也。流至于大陸之原。又播為九河之水。而有徑走之流。何者。非北。何之。所經乎。必西。而。入。于。海。之。變。則。曰。導。河。為。益。以。海。水。遂。潮。而。河。流。衡。入。則。合。為。一。流。而。入。于。海。之。自。積。石。而。龍。門。而。華。陰。者。斯。其。至。止。向。之。自。南。東。而。北。者。斯。其。

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故又自衡山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所以隨山勢之高下而要其江之歸宿也岷山不言導者蒙導蟠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經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弱水見

雍州合黎山名在掖縣之西北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隴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敷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所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而

直出梁之西南也三危煖煌之地其水之所經也故禹順南流之勢而導之南至於煌過三危山南流而入于南海○又按弱水性之異者黑水色之異者黑水皆強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水至于大伾北過

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海此北條之太河也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而津地名在河內郡河陽縣洛水交流之內在河南府靈縣之東大伾即黎陽縣臨河之

有時而水枯是乎無患矣

河原多伏流積石其見履故于積石之下皆河所應之地也自積石而下
導之至于龍門自龍門而南導之至于華陰自南而東則至底柱其東向所
經之地則至孟津過洛水又至大伾也自東而北則過洛水其比向所經之
地則至大陸又播為九河也由是合衆流而同為遼河向大海以為壑而河
于是乎無患矣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徑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
荒遠在所略也自龍門而下應方向又極所歸中園在所詳也自積石流于
中國折而南流是為雍河之東而冀河之西治矣至華陰折而東流是為豫
河之北而冀河之南治矣至大伾折而西比是為充河之西而冀河之東治
矣一播一同此大禹治河之要領河水多泥緩則易淤播之為九則勢有所
分而上流速泄海潮遂入泥最易積合之為一則其勢猛急而其潮不能壅
不謂之遼海而謂之遼河度其于海也

山洛水即信都縣柘降之渠逆河海水逆
潮而得名也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
下流故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
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
而導之耳河源發于崑崙積石乃其見處
禹只自積石而導之由積石北行又東至
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而至龍門徑但一
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
下因其所經紀其自北而南極于華山之
比即為雍之西河也記其自南而東流則
由華陰一折而東至底柱東而又東至于
孟津自孟津而又東過于洛水曰東過者
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
故曰東過洛水自洛水直至大伾之山始
極焉即為豫之南河也又記其自東而北
流則曰大伾而北過於洛水既過洛水而
又北至於大陸北而又北始播為九漸即
為充之東河也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

河蓋九河至此合為一流而歸
宿于北海河流于是乎終矣

嶧家導滌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壑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

北江入于海此南也之漢也滌水名發源于嶧家山故自其發源之處而疏

導之東流至武都則為漢水又東至武當
則為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
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滌水名發源於磨
石山漢水過三滌直至大別之山西南而
入于江今漢陽縣者乃入江之處也滙廻
也北江末詳東滙澤為彭蠡又東流為北
江至通州靜海縣而入
海漢水於是乎終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

嶧家導此節導南條之漢水也嶧家之源是為滌水禹于嶧家導之以滌其源
西是東流至武都而始名為漢水矣漢水又東流至武當而為滄浪之水則隨
處而立名耳過郢州之三滌及于漢陽之大別由東而汴于南有不入江而合
流于漢既合江遂東滙于澤而為彭蠡然後東為北江以入于海猶夫江也
嶧家滌水所出于此滌其泉源也下皆滌水所經之地也東至武都為漢又
東流至武當為滄浪之水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下倣此三滌小水名大別
近漢之山也

岷山即此節導南條之江水也岷山之源是為江水禹于岷山導之以滌其源
由是別而東則為沱又流有所洩矣江水又東至于澧掠九江而過之至于岳

高唐二水

陽為東陵由東而迤于北有不曾漢而合流乎斯時也江淮合于漢而為海也

王水壺曰沱若江之別流于梁者也禮音禮澤傍地名與雍之禮字不同禮為九江之一則至于禮過九江二句當連看過字與導山過字不同上文漢所過也此則江所過也東陵與東迤相接比會為淮即東淮澤為彭蠡之首文耳東為中江二句亦事見入海者江汝也對漢言宜曰南江乃曰中江者南有豫章江即出彭蠡者是岷江也嶧漢也彭蠡也三水並東入于海彭蠡為南嶧漢為北則岷山之江為中江矣

沈水即此導比條濟之水也濟列為諸瀆之一而至于三州之及其性新續而不常故源多伏流何其出于王屋之下沈水始見焉乃自其可見之沈而導之濟自是則伏矣潛行陸地而沈又無可見焉及其東出以合流則不為沈而為濟為濟則有別流之名非既伏而始見乎自是則又伏矣西為入河而濟又無

可導也其源出以洋溢則不為濟而為萊為萊則有可見之迹非既伏而可導也自是則三伏矣隨地而出者潛地而入而萊又無可見焉及其流之而東則出於陶丘之北非既伏而三見乎自是則不伏矣又之而東則至於潁澤也又之而東則會于汶水也由是轉之而東又迤之而為則入青州之界而歸于海矣

濟水無三伏三見其云節循伏見蓋曰一濟而前為沈後為萊既入河又出河既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直故云斷續伏見耳如以東流為濟溢為萊然見則漢東流為漢滙為彭蠡名可為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為伏則謂入于河路入于河之可為伏乎况經文明言得于汶達于濟洛達于河濟奉相通也若三見三伏何以通舟哉但沿銀既久必欲為之曲解當是濟水沈勁性不易合自其入河至潁會汶入海與衆同流不與衆同波故時其別處別為見其無別處乃云伏耳必以伏乃穴地潛行此旁引他儒非本証也

東陵東迤北會為淮東為中江入于海此

條之江也江水發源於岷山故禹自岷山之陽而疏導之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禮水名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或曰澧山澤之名九江即洞庭也東陵巴陵也滙即漢滙彭蠡也禹既導江于岷山之陽東流而別為沱謂之為者江水之所為也又東流而至于禮謂之至者江流之所至也自禮以下則過荊州之洞庭至岳州之巴陵又東迤邐北會于彭蠡目北乃旋而東出彭蠡為中江始滙滙而入東海江水于是乎終矣

得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萊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

于海此北條之沈乃則濟之水也出于王屋山頂崖下者曰沈水沈水伏流其出非一故因其發見而濬之既見而伏及其東出孟州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則濟者乃沈之既伏而見矣一見之後遂歷魏公臺西南入于河又伏流於地下矣溢滿也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為萊是一見也既溢之後復流東出于廣濟軍西陶丘之北東而又東則至于濟陰定陶之荷澤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耳既至于此則常見而不伏矣由是汶水自萊蕪山之陽西南而入于濟濟水自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而會于汶既會之後遂自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海則濟水有所歸宿而伏見之此遂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

東入于海淮水于是乎無患矣

淮水發源於胎簪山徑流于桐柏而始大禹自桐柘導之則下流一條上源可無決溢之患矣下二條彼此桐柘豫州山也沂入于泗入于淮沂徐之川浸此言會者以二水相契故也入海在今淮浦海是東海

導洛即此導北條之洛水也洛水發源于冢陂山尚微徑流至熊耳山而始大禹導洛自熊耳始由是東北有潤源二水洛則與之會焉東有伊水洛又與之

四清之西有渭乃大川也渭水出南谷山至鳥鼠同穴而始大故自此導之如東會于澧水而彼同又東會于涇水而連屬又東過漆沮而既從東至司雲縣入河則入海矣下彼此

導洛即此導北條之洛水也洛水發源于冢陂山尚微徑流至熊耳山而始大禹導洛自熊耳始由是東北有潤源二水洛則與之會焉東有伊水洛又與之

宋文王曰可與豫之伊洛濶濶入于河參看水始終皆在豫下也

淮三節不導其所出而導其所見而必先有所合而後所開關也向但入海海入河異耳按通河積石至此七條上五條入海下二條入河蓋河為四清之宗而四清如江漢淮濟皆水之大者也故導之入海清洛二川水之小者也故導之入河

導山導水總論導山本為導水則止發一創是矣何以又分山水蓋單言導水則難異後梁荆諸州發源之水不備所以發雲山一創若止言導山則究其徐揚諸州入海之水不備所以入發雲山一創故導山單重發源不重入海言入海特提其歸宿蓋水車重入不重發源言發源特別其外流九州雖險異是此條山高处徐青兗是北條水低處吳荆是南條山高处揚州是南條水低處此條山高处是河沛淮涓涓發源北條水低處是河沛淮涓涓入海南條山高处是江漢發源南條水低處是江漢入海入海在低處故禹導水以充青徐揚四州為發源在高處故禹導山惟險異梁荆五州之商叙九州則重九州不論山水首尾此叙山川則重山川又不論九州先後故皆從高而下自源祖委其紀禹導山川惟情不復論高純功次第

水也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自桐柘

導之耳由是而東則會于泗沂蓋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淮此言會者即沂入于泗泗入于淮

淮會于泗沂而東自淮浦以入海所謂徐之淮沂其又是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澧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西清之西之大川也同

枝山也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之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是自東而會于澧即澧水攸同是也又東而會于涇即涇屬

渭水也又東過漆沮之水即漆沮既後是也入河則入北海矣前分言於雍而自源沮流言於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澧澧又東會于涇又

東北入于河此四清之東之大川也熊耳

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由是而東北則會于澧澧蓋澧水出新蔡而入洛澧水至伊師而入洛又由是而東則會于伊水蓋伊

水至洛陽懸壺而入于洛也既會之後則伊洛澧澧水合而入河入河則入北海焉○按經言嶧冢導濊岷山導江者濊

之源出于嶧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柘導渭

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

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流水不言山者沈

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

生民斯安矣此分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長服即後服之外分五百里為要服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也其等何如內三百里以夷人之法治之外二百里以安置罪人處之此要服之制也

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按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雖皆夷地而亦二百里又為流放罪人之所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荒服即荒服之外分五百里為荒服謂之荒者取荒遠之義也其等何如內三百里以夷人之法治之外二百里以流徙罪人處之此荒服之制也

荒服去王畿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也則罪有輕重故蔡與流有遠近之別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即此史贊馬成功也禹當此治定功成之已如以躬行祗德之先是以德化大行東漸于海漸者浸漬之深漸入于島夷之中者在也西則被于流沙被者浸漬之廣有施于西戎之外者在也朔南極處則暨之地勢東西迤而南北遠故漸被與暨同有深遠也是其聲教豈有涯哉意旨一傳誰不聽九重之風聲儀的一立誰不措式一人之型範環四海內皆其所流貫者也則禹功成之功大而帝當日所班瑞而委若始無負矣禹乃錫以圭重其禮也圭以玄

象其事也而告厥成功焉一以終繼予之命一以動保治之思也

漸漬被浸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深遠也振起于此而四海聞焉故曰聲軌軌于此而四海效焉故曰教此總上東西朔南而言也蓋地乎天成府事已治任土建邦經理已周有法制以維持之有德德以率先之故聲教四訖

如此也水土既平禹曰水色里遠以玄圭為誓而告成功于舜也

前結治水土平但言六府修四隩定此結昭服化行乃言聲教訖又見禹利

用厚生專以為民正德惟禹祗德身先佐舜敷教所以不疾而速不風而靡其聲易訖也曰訖則視不距朕行更覺有進焉者矣蓋行犹有迹聲妙无形

以此語成功嗚呼至乎漸則无所不入見禹德開闢于其內被則无所不包見禹德遍于其外暨者言若此其漸被也特變文耳故下括之曰四訖四訖則无所不極成功緊項聲教統結一篇教土

重言此篇首節是史臣叙徵征有危之始詞王曰即欲將誓將士而先呼其人也威侮即示以討叛伐罪之意左不攻即愛其坐作進退之節末則示以賞罰之公皆所謂誓也

大戰即此史臣序故征危之始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有危不臣至勞天子親征宜自歸司寇可也猶乃稔惡抗衡將與天子大戰于其地王乃召六卿之卿

書經御覽集注

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荒服去王

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漸漬被浸暨及地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擊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說說於此而遠

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告成功于舜也小色鳥故圭以玄云

甘誓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

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眾志而起其息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誓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各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意度之耳左傳周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有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書經御覽集注

便各率屬以征之焉

徐九一曰其在危國之南王師歷境而猶不服其強可知曰大戰者着敵之武也人主如此何有于七雄之橫藩鎮之強哉重故不重危上蓋史臣書法如此言戰而六卿已在行矣召者召之听誓所謂將戰而召軍吏是也六卿非冢宰等官乃天子六軍之將也傳言六卿之制以六卿所統言之耳

六事二節此呼誓告之詞也王曰嗟上自六卿下至軍吏士卒凡在六卿之事者其誓告汝以征伐之事尔其听之此見故能統天下之兵權一天下之號令也○我何以討有扈氏哉五行天物也開于人事有扈氏威侮之不知旣辰以故養民之功三正天紀也須自朝廷有扈氏則息棄之不知遵朔以謹著始之義由是獲罪于天用勦絕其命今于有代天之責姑任彼難而敢為戒首何以守成榮而保國乎惟是恭行天罰而已豈敢耀武也哉
申理泉曰上言六卿此言六事之人者六卿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總呼之○董思白曰威侮息棄不必說看下背上只要應到勦絕其命當以獲罪于天誨如五行天生以養民自昔唐虞之朝何等敬重之使惟修允治今乃威侮之全不敬天所生之物三正天所以示人時自昔唐虞之朝何等欽奉之如此後時齊政今乃息棄之至不敬天所示之時同是獲罪于天用勦絕

天用勦絕

左不節天聲淵鼓討我既恭天之命矣尔敢可不恭我之命乎彼車戰之法甲士三人居于車之右者則主射使不弓矢既張以收如破之功是尔不恭上命也居于車之右者則主擊刺使不鋒刃交加以奏殺伐之績是尔不恭上命也居于車之中者則主御苟不範我馳驅使執射者以法而中擊刺者以法而捷又非汝御者之不恭命乎凡若此者皆足以致敗也汝六事之人可不知所戒哉

吳柳梅曰恭命恭字上之恭天罰生來古者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射者在左擊刺者在右御者在中各二十五人為一輛每輛甲士一人為長步卒之故監軍誓戰听戒者三人而已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御治其御凡此出卒又各治其躬左右御之事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御制如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御必其馬之正與王良之範我馳驅則似左右御三人如一人貴心力同也

用命即尔六事之人也知我賞罰之典乎使尔等能体君奉行天討之心各尽左右居中之職此用命而當賞者也我則賞之于左祖之前而不敢以自專矣

書至即取其主

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後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王曰嗟

之人于誓告汝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息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于惟恭行天之罰也威暴殄之也侮輕而殄况於威侮之者乎三正于丑寅之正也及正建寅息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

終天物嗚呼不敬廢棄正朔虐下皆上之罪也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人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曷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于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黃是車王左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龍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用命賞于祖不用命賞于祖不用

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書至即取其主

若左右不治其車御馬不其其職此不用命而當戮者也我則戮之于右社之前示以不敢自專之意然不但我及尔身將並尔妻子而戮之矣六事之心可知不知所戮也

此嚴坐作進退之法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万乘皆有是三人者左治其左之車右主其右之車御必其馬之正謂不失其馳驅之法祖者迂廟之主社主也出師則載其主以行言必有尊也祖主陽主生故賞于祖社主陰主殺故戮于社也規恭行天罰之一言與汝不恭舍之三言然淡知恭之一字為此篇綱領有辱威侮皆棄不恭故也故行天罰之恭為本我恭天之命左右御當恭我之命用命而賞其恭命者也不用命而戮其不恭命者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行之于祖社皆致其恭也故之恭敬之心即禹祗承之心也故賢能敬承禹之道此亦可見

全吉此篇書中之詩也首三節是詩之小序此篇首節是史官叙于作歌之辭後六節正五子所作之歌也每歌都重述大禹之戒上勅天之歌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夜風變雅之權輿也

太康即此言太康之自失君道也太康繼啟有天下尸居其位而以逸豫滅君德黎民咸有戴心止可以悔而改圖乃盤于遊而無節度敗于洛水之外至十句而從弗反其失民甚矣

申理泉曰尸位虛下句即尸位之寔逸豫則怠惰故滅其德黎民咸戴者厥心違然厥口吐說盤遊對逸豫有皆重上一字豫而曰逸則其即矣遊而曰盤則安而不知止矣夫民心咸戴其勢甚危而彼反以遊為安欲無十得乎有洛之外則善遠十句弗返則甚又二句是盤遊無度之寔也回民弗忍回字是重責太康之詞蓋羿雖姦雄不有所回則不能致太康滅德失民故羿得而乘之曰回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姚承菴曰前後兩民字嚴關鍵須重看

有勞即此言太康見距之由也夫君位以民心而安今太康失德民不堪命而有勞后羿素懷不軌之心乃乘其可扶之勞回民困于盤遊之不堪命遂距太康于河北之地使不得返而遂廢之焉此雖后羿之不臣而禍亂之階寔太康之自致也

言二即家書注

命戮于社于則擊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軍行被社饗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迂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罰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于子也擊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眾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擊戮猶秋官司厲擊男子以為罪隸之擊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辱耳古者罰弗及嗣擊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埋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子則擊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躬於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

古文

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戴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休吾王不豫善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戴心而大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敗之無度言其迷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有窮后羿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

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

五子之表

二六

徐九一曰并雜素懷悍然同民不忍而務則太康自致之也距與拒同蓋已扼其國都矣先假名義以立少康及相而篡遂為後世曹馬諸人之祖拜曰太康逆豫而奪之已又以亡其國恤而思其應社為淚可戮天道好還如此

厥弟即太康既為并距于河矣其母子兄弟之間其休戚者也故其第五人哀痛太康之亡國奉侍其母以從待太康于河洛之內以俟其聞斯時也五子侯之志未至如社稷危亡不可救母子兄弟不可保憂愁鬱鬱情不自已乃述大禹之意作為五章之歌蓋叙其亡國喪家之由哀痛迫切之意也

申理泉曰此史臣記五子作歌之由御其母以從字從追字意謂送其後以追之也僕于洛之內者追之不及遂求此而俟其返也惟太康盤遊而不返五子侯之而未至故皆痛危亡之將及離散之難保而作為詩歌也按五子之歌似不是空然悼亡現其反戾中皇祖之訓制度之詳民心離散之勢似有感悟太康而與其改圖乃一猶可挽回危亡之意若是空然悼亡何補于事而為此贅語乎觀從從二字上有意

其一節此述大禹之訓也其一曰皇祖大禹有訓謂君之于民情則親而分則疎人君當以其情而親之不可以其分之相懸而疎之其所可以親而不可疎者以民為邦之本必民心同結而不解然後邦固安寧庶可垂之永久矣不然本既先撥而國其有不危哉此民信可近不可下也皇祖之訓如此太康乃下其民飲不亡得乎

陸震府曰皇祖之訓蓋深維國勢安危之故遠觀民心離合之端者也重不敢下慮其民者之不能終沉抑之使下也此二句主民言不主君言直是勸力行不去非但一體之義惟字有味本即根本二般治化德民為主張不曰固本而曰本固雖人君維結亦未必寧必民心有維結於我而後寧其根本既固即有斧斤之加於精脉無恙也邦寧在本固看出要務容不可下意乎視即皇祖之訓如此則為君者宜為天下之所尊親者也乎視今之天下誰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然豈在明不見無度所失者衆矣若失其道則民心離叛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然民心之怨豈待彰著勝子之日而后知哉當於事先未形之時而早為近民之計今黎民咸怨已形矣子以多失之君臨勝子之民博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有不驚而奔使若乎此所謂不固而邦不寧者也皇祖之訓明微如此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守其訓乃至失民心而至此極耶

陸震府曰此意清融有維五子自稱矣指君言勝子不但獨夫就是堯舜之敵戒豈不視匹夫之可勝乎乎可見之慶誅為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怨也即使此皆歸向安知不當於心而無一抑鬱不伸若君自君心不親時說必圖之於此可以默乎民之心志非為怨也圖其兆怨之端耳于臨二句就是勝子此日進不得謝退不得負難事危勢迫不勝慄也六馬者心不齊之喻調其理馴其策若但策駘控而無服習安閒之節則所恃者將絕

詩經即環集注

堪命距太康于河北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使不得返遂廢之

御侍也然如孟子所謂小弁之然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六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鬱憤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始終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詩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俾以情而言則相親以安

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切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一人三失然豈在明不見是國乎臨兆民博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

五十二卷

未絕之形雖不朽之索豈能取乎而况還豫滅落索已朽矣為人上泛說故
有苗于不見意御蹶在前而惕然朽取之根則清敷之患當有預消于致先
者

其二即此述祖戒以答其取亡之寔也與二章曰訓有之內作色荒而欲孽
外作禽荒而耽遊畋其酒而溺于飲嗜音而溺于淫峻其字雖其墻而過于後
靡有一於此未或萬一之不亡者祖訓如此乃今臨禽荒之戒欲不亡得乎
翁水同曰此章述祖訓應言過度之事重在二作字其字皆字峻字墻字上
峻字雖墻只是一事未或者決詞言必無可徵之幸也其三以下皆五子推
廣而言非兩訓

其三即此以國統之威答之也其三章曰公之都莫方而有天下者豈一代相
承之統哉惟彼陶唐有此靈方之恭禋祖述傳以至于今恃有通以維綱紀于
不紊耳公失其為君之道而紊亂其紀綱遂底絕亡而陶唐之統終矣累朝之
有一旦而失之可哀也哉

中理泉曰此以方今對言是傷今思古之意首二句主焉而言曰陶唐者推
本言之也要見授守一道意人君統有四海而曰其方者舉中以包外也道
曰堯舜禹相傳之道紀綱即道之所寓者失道而亂其紀綱所以不能保此
靈方也禹以道得之只在微戒太康以失道失之只在遠豫故肆之開與亡
之所由判也

其四即此也五子自立言也其四章曰惟我皇祖大禹以明之德君臨萬邦
其明法已之為子孫法矣其當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有經常而不易者謂
之有中而可準者謂之則又皆以貽之子孫使之世守勿失焉是法度之
大者無不立矣夫此則至于彼此通同無折閱之石人心而平無爭事之鈞
之不以法度之小治天下之末而乘之必藏之王府使天下后世之推衡其輕
重者皆耀有成法也夫先王創制立法其詳如此為子孫後世慮之深且遠矣
奈何傳至太康遠豫盤遊荒蕩厥儲喪其宗而絕其祀寧不歎我皇祖大禹之
意而重貽之羞耶

陸賈傳曰高祖曰直視我祖以明之德焉萬邦宗豈不能燦天下此
遠世哉猶謂德易新而以法維之所謂既竭心思倦之不忍人之政也二有
字着力遊焉身上說一時親之而成可變易增減不可言此則此蓋現世運
民風以握其樞酌人情物態以推其中貽字就禹說欲子孫循法以繼其德
也開石和鈞乃典則中至微事王府對天下說鈞石乃天下所共用者惟恐
有錯變而藏之王府以為準此見制度精密用意周到推法之至微者王府
也自有正形存曲則貽誤慮者曰一物不可失其平一事不可紊其度祖宗之
法其不容錯鍊真也明矣法乃德原非兩件事法而德即在故曰憲法之深

其五即此叙其憂懼之至而言追悔之難也其五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往而
不可歸今見距河北天下亦我有矣嗚呼將焉歸乎予心之懷蓋不勝其悲矣

書至即其意

畏者申結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其義也

其甘酒嗜音峻字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凶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或孽寵也禽荒耽遊畋
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字棟宇也雕飾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
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
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
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此冀方人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
為唐
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
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
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存
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
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
被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成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焉厥緒覆宗

絕祀 明明而文明也我祖禹也與倫周之
絕祀六典則猶周之入則所以治天下之典
章法度也貽遺闕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
三十斤為鈞也典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闕通
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
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焉以明明之德君臨天
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
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
亦有之其為一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
何太康荒墜其緒喪其宗而絕其祀乎○又
按法度之制始於權也典物鈞而生衡也運
生規也圓生矩也方生繩也直生準是權衡
者又法度之所自出

其五曰嗚呼曷歸于懷

也故以鈞石言之

九千二卷

人君以民為子。民者君所依也。而今萬姓仇予。民非我之屬矣。我其將誰依乎。哀思之至。憐阿予心。愧恥之甚。願厚有怙。所以然者。蓋由盤遊無度。不慎其德。一至此耳。今雖有愧心之萌。而禍亂已至。尚可得而追耶。

黃帝伯曰。末章叙母子兄弟之難。為情長。秋之悲。甚于痛。受焉。痛者猶云。向不歸也。与詩式微。胡不歸相。似逆。後字。生來悲者。悲其未歸也。仇于時。依代太康。自予為伶。行無聊之語。蓋至此。而新不歸矣。若問若答。不知誰為子。而予為誰。一體親愛之至也。體陶者。胸中盤結。為塊之狀。願厚有怙。恨欲忍。愧而愧。更勃然也。末二句。又深答之。詞篇終。總結。立意。而怨之中。自痛自怜。自想自憎。而歸于自恨。愈和。炮而愈迫。切猶詩之有變風焉。上可謂變而不失其正者矣。

按以萬邦之君。至于無依。痛甚。悲痛。五子之歌。有憐有傷。有思。有慕。于以理自反。未嘗少有憤激之意。執謂為放之明德。每傳生。

為意。首即叙征義和之始。詞告于發。三節。舉先王訓令之詞。而著義和之罪之當。征今子以汝三節。擬將士出征之律。須要識得。義和之罪。是在于党。羿而不在于忽。天戒胤侯。之征義和。雖未及羿。而案能剪羿之羽翼也。

惟仲即此。史臣敘事之始。詞也。夫羿既據太康矣。而凌立仲康。寔除為某國之禁。孰知仲康肇位四海之歲。年。慨國命之中。憂憤強臣之弱。柄遂能克復舊業。以操命討之。維命胤侯。為大司馬。而掌六師。予以收羿之兵。權時有義和者。羿之党也。曠麻其可。曆之成。且沉酒于酒。以荒于厥邑。胤侯遂承王之命。注正其罪。予以剪羿之羽翼。是則仲康當受命。而能奪奸臣之權。胤侯承王命。不能去。奸臣之党。則維未能誅。羿而未有以制。羿者。

項水心曰。句。皆有書法。仲康即五子之一也。羿立仲康。而云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不子羿立也。始位四海。而即有掌六師之命。所以收羿之兵。權者。至矣。不曰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又曰胤侯承王命。若此。為胤侯述胤事。

之非。當姓仇予。子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願厚

有怙。怙。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怙。女六反。怙。女

嗚呼。曷婦。歎息。無地。之可。歸也。子將疇。依。仿。隄。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子。之。子。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子。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願。厚。愧。之。見。於。色。也。怙。怙。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有

夏中。襄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党。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

以錄其書者。以是歎。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義。和。貳。於。羿。也。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專。羿。之。考。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胤征 胤康太康

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

也哉和侍后尋而侮天子故敢廢職而酒荒于厥邑即下叛官雖以是惟在
邑別負固未易擒故征之上制命而下承命得道將出師之休叙亂度實以
吳仲康也或云羿距河北仲康之立河南非羿立也此本朱子之說但皆
傳
按今漢六師對征者即位能收兵權此是中央一大機括征義和重在剪
羿羽翼

告于即亂使集衆而誓告之曰嗟予有衆昔先聖王有訓謨以昭君臣明有
微驗可以保安邦國聖相傳有自來矣是以我有憂先王克謹于天之告戒
恐懼備首之意每度于天威謹怒之先明后如此而為之臣人者能有其常憲
自一官以至百官各備其職以輔其君以故其君之德政明而又明自有以辨
天變于不作矣君奉天而臣奉君此君臣之合于謀訓而定保之有徵者也
申瑤泉曰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啓諸詞若言明徵定保一五說定
保正是明徵言謨訓明有微驗以之備德則慮可以以之備政則業可大真

是也保也即也先王以下即謨訓以德政貫論天威以災禍變異語充說
者奉法備有以備德行政思所以消變異也臣人指輔弼大臣說克有常憲
君備德行政也蓋自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出災異以譴告者曰天戒自大臣
之變理陰陽佐人君以回天者曰常憲克謹于上者君以天之心為心也交
備于下者臣以君之心為心也先王之所以德政益備而為明之后者以
此今日食之變正人君克謹之時而義和不言則是不有常憲不肯備輔矣
此其所以可誅也

每歲即我先王猶恐德政有闕而欲責之群臣每歲孟春使道人以木鐸徇于
路曰為官師者交相規正其君之失以至為百工者各執藝以諫其非其或
坐視彼是是不恭也邦有常刑可不畏乎先王之令致於下臣如此
此即是迷聖人之訓下即是迷聖人之令一致廢于天戒一致廢于不恭皆
所以形義和之罪聖指禹先王則泛指禹以前者謨訓皆經禹于心思而發
揮于論議者微驗甚明可以底定保安乎邦國也先王曰句即謨訓克謹者
畏天之威于是不保之意臣人指大臣百官指衆職變理陰陽彌災回天乃
人臣之常職故曰常憲執法自大臣始故曰克有常憲備輔者各備其職以
輔居也此要重臣補君上二節應責義和一邊

卷之三

履歷二

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
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
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
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
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
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即皇帝位夜拜
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和之罪
雖曰沉亂于酒然實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
侯承王命征之以躬羿羽翼故仲康之篡
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
復豈待相而後敢耶義和氏夏合為一官
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
謂之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徵首澄○微驗保安也聖人謨
訓明有微驗可以定安邦國也

修者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
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
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
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蝕
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
日月之官克舜而
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
有常刑○酒蕞秋反辭達各反○適人宜令之
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
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
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
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
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
若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

卷之三

惟時即惟是義和乃顛倒喪亡其德但知沉溺迷亂于酒畔其官守而離其位
次舉天紀之常度自此而始紊亂之遂遠奈其所司之事而不預焉乃季秋月
朔日與月會之辰不相和輟而餽于房宿此天象之大者也樂官之替茲進鼓
以備擊伐之用當夫小臣馬行而馳庶人在官者步行而走以供日之用義
和或司所專屬者獨尸于其位無所聞知則其昏迷于天象以犯先王之誅尤
莫大焉政由有曰凡事先時而擅有為者殺無赦不及時而忽不為者殺無赦
義和之日餽周則固不及時而應可殺之曲矣豈直不恭常刑已哉

王光凌曰顛覆厥德是為惡之源畔官離次事官所存曰次官在國都而
酒荒于厥邑故謂之離次做擾天紀者首亂天文之紀數前此未有也司者
官所掌之事也下文正指避棄之寔辰日與月會之十二辰也不相和輟於
房則日餽可知故屬陽聲伐鼓取扶陽以抑陰也古禮日餽用幣又有救日
之子矢衛夫庶人所事或在此下至替番夫庶人執事多忙皆以助天子
之恐懼耳義和司曆而周則其內有所恃可知直舉政典以後之師出為
有名兵觀下文渠魁脅從字而則義和之強悍雜制可見然數其罪止以昏
天象不及常度者如齊桓伐晉王之甚但責以包茅之意或云先時皆以曆
法言重違天之罪也禮典四巡首協時月有常憲三正之討今世偽造曆
斬之法皆為政違天者故引此以暗指義和有度視正朔之心必有理
日食解曰月一歲十二會會則月光都及而五晦已會則月光淡而為朔
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五望晦朔日月之會東西同度

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日為
之食朔時日在上月在下而遮了日光故曰食望時日月正相如一在子一在
午同度同道則月亢而為之食日食皆有常度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
勝陰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遲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
參差不相正對者不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有常度寔為非常之變矣閉
月食何如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時月與日正對無分毫相若月為暗
處所射故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

今予節義和之罪固天罰所必加今予以不有愛奉將天罰為問罪之舉不
士當同心戮力王室高輔予教承天子威命以討天討可也
此勉之武勇也徠侯之命出有仲康而曰天罰者見義和之罪固天所當罰
也同力即一乃心力之謂尚期以將士之輔已言欲承以自已之素若言此
節重欲承句可以薄朝廷寒亂賊也義和之罪固天討所不赦而天子特以
命之我矣則欲承乎天子正以奉將天罰也但獨力不能奉將爾衆士其同
力云云

泰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時惟義和顛覆厥
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做擾天紀逆棄厥司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鼓晉夫馳庶
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
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
位做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日月星
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義和曆象日月星
辰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
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
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
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輟而掩蝕

於辰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警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奉進也古者
日蝕則代敷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
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
之也蓋天小臣也漢有上林畜夫庶人庶
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畜夫庶
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日走者以見日
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畜夫庶人奔走于下
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曆象之官尸居
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
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
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
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
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
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倚賴予欽
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
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

今予節義和之罪固天罰所必加

今予以爾

火災即然討罪之師也。而此以爲慶者。夫災荒。不辨玉石。而俱焚之。苟爲天討罪之吏。而越于濫。則其濫殺之禍。更烈于猛火。今但我殲除其有惡之魁。期于罪人必得止耳。若會從之。迫于不得已者。則宥之。不殺。舊案汚習之人。周于惡俗者。名皆與之。維新。蓋罰止于元兇。兵貴于去。殺予之意。如此。亦表士共知之。

中理曰。上既勉其武勇。此又戒其濫殺。有二句。是設喻之詞。德乃過。德之德。指誅戮太甚而言。桀指義和。是迫于不得已。雖惡而心則善。是一等。人種。汗乃。陷于不知者。今雖惡而物則善。是一等。人種。桀指義和。是迫于不得已。雖惡而心則善。是一等。人種。汗乃。陷于不知者。今雖惡而物則善。是一等。人種。陸實府曰。今日此舉。非求克敵也。揚天子德威而已。要本無承來。背此二句。所以孤其黨。散其衆也。

嗚呼。此示以行師之紀律也。嗚呼。馭師之道。威愛。斥之矣。然威勝于愛者。爲嚴明。愛明則士用命。而必有濟。愛勝于威者。爲姑息。姑息則士懈怠。而必無功。其爾衆士。無以吾愛爲可恃。威爲不足。憚勉力而戒之。此陸實府曰。威愛相連。威者。陸軍御衆之紀律。乃愛中之威。亦非而事威。可行愛。不可行威。軍旅之愛。決不可少。但要威以用之耳。徒威如何。行得克字。照克字說。即威克愛克。而信其必濟。與無功。不必克敵。敗績。而始見者。末重威在必行意。

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則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玉。霸。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也。火災。燹。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礪。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威。與。惟。新。康。反。○。巽。出。玉。山。名。罔。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災。燹。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屬。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曾。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儉。玉。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只。以。其。畔。官。離。次。故。襲。天。紀。至。是。有。曾。從。舊。染。之。語。則。如。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此。

胤后。征。德。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嗚。呼。威。克。厥。愛。充。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濟。愛。克。厥。威。充。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厥。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日。軍。旅。主。威。茲。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商書卷之三

商書卷之三

書經卷之三

然沈集評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七十篇

湯誓

湯誓也或曰謚湯名履姓于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怡後周王曰格至台我爾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代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子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吉心篇作二段看前三節是一段誓以興師之意末一節是一段示以治師之律說天命便包人心在內

王曰即此成湯諭衆以弔伐之意也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夫君臣之分苟於天地以臣弑君可謂亂矣然非我小子敢開征伐之端以亂君臣之大分誠以夏王罪惡貫盈有負上天之付托天命我以殛之而我但奉天耳豈稱亂哉於此可見商革夏之公矣

董思白曰此篇首曰天命殛之次又曰予畏上帝則還當重順天說而天下民心之欲殛之即天命之欲殛應人即所以順天也觀末節又云致天之罰可見不可以天人平

今爾即此言湯順天以伐桀也今爾毫之有衆據汝之舍我穡事之事而割正有夏之國予惟聞汝衆言如此則違天甚矣予畏上帝之命不敢不正其罪也中瑛泉曰此言順天之不容已新安陳氏曰湯之興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一

書經卷之三

商書卷之三

即可見商民以一己為心湯則以上天為心蓋是時身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順乎天正所以應乎人也

今汝即此言湯應人以伐桀也我又聞爾衆言曰夏王雖暴虐有罪只害被百姓將奈我毫都之民何汝等之言是徒知一己之安全不顧天下之安否夫人情莫不欲遠夏王大率任意為重役以窮萬民之力人情莫不欲身夏王大率任意為嚴刑以殘萬民之生夏邑之衆被其荼毒相率為難心離意不相和協疾視其君惟恐其不亡夏王常以天有日月自比夏民遂指日以怨之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與汝俱亡夏惡德如此故今我以往以奉天討罪是我之伐夏又迫于民心之不容已者矣

宋九青曰夏罪其如台句又曰上文制正之言而想其心如此非必商衆語也極言夏德者見夏民望救之情更重耳向有夏曰夏民猶未忍斥桀此言要王則其惡矣夏邑夏桀所都也率遠率割率息三個率字皆取一切之義或云桀率其惡党相與虐民七相率以應之七可意弟協事息與勇于奉公反不協者上下不和也必往決詞

爾前此是示以賞罰之決也夫奉天恤民固我之責然征伐親大豈乎能自為爾衆庶幾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于有夏則功之懋者賞不懋于其夫齊侯前筆不可猜疑而不信朕言既出決不食言誓其賞之厚使汝輩不違我誓言而憚于征伐則原汝之情定涉之罪我則不但戮及汝身將汝妻子而俱戮之無有所赦辭乎其罰之重賞罰明信于又不得而私焉爾衆可知不聽也

申理泉曰蓋順天應人者湯之心輔君以致天罰則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故誘之以大齊若憚于征伐則以天命不是畏人言不是恤故懼之以擊殘曰不食言曰罔有攸救見賞罰之必然以勵其氣也按湯順天救民之心天下皆知惟毫之民不知故有讓湯之稱亂者有答湯之不恤我衆者有止湯以夏罪其如台者而湯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邪敢稱亂也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衆也將以恤天下之衆也難以夏之罪無如我何而不止者將以救彼頭與偕亡而不止者之害也此湯誓所以專為毫民發

德意通篇只是一意要識得天立君之意是一個大綱領大眼目惟其如此故伐夏之師為不可已為不得已而伐夏之塗有無窮之恤為不可不為不客易及欲湯深明于時盡職分之在已而不必專以德之不古為規也

不敢不正。橋川獲也。割斷也。毫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毫邑之衆。舍我刈獲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

日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遠。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息。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息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日。吾乃亡耳。爾得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齊。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予則罔有攸救。資與也。食言言也。禹之征前止曰。爾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齊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罔有攸救。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虺許倖反。仲虺臣名。奚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愆。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釋湯之愆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放桀即史叙仲也作語之由也成湯曰夏桀無道乃順天應人伐之桀奔往南巢之地湯曰拘禁之于此遂伐夏而有天下曰思堯舜禹授受以來皆揖讓相承至于始行放伐之事雖是順天應人但事出創見故自以為德不如古而深用慚愧乃曰我處君位之變不得已而倡為放伐之舉恐天下淡世懷無君之心者輒以我今日之事藉口以為指實所以為萬世之亂階也求必不由于此我憂愧之心誠不能自已若人誰得而諒之

申陸泉曰此序作語詳滿漸者慚其德不古若恐者恐其禍貽來世蓋天入之心雖不容已而君臣之義則不可逃此湯所以歎然于心也

按湯德無虧乃是湯自為慈故史云惟有子恐來世句宜看眼也非正注射此句蓋湯慮在未來而恐言吃緊只在當下全用勉勉為解釋

仲也即此言天立君之意也仲也乃作語以解釋湯伐夏之意曰嗚呼天生民有欲使無主以治之則欲與桀相爭而求乃亂矣惟天生聰明之人迺欲於生民之上于是治其爭亂所以為民主者也

有長昏迷其德民墜于塗炭此亂之道而無主之時矣天乃與王以勇智之德使之表正已亂之天下而後為輔所服行之政然而豈復有他道哉惟率循其與常之道以奉順天所付托之命而已天之嚮佑於王者如此

表了凡曰亂曰欲生此標本之論也聰明之人以己之無欲治民之有欲或教之而消于未爭之先或治之而防于既爭之後所謂時人也錫亦卑之意聖人聚剛厚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為剛之聚清明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為剛之聚

夏王有罪矯誣上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

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

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也乃作語曰嗚呼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繼禹舊服茲率厥典

奉若天命 仲也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語以解

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欲無主則亂矣天生聰明所以

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塗炭火

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德陷民於塗炭既失

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

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

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

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

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

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

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繼舊服武韋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賊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益

夏王有罪矯誣上

子之言則仲也之意也

三

使有商受之轉其昏感天下者而用以昭明其象為天意如此王雖欲不伐夏不可得矣

向使桀鑒于天而易昏德以真師吾王猶可諉其責也乃夏王既有罪矣猶不知微矯以布命于天命可若不可矯若則滅而真矯則不滅而昏其若其心快志若呼寐而使醒譬如出泥淖而與之被濯離湯火而沃以清冰故必屬之聰明之主夏王二句申上昏德三句式商二句申上天錫五句

商賢即此言湯立所以不容于夏者以其有德也當夏之晚商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繁有衆始建我商之國于有夏為彼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其勢有必不見容者惟其如此故商衆小大無不懼我王臨于非辜况我王之德言之為人之聽聞夏王之忌愈深而民之望愈繁矣

臣未齋曰商賢即言湯德之見忌于桀以為商民振本惟王即言德是商民之寔乃葛伯即言民心歸湯之久合首二節而觀則天與之人與之意但勿以順天應人分看忌太板簡者歎棄之謂肇指前日言小人衆而君子獨不惟桀惡之而商賢附勢之黨且交頌之矣蓋夏臺之事湯非莽批自桀反其賞視之則以為莽批邪人指正人為邪性如此小大傳指商衆言慎于非辜為湯懼也德是聽聞取忌廢即其得民慶重湯德上以起下文曰所聞則不止商國而達于四方矣

解王即此言湯德是人聽聞之實也其德何如惟三節聲色之好而不之近公貨利之欲而不之聚本源必微如此其處人也德之茂盛者則盛與之以官功之懋盛者則盛與之以賞處人當矣其處已也用人之善惟已之改已之過無所係吝處已當矣而于聽民之怨寬不失之縱而能寬仁不失之柔而能仁由是寬仁之德自然昭著由臺都以至于天下皆信其寬足以容衆仁足以長人與合我其誰歸耶

申理泉曰此承上德是人聽聞而言首二句就心說不遜不殖正是其本源源徹慶用人處已之當由於本原源徹而克寬克仁又本於用人處已之當觀註中然後是以字可見四懋字俱是繁多意而下懋字是我以彼為懋而懋之字樣較活崇德報功湯之用人得其當者如此用人就取善說惟已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也改過就遷善說不吝者已有不善必速去之也湯之慶已得其當者如此寬以存心言仁以行政言俱就臨民上說曰克寬者含私廣大中有節制不以優游縱弛為寬也曰克仁者慈愛惻怛中有嚴厲不以柔懦姑息為仁也彰信兆民正見其是人聽聞未便就歸戴上說畫思白

商賢即此言湯立所以不容于夏者以其有德也

商賢即此言湯立所以不容于夏者以其有德也

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

而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自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衆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

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即續下文商賢附勢意不相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貫疑有脫誤

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簡畧反

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

罔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凡人之聽聞也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批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

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懋與我同○遜近殖聚也不遜聲色不殖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源徹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

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

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

乃葛即天王之德為人心之所歸則其征伐所加八為有不向者服昔者伯與

曰不可以此節為天人之際聞之實深一書是明德在人耳目信則在人心自有淺深不同

乃葛即天王之德為人心之所歸則其征伐所加八為有不向者服昔者伯與
餉者為仇王為是之故初本兵自征者始因而并征天下惟時東征則西之然
南征則北狄怨且曰東西南北均一水火也何先東而後西乎先南而後北乎
是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如此其所往征伐之民則室家相慶曰待我君久矣
我君來可以脫虐政而造生矣是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又如此是即其一時
征伐之開而得民之深如此則知斯民之愛戴歸往于商者蓋自征者之時固
已然矣豈有嗚條之後始之而已哉然則今日之有天下也迫于民心之不
歸者而又何慚之有

申瑤泉曰此承上言湯之德惟之人暗聞而彰信于民是以民皆戴之也曰
初征至後于言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自彼徂至其蘇言王師已至而民悅
之深通就伐葛時說來二句緊承上看蓋即其一時征伐而得民之深則
知斯民之愛戴歸往于商者固自有未矣可見今日之有天下也迫于人心
之不容辭也王方麓曰征葛曰初曰自者見前此未嘗有征繼此而所征者
非特一葛也曰而夷曰北狄極其遠者言之王字恭曰惟舊即征葛之日及
怨慶之時是也與今日嗚條之後相對而言豈為舊耳蓋征葛漢十七年始

後舊謂即其一時喜望之心見其平日愛戴之久非是

佐賢即此勉湯以及君德也君天下之道豈易言哉我商受命之初當以甄別
群侯為急諸侯中有才品先人而賢者則隆其禮遇以佐之有踐履純焉而德
者則厚其祿秩以輔之委身殉國而忠者則有褒揚之典以顯其名奉公備職
而良者則有委任之專以遂其志至於寡弱而不能自立者則有兼官之設分
其權也昏昧而不能自理者則有督責之典攻其失也亂而倒置背常者取之
而安置其人亡而遂即叛命者侮之而戮及其身有此兼攻取侮以推其亡有
此佐輔顯遂以固其存則諸侯皆有所存而無亡而商邦乃見昌大矣
表了凡曰求賢為助求德為輔此理之常今日佐賢輔德乃是以賢為主而
我助之以德為主而我輔之非好善忘勢者不能也忠臣之心事多有委曲
而雅明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張其所深隱也善良之歎多有乖
制而不得遂者蓋欲遂之不但寬之以文法而且依其所未周也兼謂設官
以治之攻則督責懲戒之矣取者更置其人侮者戮及其身也推亡固存指
上八者看和就侯邦言蓋固存之政行則諸侯之善者益知所勸推亡之政
舉則諸侯之不善者皆知所懲將見有存之可固無亡之可推而良翰子下
國者莫非有道之邦矣邦國豈不昌盛乎

書卷之三

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

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君之仁以行
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
下矣湯之德足以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

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于彼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于后後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饋也仇餉與餉者
為仇也管伯不叱湯使問之曰無以供塗盛

湯使亭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
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
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
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于其所
徂伐者則妻琴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
其復生乎他國之代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
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矣商業之興益不在於嗚條之役也○呂氏
曰夏商之際君臣易拉天下之大變然觀其
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若
堯舜湯以道相傳也離降而道不降也

佐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官攻昧取亂侮人推
固存邦乃其昌
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

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
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

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
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
侮也固存者佑輔遂也推彼之所
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子聞

書卷之三

日新此言人心維合之

德者聯屬人心之大机也人君

之德誠日新而不已則萬邦維遠而名懷矣若志自滿是則九族雖親而名維

矣人心維合皆係于德如此王無以今日之德為己至也其務勉力以益昭其

大德用以建中道于民而為萬邦之極是必以義制事皆取是于時宜而不

使其任情而動以礼制心皆受檢于夫則不使其遂欲而流懋德之寔如此

則垂長裕之道于後昆永為建中于民者之準矣日新之功必如是而後成也

予聞之古曰人能自得師而垂心以聽則德業日進而至於王矣謂人莫已

若者則德業日流而至于亡矣好問則德業日進而至於王矣謂人莫已

人而所為者小以古語規之則日新之與自得師皆自得師之德也

若此時統馭萬邦之法而備德為重民之戴欲其舊而王之德欲其新德是

河物即萬邦同得之性必日新一日舉久鋼之民煥發一善則萬邦近天子

之光自深父母之戴有依結于不解者惟懷而已若志少自滿德將日墮

而九族離矣德不可日新乎德之合賢愚則為大德之無偏倚則為中德之

隨在約束曰義禮但不懋則不昭不昭則不建惟無制故至此王當懋昭大

德遊無用力中勉用其昭精神振奮履德為昭于以建中道于民建中何

在義即中之化裁也事至必以義裁制之使合其宜礼即中之節度也心有

所動必以礼檢束之使范于天則即此中事文制度便是懋昭建中處制之

法似極繁瑣而制之神寔極寬裕于此而其裕于後昆不惟賢子孫有所法

即不肖之子孫亦可望之為儀型矣建中而裕便是王道非師心所可到試

難我之可謂不自聰明時又之謂王而不入在不自其聰明不自智勇天錫之

福王而又不恃其勇智自能自得師者王可師人亦可師天可師聖者不可

師愚隨在自得其師賢則降王者之尊慈以明王者之大不然謂之亡又曰

好問則裕若欲垂裕必先自裕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善善何善充裕苟侈然

自用其聰明何祇安于狹小而已然而隆師好問德之一不自滿此正日

新之貴首祭

鳴呼節此又嘆息以告之謂以御諸侯以治萬民今天命罔有終矣而其終未

可必也必欲謹王崇于無旁焉天舍之德久而慎厥終惟于受命之初凡所施

為皆是垂垂可大可大之規可也何則君之有禮者動與天命天必中命用伏以

封殖之君之昏暴者動與天違天必降災彰罪以戾之天道至公至明若是乎

報人不垂矣夫吾王今以大德而受命而為天之兩殂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

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不終時必有悖礼而入於昏暴者自今以往當畏敬奉

承兢祭祭知天之殖有札也吾必勉之知天之惡昏暴也吾必戒之將見保

祐之命自天申之有封殖之休無廢亡之虞則今日所受之天命可以保之於

無旁而社稷有長之慶矣所謂慎厥終惟其始者如此王可不勉焉之哉

中琚泉曰此欲其謹于受命之初也慎終惟始俱有工夫而重在惟始上內

有務日新戒自滿意此二句泛言至末句方是言其寔殖有札二句泛言天

道之福善禍淫以見其不可不謹始善終之意飲榮天道者敬順其福善之

道而以礼自持格承乎禍淫之道而以暴為戒永保天命者有封殖之休而

日能自得師者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

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監銘曰

日新則萬邦維遠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

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

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

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

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

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

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

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

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

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

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

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

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師者歟仲也言

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

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

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

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

仲也之論溯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

師之一語其可為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

帝王之人法也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

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言勉勉

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

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於始事

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亾之天之道也欽

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也之語其

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樂逆天命而天

之命湯者不可辭以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

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

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

無喪亡之患所謂萬邦惟懷者可保於無窮也欽崇天道則能謹始矣求伊
天命則有終矣要亦貼下寧勸勉之意
按此篇之作在湯已即天子位後序以為歸至大綱伸德作誌是也否則為
勸進者作口實矣鑽服之服或作五服之服猶賅禹之迹也秀之雲苗穡之
亂稟正簡賢附勢之喻物相形則相忌非以莽苗喻湯克克仁與禹讓之
克勤克儉伊訓之克明克惠似無相濟之意若云不縱不濫則賴洪範則柔
之克矣此等雖皆傳然却甚有理

總意首叙作誌之由前四節原君道之重禁不能君而已奉天命以伐之。后四
節言在已憂君道之難及而求諸侯以助之。篇內凡爾字指諸侯萬方有衆
指氏

王歸節此叙湯作誌之由也。湯歸自克夏至于亳邑而定都。是諸侯受命更始
之時也。乃作書以大誥萬方以示向之受命于夏。今且受命于商矣。
克夏而歸至于亳則遷就侯國矣。諸侯率職來朝。是天下不釋湯也。故誕告
之以與天下更始也。

王曰節此言君道所係之重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精白一心。以听于一人。精
汝。不知君道之重乎。惟皇上帝降休。惟德之衰於下民。受天之所降。而順有
恒常之性。則猷。此出矣。但恒性雖同。而氣稟或異。未必其能安于足也。至於
能使一世之人。各安其所當為之道者。惟君而已。君道之係于天下。不重。孰
能。語字包一篇。言見君道所係之重大。而無外曰皇高。而無對曰上。朱子曰。皇

即是中天生人物箇，有一副恰好道理降與此典。程子所謂天然
有宥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降衷非是天將一箇中付與人。太
極流注在，皆圓即月落萬川之義。只是一箇理人，得之理不離形。故謂
之降深味降之一字。上見天之與民常相降。降降赫然。明命不離心目之間。皆
也。若有恒性。言天所降之表。順而由之。則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可捏奪。
可掩蔽。不能熄滅。若在其中。即民之秉彝。即程子人欲未萌。自然有準。
我若字。就智識未形。習染不到。廢說古今不易。聖賢同具。故曰恒民有常性。
由之于日用事物之間。則謂之道。然性無不善。而稟有不同。故欲使民知其
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察。已心順而身體之。以安于其道。必待君師
之職。而後能也。安之者。以備道之教。覺其道。心使之常為主。而人心听命也。
此即以惟皇上帝。惟后二惟字相應。

夏王節此言桀失君道。所伐也。惟彼夏王。正有後歎之貴也。乃滅其為君之德。
而作意張威。以布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不忍其荼之苦。毒
之。登。並呼號無罪之慘。于上下天神地祇。天道本福善。而湯淫者。故降災異于
夏。以顯其虐民之罪。而天討其容已乎。

申理泉曰。此承上言桀失君道。以見其可伐也。滅仁愛之德。而從事殺戮之
威。以至于毒痛四海。則不止失後歎之責而已。篇內雖是專告諸侯。然有衆
萬方。皆指民言。天道一句。泛說重禍。淫一造桀之失道。可謂淫矣。天安得
不降災。以彰其罪乎。降災只指伊洛。湯之類。未便遽說到桀亡。蓋天心仁愛人

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
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
釋其慙。神聽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新
恐來世以為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講無也。君
臣之分。其可
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
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

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
所都在宋州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德。惟

皇大。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
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

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
獸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
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
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
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
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天生民。有
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
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
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
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

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惟其凶。言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惟。鄭知

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
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蠶。不可堪。恐稱冤於天

若有其改悛者，桀惡貫盈，無道改得，此天所以明示誅絕也。表了九曰：威德戒君德也。淫猷之道，喪矣。作者有意之詞，威德相應，罪者以而不勝，脫也。弗忍，弗能忍也。荼苦，荼毒，警人之至。

肆台即此下言。已來天伐罪以救民也。肆我小子，奉將天命討罪之明威，不敢赦夏之罪，敢用玄牡，敢昭告于天神后，以請可伐之罪于有夏。于是遂求元聖伊尹，與之同力，以與爾衆請命。夏牧民，湯不敢肆，字即承上降災彰罪，來不敢字與下二敢字相應。請罪伐夏，牧民湯不敢專而一于天也。請命請其更生之命于天，請罪請其當問之罪于天。

上天即此承言。已伐罪以救民也。天子實之中，信有以佑助下民，故征伐一舉而罪人咸伏，可見上天村淫之命，斷不僭差。由是凶殘既去，德性頓變，責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天之佑民，豈不信哉。

字字回上二請字而言。請者听于天而不敢必之辭。上天信佑下民，罪人黜伏，則請命者得矣。上天福魯，拘淫之命，果無一毫之僭差。聖民者去而惟性之民，皆有生意。責若草木，焉兆民信乎其允殖矣。允字重看，此處說得字伐大義，斬釘截鐵，送傳則責若草木，指天命說。

俾予即此言已受付托之重，而懼不克勝也。天以兆民不可無王也，使我一人

危懼，若將墮于深淵，予將何以釋此之深憂哉。

翁水曰：曰俾予即言已受任憂懼之意。輯寧二字，串和之乃可以安之也。雖只是緩猷，但不必用緩猷字，而夾擾茲承上言，惟負荷之重，故知罪譴之深。若已見絕于天地，而不自覺者，傳與否二字，勿泥標，危懼心事，從獲疾生，求以起下求助意。

凡我節，此求助于諸侯也。凡我新造之邦，皆與我共輯寧之寄者也。毋違匪常之法度，毋違過恤之淫欲，各守厥國之典常，以承載上天輯寧之休命。予一人有厚賴矣。爾庶邦其念諸。

夏命已黜，與諸侯更始，故曰造邦。惟以匪彛，淫為戒者，蓋送非度而就過。樂以一人肆於民上，而同念其職之所在，是大禁小禁也。故欲諸侯痛戒，匪彛，凡非法之事，皆是淫瀆，就過樂言，淫慢也。淫過也。要明白曲侯度也。天休不是人臣祿位之美，不是武商受命之美，蓋伴予輯寧者，上天之休命，而輔予輯寧者，人之常典也。以承用力字，前言不勝任，故此勉諸侯，力以共承之。

爾有即此言君臣交致其意也。然我君臣之責，均不容不盡者。尔有守典之善，朕不敢敵而不賞。罪當朕躬，而不稱輯寧之任，弗敢自赦，而求寬，弗敢弗赦，其簡聞在上帝之心。我與尔，豈不容交其心哉。然罪在朕躬者，不但朕躬之罪而已，其尔萬方之民，有罪在予一人者，予一人有罪，則無與于尔萬方，予以一身。

即此言

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天神后，請罪有夏，重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衆請命。戮當作劬。肆

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尙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字允皆信也。僭差也。責文之者，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亂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俾予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不知，獲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輯和，戾罪，墮墜也。天

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節淫，各守其典，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

爾有善，朕不敢敵，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不逮，已有罪，不敢以自

爾有善，朕不敢敵，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不逮，已有罪，不敢以自

爾有善，朕不敢敵，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不逮，已有罪，不敢以自

爾有善，朕不敢敵，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不逮，已有罪，不敢以自

爾有善，朕不敢敵，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不逮，已有罪，不敢以自

而負萬方之責如此。此造邦何不若念予一人乎。

王守泰曰：守典之善，不能稱寧朕之罪，蔽即蔽賢之蔽，不赦者，前夏王有罪，朕不敢赦，罪當朕躬，又豈敢自赦乎？蓋或善或罪，皆爾在上帝之心，雖欲赦且赦，而不可得也。一人之罪，只為萬邦不輯，寧非指君有失德也。無以萬邦者，不特民之不化，化耳。

嗚呼！即此期君，臣各終其道也。我君臣向于勸善省罪之言，而深信以為必信。則君不輯寧，臣不守典，乃今可以合天心，而有終勿失矣。今日可不相與以而之哉。

時是也。即上文轉守典之語也。有終是，天命有終，君為受命之主，而輯寧既及，則長免獲戾之憂，臣為佐命之輔，而守典既脩，則益永天休之界。曰尚克曰乃，亦皆難之，而庶幾有必能之意。

全旨：首即訓之本序，通篇皆是明言烈祖之成德，初言夏先后，以禮德與後人，以弗率亡，正見烈祖之德當率也。借言湯以聖武，而欲太甲立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借言湯以艱難，而防太甲以縱欲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即降祥，惟慶勸保，其所以與也。降殃墜宗，戒臨，其所以亡也。

元祀，即此史臣敘事之始也。太甲即位，改元之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此時尚服仲壬之喪，未親祭宗廟。伊尹以碩命大臣，居冢宰之位，乃代祭于商之先王。奉嗣王敬見其祖，告以即位改元之事。斯時外臣有侯服甸服之諸侯，來朝見新君，皆在其位，與夫內臣百官，各德已職，權且听命于冢宰。伊尹以大甲嗣位

之於事，當謹始而人君守成之道，法祖為要，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明白詳悉以訓告于王，欲垂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

中璋泉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即位之初也。天子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而告廟。天子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群臣祠于先王。二句告廟也。侯甸二句臨群臣，是祭所還重告廟一過，通即重告王。上告王必于此時者，先王臨之在上，群臣質之在旁，故乘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烈祖之成德，指備人紀一節，曰明言者，或以古今與亡落之干先，或以天人禍福戒之于後也。上易攝位之禮，此句是告君之忠。王守泰曰：烈祖有功，之祖成德，已成之德，亦一成而不可變者，雖指備人紀六事，而聖武之昭代，虐之寬，何莫非成德中事也。

周玉鏡曰：有分伊尹祠于先王一句為攝而告廟，侯甸禘后二句為攝而臨。侯甸禘后不重此意，此即只重在告廟與訓王耳。烈祖與先王相應，通即大意。只要見伊尹當告廟之日，羣臣布列之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庶幾王之仰瞻周視，惕然成悟，從己之訓，而嗣德也。

恕簡閱一聽于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

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嗚呼！尙克時忱，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乃亦有終。忱，時壬反。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禘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何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

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繁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日起。數，蓋朝覲會同，禘禘禘時，則以正朔行。率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宰，也。禮有冢宰，冢宰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則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冢宰。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或在百官，總已之禮，以聽冢宰，則攝而禘也。烈功也。商頌曰：帝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凡氏言湯崩，崩於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達于之月也。豈改正月，而不改月數乎？曰：凡氏或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凡氏曰湯崩，莫不謂之曰：凡氏矣。至於改正月，而不改

月致於於經史... 周建平矣而詩言曰
月維夏六月... 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
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
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
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也數秦未嘗
改心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
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
葬鄠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
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
也且秦史制書無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夫秦繼周首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
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
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
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則以十一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
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平此者復正厥
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亦謂書復
改行也事也故詩曰正朔行之元祀不復矣

古有節訓王之詞何如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而已古有夏先后之禹也以
天下不於德不德不可不懋也克勤克儉祇台德先是以一德感孚三辰順軌
五氣以叙何有於天災乎不特無天災已也即遠而推之若山川鬼神之莫不
寧流峙安其常款格以其類也又不特山川鬼神也即微而推之若鳥獸魚
鱉之咸若休養生息各得其時惟忻交通各達其天焉以懋德而獲天休如此
及其子孫憂樂不能法禹之德故天降災假手于我成湯之有天命者以誅
之無渡如前日之春佑矣然天之所以假手于湯者豈故薄于桀而厚于湯
蓋以造可攻之業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與有商之業者由湯始脩德于毫都
耳是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有夏先后能懋其德其與也勃然至于孫不能備
德而亡也忽焉吾王今日可不深致之哉

此將言烈祖之德以訓王而先即其事以示之盛德遠矣焉為天子時言
罔有天災謂風雨節而四時和也山川鬼神之莫不寧則神人果安可知也

說而意湯崩崩月太甲即位莫殞而告是以
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
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
為湯崩吳氏曰殞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禍
至喪者不離於殞測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
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
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
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
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則伊尹乃至商之
祖廟編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
太甲嗣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編
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編見先
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
編告二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
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
本為伊尹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
之事爾餘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
見下篇

鳥獸魚鼈咸若則民物咸阜可知要玩上莫不字暨字咸字蓋大而至雅測者莫如天出遠而至雅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至無知者莫如鳥獸魚鼈今皆得所則人可知矣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慈德而罔災弗備而降災見天命不可憑藉如此造攻言兵非外作桀之鄰高之都也或為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為干戈之所止固其所造而已矣朕執自毫王不特大也夏德之然至于鳥獸魚鼈咸若而不能庇其子孫祖德足恃乎

惟我即此言湯之得天下以下起下謂德意也夫當鳴條殪唐之時雖能仗天下大義為萬姓除殘去害惟我商王成湯負天錫之勇具克竟之德與師欽討神武不殺之威赫然布昭于天下反桀之虐政而代之以實去其荼毒之害而與之以子惠之仁是以兆民之衆信其志在救民而心悅誠服之此先王以德得天下也

玉室如燬特無有能赫然一奮其武為萬姓請命若懼我商王布昭聖武曰聖武赫然必用武義師所臨人自屈服易所一擊而不敢也信而懼之俱就心悅信則不感懷則不忘此即稱湯得天下之事以起下文太甲嗣湯之德威敷者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

其位則當嗣其德意

王嗣此德太甲嗣德也今王嗣先王之德無不在而于初焉然慎初之道謂君心而他求也王將立愛以為親者法惟親吾之親而自致其愛王將止教以為長者法惟長吾之長而自致其敬則始于家邦之近終於四海之遠皆儀刑于吾之愛敬而其化大行矣謹初之首務如此

今王嗣位而為兆民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家邦四海之現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之者謂建立于此而為民取法也親長在一家之內故始

于家達于邦而終合于四海以成愛敬及字要認得真又是感化

洪南池曰後來太甲嗣德刑不惠阿衡伊尹先見其微於此先王即此恭成湯之成德以著創業之難也然先王所以得天下者不外孝弟而已嗚呼君為綱常之主則人紀不可一日廢自夏王無道人紀皆廢棄而不備惟先王始備之而人紀燦然復明於天下乘其目而言之忠言易至達耳先王則慮心所受浸淫下之諫諍而絕無拂逆之意老成易至疎遠先王則嚴惟不式順舊之人而不用新進之輩其居上則聽斷無所惑邪佞不能欺而春臨下之道其為下則冠戴慶主而夷險一致而凡事上之心取人之善則常存恕心不求全責備檢束自身則工夫嚴密惟恐有不及湯之備人紀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的諸侯以至于有萬邦而為天子此其積累創造之勤可謂艱矣今王嗣先王之恭可不不知嗣德而保守之哉

書全即最善生

詩三卷

有炎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宰也毫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毫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

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初言始不

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

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嗚呼先王肇

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

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

文欲太甲立其孝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混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嗚呼

詩三卷

十一

中環泉曰此泰先王之成德言之欲太甲知所嗣又見其得天下之難欲太甲知所重也肇備人紀為一章之綱領下六句皆備人紀之實諫諍弗弗者納忠言以扶植乎人紀也先民時若者順善德以獨率乎人紀也居上克明現其寬仁臨民者可知而君人之紀主矣為下克忠現其蒙難進賢者可見而臣人之紀立矣與人不求備此備人紀于用人之間者檢身若不及此備人紀于處己之際者隨事而各及其當然之道所謂備人紀也以至三子字要玩見得先王創泰之道不越乎人紀而積累備造非一日也茲字指萬邦眼字通承上文請欲太甲思其根以嗣其德也

敷求節此示求賢補後之意也先王惟其得之也難故其慮之也深乃廣求明哲之人以輔爾後嗣之所不及庶克厲乎人紀之備以保艱難之大泰也後嗣德而非嗣位指人稽天稽古之人俾輔後嗣欲後人惟先民特若也故敷求不是多求正以推人難得故敷求耳此尹分明指已制官節此是立法以儆手臣是維持人紀意也先王慮後遠矣然猶思指人之輔君未必其不急故必制為官府之刑以儆戒有位之士蓋使有位者懼刑之及已則必盡言以正君其官刑之詞曰舞詠歌咏人情所不能無但有個節度不可常如此若在位之人敢有無君無夜而常舞于宮庭酒沉湎而狂歌于室則與巫覡無異時謂巫風貨色遊歌人情之所易溺必須以禮節之然後不至此也敢有貪嗜貨利馳好女色常于遊觀田獵則過而無度時謂淫風歌詠言聽逆忠直親近老成疏遠頑童是好惡的正理敢有侮慢聖人之言拒諫直之諫疏遠耆年有德之賢士狎比頑童童蒙之小人是違悖好惡之正理時謂亂風惟此三風十愆不必件件皆有縱足以喪家亡國就三風十愆內為卿士者有犯着一件在身有家而必喪其家為邦君者有犯着一件在身有國而必亡其國况天子有天下者乎天子而犯此風愆臣下皆當忠諫若不至則則墨刑加之者嚴者欲其正君若當時以是風愆不諫之刑具訓于童蒙始學之士訓之預者欲其正君子他日先王求臣以輔德又立法以儆臣如此然則王可不休先王之意而戒從逸之萌乎

此是立法以儆乎臣正所以儆後王也對上上人又深一步看蓋使指人輔之依人從而敗之德何緣成故立法以儆之也官刑即下墨刑曰以下官刑之辭也三風十愆皆人紀所以廢壞處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歌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巫以歌舞事神故曰巫風過而無度故曰淫風愛憎爭錯必荒亂故曰亂風字是人效尤之意邦君卿士借言以形天子言邦君卿士且然况天子乎不匡其刑墨是欲其正君子今日具訓于蒙士亦欲其正君子異日然意重在儆後嗣上
嗣王節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申戒之也嗚呼嗣王當戒儆其身而念此風愆之詞蓋自其經于聖心者為聖謨出乎天下國家之計何洋而廣大乎自其發揮于至誠者為嘉言切乎理亂興亡之故何孔彰而昭晰

書聖節眾集主

也先民徽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願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心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失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

王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恒貨色恒于遊畷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逆忠直遠者極也頑童童蒙之小人

平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國必公臣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謂反逮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當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此呢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一已喪其家以國矣○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何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皇陶之刑貪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以敗宜為墨

廿三卷

予此所以當念也。試以天命言之。惟上帝之子奪人君無常。作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爾惟德無以戒風。德為小也。合乎降祥之天。而萬邦惟慶矣。爾惟不德。無以福風。德為非大也。合乎降災之天。而墜厥宗矣。可不戒哉。此德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人。君一身而三風十愆誘為所。以攻之者何象也。然攻之者雖衆。而所以治之者無難。在乎敬而已。能敬其身。則知邪動辱也。沒欲危也。而訓言常念矣。謹指聖敬之意。言以聖心之慮。為天下國家計。其大故曰。洋言指所微之詞。言以聖言所指明。白痛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二句。正見其當。祇念而况天人禍福之際。又不容不祇念。惟上帝三句。言天爾惟四句。言人善祥惡。映天之不常。乃所以為常也。夫積善成德。惟在人為之。不已。初不計其大小。上只說善不善。下便說爾小爾大。欲其謹之于微也。上只說殃祥。下便說萬邦慶厥宗。墜又說殃祥之火者言也。

補意分三段。不惠三節。曰太甲不順。已訓而作書。以望其法祖德。罔念罔聞。曰太甲忽已書。而曰陳以望其法祖德。未克變三節。曰太甲不能改過。而為桐宮之舉。以致其允德。篇內蓋一節。厥於一節。必至終德而后已焉。不惠即此。史臣叙伊尹作書之由也。伊尹居阿衡之位。任托孤之寄。方嗣王即位之初。有嗣德謹始之言。故念風德之訓。惟嗣王不順于阿衡。欲其嗣德弗克也。

伊尹之訓。推深天下之有賴于伊也。伊尹乃作書以告之曰。今日之天下。嗣王知所以得之者乎。先王以天之顯。然而命于我者。不可一息而忘也。而爾猶形之。爾。于是天之明命。以此心而承事上帝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先王之德如此。是以上天監視其德。爾集大命于其身。使之極安。萬方之衆。豈先王之獨能。其惟伊尹一身。能左右其君。以宅安民。衆而贊其哉。定輯寧之烈。先王創之。又浮尹躬輔之。故嗣王能以大承其基緒。而有今日耳。王獨不念先王之不易。而思所以守之哉。陸寬府曰。明命即吾心。靈明之不可昧。先王何不竟及靈明。而必頌天明命。蓋吾心即天求之心。則宜無可捉摸。故頌天明命不着色相。不落空寂。有吾便真。而獨顯賦昇之源。是先王動存息養之念。所謂往來凝承於其間者。也。若以此心頌明命。則命便二物。只盛念是命。悅在心。目不可遠耳。祇肅乃頌。誤中一節。工夫。庶幾若之。思視聽言動。必以理所為祇肅也。明命之外。雖別無天地百神。而頌誤之心。若又有祇肅奉承之道。岐之則不顯。中滯。遂合之。則至敬中法象。監者。顧誤之極。天心與湯合也。撫者。除殘去暴。即後敵。撫而後之。各安其生。適其性。則頌誤之德。合萬方矣。惟尹察承說。宅師承。撫。後來。承者。望其承德也。深惟所自。惻然。凜凜。

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章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附篇中若史記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尹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肆命相。后太甲咸有一德。皆身。太甲不可。若名伊訓。故隨事。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惟嗣王不惠於阿衡。阿衡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嚴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其緒。監音鑑。左音佐。顧常。月在之也。誤古是緒。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日在。誕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

若虞即此示慎德懷永所定事也慎德之要何如若虞机已張猶必審其失括
之合于度然後發之王亦有度即乃心之止而乃祖之所已行者是必慎汝之
正也
度于此合矣尹躬之受托者于焉有憚而萬古不有稱善乎吾王耶甚矣王之
不可不省也

申理泉曰此慎德之所遵事者若字承慎德未度是射中自有一定之法度
欽厥止二句所謂省括而後擇者也止者事也物各有禮度是也欽者肅
恭收飲使道心為主檢身而不流于欲制事而不失于縱也放行即上文不
頭而急于行者其檢身制事動合禮度者也率者遵而行之一如其所以檢
身制事者也欽厥止則本然之度在我所以立本率乃祖放行則已然之度
在我所以致用慎德永圖之功矣惟朕二句是以效期之皆含無勉命意
王未節此史臣叙尹不詳已行權之由也伊尹訓太甲如此王于斯時于舊習
尚未能改猶夫不惡而念之初室口舌所能回耶

王此時于尹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未離壞而趨命自復尚不可正正尹
心所甚不憚者也于是有桐宮之舉
茲乃節伊尹乃私嘆曰吾現王之所為敗度典札乃不義之事習與性成難以
平化者所以然者若狎習小人所教耳我不可使之習狎不順義理之人以染
成其過也於是嘗官于桐以居憂使之近成湯之舊德比昵之党朝夕哀思以
與起其善心之萌以是訓之毋使其終身迷惑而不悟也此一時之權在今不

此伊尹私論之辭也伊尹三進言于太甲而王不聽則知孤忠不能勝引誘
之衆徒言不能明迷惑之義故不得已而為逐桐之舉所謂不言之教也
之權也茲字指欲從言習與性成下補出小人導之意其訓承斥遠小人
親近湯墓而意求此止訓之道也

王祖即尹既嘗官于桐矣王往此桐宮若仲子之憂而親成湯之墓則弗順之
人既不能誘其故習而密察之感又足以動其良心是以自怨自艾處仁廷義
而克終允德既往之德與化俱俱惟新之善皆究有諸已焉尹之行權其成功
至此庶几允無負托孤寄命之責矣

甲理泉曰居憂下入而意與上其訓意一狀克終允德若善念以生舊習以
革自怨自艾處仁廷義寔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也此史臣要其終而
言之但桐宮居憂也猶今之墳墓見清桐宮之遷非出于時已也

篇意此篇作三段看首一節記太甲終喪而尹奉之以德位作書一節慶太甲
終德之美王拜手五節恭太甲高終之美

惟三節此史臣叙尹作書之由也惟三祀十有月二朔日斯時也止王終喪之
司又在改過之后可以即言為君矣伊尹乃以冕服迎歸于亳以為生民王
此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淺而伊尹即奉迎以歸非史氏明著其文入
群不以伊尹為出而奪之位矣

作者即此論君民相傾而深為商王幸也然當其改過之初而深懷憂懼之意

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
度射者之所準重者也釋發也言若
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
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歛
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
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
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
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
者也欽厥止皆賢君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
之學而不知者也 王未克變 習也此亦史
氏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于弗狎于

弗順嘗于桐宮憂適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
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
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
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
是嘗官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與

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
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祖桐宮居憂
允德 德于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諛以導
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
先王陵墓以動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私
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
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於下故史
氏言克終允德結此
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

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月也冕冠也唐孔
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畫文惟衮冕
耳此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
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

故作書以告天下曰君民之分孰維相懸然民而非君則強凌暴不能相正以生是民固不可無君而非民則孤立無助而無以辟四方是若尤不可失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不能相正以生君若言民罔不可無君而君不可失民也夫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承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迷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哲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三篇止是一節是太甲悔過受訓之言字字痛切而天作自作四言遂為古今明鑒尹訓太甲一則曰傾諷明命再則曰味其丕顯全望其明德以類也故太甲今始悔言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二言合指下句以要其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克終曰罔惟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罔也

伊尹即此以明后期之也伊尹稽首拜手以渡太甲而告之曰罔終之道惟于身為求之耳人若能脩治其身而有真心實意之德以協于下民如此者惟明后為能之夫豈庸君所可及哉

伊尹即此以明后期之也伊尹稽首拜手以渡太甲而告之曰罔終之道惟于身為求之耳人若能脩治其身而有真心實意之德以協于下民如此者惟明后為能之夫豈庸君所可及哉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不能相正以生君若言民罔不可無君而君不可失民也夫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承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迷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哲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如此不類猶不肯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褻禮義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運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維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燿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也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愆罔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愆罔

被于惠之澤而悅之深鄰國之民聞子惠之風而望之切所謂揚于下也先王之德無不克于惠因窮自其誠於愛民言之也

王懋德此欲其懋德取法乎湯也先王成湯既允德協下而得天下之民今王承法大業當秉此德艾之初懋明其德使天之所與我而我之所得于天者無不明然此豈此他有所法哉日新又新然祖之懋德至勤矣惟于烈祖之無不仰視其家法奉為儀刑準的致之勉無一息遂豫忘濟可也夫能法祖以懋德則身可修德可允而下無不協明后之在光王有不在吾王邪

勉行道德日起而大有功位何到此似進不浮而越要強進烈祖一生精神洋溢勵直當以勤惕接其心源視即碩說欲其常自在之無豫忘存也祖身上說不必又添出日新此後說恐其得甚細遂懋德中覺出非請息頭金之謂也意氣過自激昂則精神或有兩難赴便為浮厲中一項之論先王待旦只恐一有豫忘時前功及墮要看時字

素先即此正以懋德之休勉王也懋德之目何如奉事先王則思繼述之孝接遇臣下則思信順之恭視欲其微遠不蔽則思其所以明所欲其德無邪則思其所以聽德之功如此則王之德直與烈祖媲美而朕承王之休美之何俸數之有哉王之所宜從事也

此示以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耳以懋德也各句俱要切太甲身上請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弃師保非恭也况于屏小非一聰明也故望其固終而以此告之奉接遠德

此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耳以懋德也各句俱要切太甲身上請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弃師保非恭也况于屏小非一聰明也故望其固終而以此告之奉接遠德

此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耳以懋德也各句俱要切太甲身上請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弃師保非恭也况于屏小非一聰明也故望其固終而以此告之奉接遠德

此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耳以懋德也各句俱要切太甲身上請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弃師保非恭也况于屏小非一聰明也故望其固終而以此告之奉接遠德

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

權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少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忘來其蘇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

事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曰荷日新日新又日新湯之所懋勉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填河而

聽德惟聽朕承王之休無敢其祖思恭則不敢違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

此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耳以懋德也各句俱要切太甲身上請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弃師保非恭也况于屏小非一聰明也故望其固終而以此告之奉接遠德

此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耳以懋德也各句俱要切太甲身上請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弃師保非恭也况于屏小非一聰明也故望其固終而以此告之奉接遠德

此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耳以懋德也各句俱要切太甲身上請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弃師保非恭也况于屏小非一聰明也故望其固終而以此告之奉接遠德

唐民之咎而無以為天民百神之主矣其可以易而為之矣夫句是咏嘆中寓責難之意方與皆句嗚呼相繼應

德惟節欲致其根雅慎所與而已致仁誠三者皆仁君之德也德則治矣不德則亂已然之治亂不同禍福之所與何如耳與古之治者同其道未有不馴至于與者與古之亂者同其事未有不馴至于其亡者是必終始慎所與永堅其與治之道而痛絕其與亂之事斯惟明而又明之君為能之

甲瑤泉曰此承上言欲及君道之難者惟在慎所與而又欲其有常也德即敬仁誠否德反看治即天親民懷鬼神享亂及此二句泛言其理如此皆古人所已行者以起下意同道同事與亡俱以致仁誠及天民鬼神實二句亦泛言以見所與之當慎也慎所與即與治不與亂之謂重終一過明而又明意要發揮在終如其始上見出若明有未至者則不是以與此也

袁了凡曰敬仁誠各以所主而言合而言之一德而已

先王即此舉先王德德以見其所當與也今古所當與者孰過于先王乎先王惟是勉敬其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今王嗣有配帝之令惟尚監視茲懋敬之德而取法之哉是謂與治同道罔不與王其不為明也

入君固當慎與然與果安在也先王先王既有厥德又惟時懋德日新又新

先王即此舉先王德德以見其所當與也今古所當與者孰過于先王乎先王惟是勉敬其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今王嗣有配帝之令惟尚監視茲懋敬之德而取法之哉是謂與治同道罔不與王其不為明也

期慎而慎矣

是告之其才固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有大過人之數不與與亂同事罔不凶終始慎厥與惟明治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治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罔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與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凶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凶國喪家不道貨色遊暇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凶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先王惟時懋敬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視茲懋敬

先王即此舉先王德德以見其所當與也今古所當與者孰過于先王乎先王惟是勉敬其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今王嗣有配帝之令惟尚監視茲懋敬之德而取法之哉是謂與治同道罔不與王其不為明也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視茲懋敬

先王即此舉先王德德以見其所當與也今古所當與者孰過于先王乎先王惟是勉敬其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今王嗣有配帝之令惟尚監視茲懋敬之德而取法之哉是謂與治同道罔不與王其不為明也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視茲懋敬

先王即此舉先王德德以見其所當與也今古所當與者孰過于先王乎先王惟是勉敬其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今王嗣有配帝之令惟尚監視茲懋敬之德而取法之哉是謂與治同道罔不與王其不為明也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視茲懋敬

而此非道則雖順而去拒凡以矯好誠惡直之偏也

職言之道當忘其言之順違而求其理之當否人君之尊天也人臣何樂拒
云而設為不必然之昏人君未必是也人臣何至聖君而巧為將順之詞
求者推求由獲其所為道所為非道者何在有字來得法必字持得緊

嗚呼此欲太甲矯思為之偏也嗚呼伊尹陳數者視之甚淺而縲之于慮則
有無窮之指弗慮則理何以獲之言之甚易而措之於為則有可底之績不為
則功何以成乎慮之為之一人元本乎至善則萬國以貞而一于守正矣治豈
暖有愧于先王哉

莊允微曰上文尹所陳之理不精思皆虛談也必思之而語中之意得意外
之語必無不浹故曰弗慮胡獲既得之必寔體之而后吾德始完不然雖浹
之心失之故又曰弗為胡成元良中點教仁誠以貞中點親懷享意四德始
于元而终于貞一人元而萬邦貞厥旨遠矣

君罔節此舉君臣道以保治也然君臣之間誠有不吝不各及其道者君無
以便旋之辨言而亂先王之舊政臣無以事權之權利而居成滿之成功如此
則元良正位于上老成退身于下朝無異法柄不二持邦國永信乎其休美矣
天位其無後報哉

汪石臣曰上既勉其思為此戒其思為之過至于作聰明亂舊章也先王舊
政去當率由必不可亂者浚世君相欲效祖宗法度必有一段議論其臣
民致亂之本大率由之豈太甲權常有是八與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成功宜

不宜居况以寵利而居之乎自古寵利居成功以至君臣俱失禍猶危
邦且邦家之美哉此伊尹所以去就之義也君若君道則不憚不忘臣若
臣道則不憚不逼故邦國永信其休美君臣似不宜平

在者節叙尹陳戒之由天難謀五節泛論德之不可不一因勅太甲一德任
官至末摠敘太甲資臣民之善以成一德之功一德乃一篇綱領
伊尹節此史臣叙伊尹訓一德之始事也太甲允德之後伊尹既還所拜之政
于其君將告老而歸私邑猶恐太甲德不純一乃敷陳作書以戒于太甲之
德欲其終始有常以法先王之一德耳堯舜其君之志不忘于退休如此
洵政厥辟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也陳戒于德謂以德而進戒于五也

雅謀節此言天命係于君德也曰嗚呼天難謀信其命于人君者不常視其德
何如耳能有常其德天必眷之而保其位矣君其德不常天必奪之而九有以
亡矣人君可恃無常之命而有常之德哉

申瑤泉曰天難謀句泛說命靡常正申雅謀意常德須自不雜說到不息上
去對厥德靡常有保位是得天民心端在其中對九有以亡看此泛言有德
則興無德則亡而下節則引夏商之事以證之

夏王節此証以夏商之興亡也夏商之事可見矣夏王不能用德慢神虐民是
以皇天不保監視于萬方中開導其有天命者而眷求於一德之人使之代夏
而為神主惟尹躬登湯共有純一之德克享當天心乃受天貺然明白之命
以有九有之衆我商之得天命如此于是革夏正朔而有天下矣嗣王可不勉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遠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
非道不可遠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
告太甲矯乎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
情之偏也

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
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
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
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

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
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
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
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威有一德
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
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愆于阿衡
必言其有與伊尹皆謹者辨言亂政或太甲
所失在此固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

已素定矣下語詭非泛論
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威有一德 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
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威有
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
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
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謀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
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
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
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而新德以新命式

陸實府曰庸常也弗庸即慢虐廢故迪便是春求慶尹躬暨湯以湯為主而已及之自慶遭逢之辭曰成有者德至于一不容有異致克享若天道純一不已尹湯德與天合故仰當無歉也九有二句正是受天命履一德足以主九有而章其也九有是未嘗以前事後來獲之類是也

非天即此言惟一德可以濟天濟民也蓋天私我有商而由之明命式惟天佑于一德耳非佑商也豈商求于下民而後以有九有式惟天歸于一德耳非燁商也

此承上文而承明一德之微上下耳天命則人場在內故以天氏其言不可以九有之師一句為人歸之一德蓋君臣在內

德惟即此言天惟以德而吉凶乎人也由此觀之德惟一而兩乎天理則動而寢明寢昌必無不吉德二三而雜乎人欲則動而寢危寢滅一無不凶惟吉凶之不借者其應在人如此豈以惟天降災祥在一德有德則吉無德則凶天何心哉人自取之耳

中庸曰內與外一變與悞一常與變一這便是吉源凡言所動純粹一毫瑕不得乘何吉如之凶去指德二三說若著感則粗矣吉凶生乎動一若德之機也不借者一念純即吉純之一念少不從則吉聲轉為凶在人二字極重惟天句即在天安祥以決在人吉凶之不借也要看存存在守

今嗣節此示嗣王以新德而新命也今嗣王臨政之始新服行其君天下之命惟當新于其德煥然有光明之象其可以一新而遂已哉必徹終始始惟此一而不雜是乃所以日新而亦不明不昧之德矣

表了凡曰德謂之新則必舊習日往本體日堂有進而不已者然非有所增蓋于其初也惟終如其始而無微毫遠越焉是乃所以為日新矣蓋虛靈之體無加損其日往而日登者習染祛而本真現也

任官節此欲王謹于用人以求一德之輔也然所以為一德之助者不能無藉於臣也任官官將惟賢有德才有能者而後授之以官左右輔弼惟其人之能是取若而後置之左右蓋臣無大小非修身而已也為上則為君德致君而為下則為民生澤民所係之重如此故任人者其在難于准用其在慎于詢察至于任之則又必惟和而可相濟惟一而形迹忘忘本乎難而期乎一其庶几于君臣一德之地乎

上告以新德之功此節是用人以為新德之助賢才是有德有才可為庶官者其人是才全德備可為大臣者二惟字重看見得非賢才非其人則必不任也此言用人之當謹臣為上二句是推言所以當謹之故末二句是示以

任官節此

德三卷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宰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故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反復言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

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

災祥在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德故也

一時乃日新

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

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

也不曰君而曰德者舉君道而言也出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

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

德無常師至善為師

一德三卷

致謹之道也。臣字蓋庶官左右言為德為民見臣既所係之重不可不用

德無節此推言取人為善之道也。至于取人以此成其德之一豈無其要

一人之德何常師凡師人不如師善。主于其善者而師之焉。善非一定

何常主我。主善不如主一。協于克一而後已焉。至克一而德始為一德矣。

重思曰。曰此節。上二節而括言之。蓋新德任人。意皆在上。二句是資取諸人者。下二句是反求諸己者。語意歸重。克一。上作文對而不對。統佳善字。此一字。精主字。按協字。活曰。主者善為我客也。協則萬不同而為一大同矣。一在心上。看取善端。一在括此節。義一本萬殊。勿帶此取善之要。與終始惟

一是一會事。非待任用。得入之後。後下此工夫也。故以克一結之。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曰。大哉王言乎。包涵天下而無外也。又曰。言而知其心曰。一哉王心中。渾淪至正而無私也。德之本于

心。而徵於民。如此。將見克綏先王之祿。而富有四海之基。自是其安享之。永底於民之生。而皇厚萬方之福澤。世世其克定之常厥。德保厥位。豈外是哉。

洪南池曰。俾字大有力。大哉王言。要根心。一求謂包涵。天下之理。而為徑為訓也。一哉王心。要因言而知王心。謂渾淪會聚善之極。而至精至粹也。此二句是一德之感。應克綏句。承受天命。克綏者。九服之貢賦。可以安享于

不惟也。永底句。承以有九句。承底者。生民之樂利。可以永保于無虞也。此二句是一德之效驗。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政。長去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有德之祖。故必祖德之盛。則百世不泯。不泯。則親承而桃矣。是七世之廟。不可

現德之盛。否乎。天子為萬夫之長。不能松民心之。故必善政服人。則萬民悅服。不然。則黎民咸戴。其累萬夫之長。不可以現政之脩否乎。今王在後世。固在

廟之中。王在今日。固位萬夫之上。可不一其德以善其政乎。

克綏者。德使使之也。終當配合祖廟。則七世之廟。不可以現德乎。設使一德未及。外祖即倏然。不桃。久屬配享之羞。永底者。德政以底之也。斯長為萬

民之主。萬夫之長。不可以現政乎。設使一德未足。為頌即依。其戴之屬。長人之恥。可見一德難持。直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慍。直合萬心。而德始完。則信不容不協。于克一矣。

后非節。此示以新德之全功也。况君非民。則無與為使。若不親于民也。民非君。則無與為事。民不待不依于君也。君民相須。如此。每自廣大其德。而有決人之心。謂忽一民。遺一善。為身妨也。匹夫匹婦。不得自來其忠誠于上。則為民之主者。名之以成一德之功矣。可不戒哉。

德多常師。若取善于臣。而不取善于民。是又有常矣。吾謂不但君使臣。后非民。固使是后之。有資于民也。不但臣事君。民非后。固事是民也。有裨于君也。無自廣以狹人之至。匹夫匹婦。所知似狹。然離而听之。則應合而听之。則聖

善無常。王協于克。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

不至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

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較過者。歟。張氏曰。虞

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於民之生。若

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

先王所守之天祿也。承眾也。天祿安民。且厚

一德之效驗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政。夫

可以觀政。長去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有德之祖。故必祖德之盛。則百世不泯。不泯。則親承而桃矣。是七世之廟。不可

現德之盛。否乎。天子為萬夫之長。不能松民心之。故必善政服人。則萬民悅服。不然。則黎民咸戴。其累萬夫之長。不可以現政之脩否乎。今王在後世。固在

廟之中。王在今日。固位萬夫之上。可不一其德以善其政乎。

克綏者。德使使之也。終當配合祖廟。則七世之廟。不可以現德乎。設使一德未及。外祖即倏然。不桃。久屬配享之羞。永底者。德政以底之也。斯長為萬

民之主。萬夫之長。不可以現政乎。設使一德未足。為頌即依。其戴之屬。長人之恥。可見一德難持。直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慍。直合萬心。而德始完。則信不容不協。于克一矣。

后非節。此示以新德之全功也。况君非民。則無與為使。若不親于民也。民非君。則無與為事。民不待不依于君也。君民相須。如此。每自廣大其德。而有決人之心。謂忽一民。遺一善。為身妨也。匹夫匹婦。不得自來其忠誠于上。則為民之主者。名之以成一德之功矣。可不戒哉。

德多常師。若取善于臣。而不取善于民。是又有常矣。吾謂不但君使臣。后非民。固使是后之。有資于民也。不但臣事君。民非后。固事是民也。有裨于君也。無自廣以狹人之至。匹夫匹婦。所知似狹。然離而听之。則應合而听之。則聖

若使不獲自不其底裡畢竟一德之分量尚有虧欠雖是為民主而不取得
民善即平日為民兩事與使乎民者皆以勢相臨而不以德相取終固與成
一德之功矣所以當無自廣以狹人也
按篇中凡言一者九要之心無夾雜自無間斷純粹之一即有常之一所謂恒
去不已是也運行不息則無物不貫有常之一即并包之一所謂一以貫之
是也若謂有純粹之一又有無間之一又有并包之一既已一矣庸有二三
乎

總言遷于殷四節截以遷責已明遷與不遷之利害發于民至末又截以遷
責已明遷與不遷之利害上所謂論利害在命之斯下所謂論利害在居之任
罰按上中二篇作于未遷之前詞懇而疲至下篇作于已遷之後詞婉而剛
中間有法度以整齊之有罰厥躬則外威以警懼之蓋商道先罰後賞之遺
也然世委曲開譬務達民情而折大家世族之心事定以後相勞相恤情意
誦如若盤庚者必可為善用民矣

此篇之史與前事之始也昔自祖乙都耿地河水盤庚欲遷于殷民咸利
不肖往遷有居然傷折離居民之為憂甚矣盤庚乃呼眾誓之入出誓言
曰諭之示以當遷之利不遷之害使其審利害之宜而知所遷也
曰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改造但民未肯信有其居耳有居則離居言居
不止言宅凡畋田服官長子孫享壽考出入孝弟皆曰安居而有故云有居
畏威者小民感于利害在取既憂傷折去歌又憂遷不能從中斷決盤庚
深願而出矢言以示決也矢辭不曰不遷不再轉前誓一定必慮意失言與
前誓為類與浮言逸言為互

我王既其言曰我先王祖乙之來既與爾民愛居于此爾其心重視我民不欲
其不制之如今日也及今河水為患不能相救以全其生事執之危至此以下
稽之曰此地其如我何即天意以策民生則當遷也必矣
此正矢言以叙其當遷也三節俱以天字立說首言先王來居之意而以事
勢泰之卜兆以決其當遷重我民無不列六字一氣下勿請事有意料而不
及者非輕民而貽之以後患也不能胥匡二句非謂勿分天命人事而胥不
能胥匡以生者救死不暇何以相救危之甚也天意欲遷于卜可見休天為
民即所以成先德也我王來三句叙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今日
在已遷殷之意不能胥匡以生是人事固當遷而稽之于卜是天命又必當
遷也歸重在上天命所以與人事也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
犬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
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誓
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
如此益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
言之以為純粹無雜者一也後始無間者一
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若通古今達上下萬
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
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或有一德
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
後乎文武周公
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祖甲之弟自祖乙都耿
地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
大家世族安上重遷香動浮言小民
唯蕩析離居亦感於利害不適有居
盤庚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
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

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
百官庶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寔告羣
也三篇今古文皆有
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羣眾感出矢言
羣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從羣呼矢誓也
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
庚率呼眾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
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
前唯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曰我王來既爰
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曰其如台 盡于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
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
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
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于卜亦曰此

此正節此言天命不可違也。蓋觀之先王也。昔先王如成湯。仲丁。河。夏。甲。祖。乙。不說遷。雖惟此是。此理夫命之故。先王尤不敢常安。不常其邑。而有遷都之樂。遷都者。蓋相居而居。故于今五。遷。殷。邦。矣。夫先王。用。如。此。今。故。也。河。水。則。命。凡。不。信。矣。卜。云。當。遷。則。先。王。以。其。可。也。吾。若。不。承。先。王。禮。天。命。而。不。遷。則。天。之。所。命。我。命。者。且。不。可。知。况。曰。其。能。繼。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夫。不。遷。天。命。而。則。有。其。事。如。此。我。今。日。安。得。不。承。天。命。以。遷。哉。

此述故事而言。遷卜不遷之害。以見天命之不可違也。有服二句。沈說其字以遷都承說。字就心上說。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作一句看。此蓋以先王之用卜者言之。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今不承于古言卜。曰當遷而不遷。是不能如先王之得。謹夫命也。斷命謂國家之命。神而謂大禁。先王者。追遠之意。也。侯就遷都上說。至于五邦。五字與。字相應。已。又。遷。也。五。遷。休。休。傳。作。已。前。說。濟。祖。已。遷。那。是。若。以。監。真。遷。經。五。邦。之。一。竟。與。今。不。承。于。古。文。勢。不。似。

顛木節。此亦以。遷之利也。首。道。天。命。而。遷。豈。錄。其。利。哉。豈。敢。比。河。水。則。命。凡。絕。先。禁。凡。豎。四。方。之。民。不。安。矣。誠。能。承。天。命。自。取。天。命。是。轉。危。為。安。豈。敢。已。作。之。未。而。渡。有。萌。孽。之。生。一。然。其。理。何。如。自。今。遷。殷。天。於。實。卜。之。中。將。眷。顧。不。已。承。我。國。家。之。命。于。此。故。神。手。以。繼。先。王。之。大。業。使。從。承。不。墜。而。致。安。四。方。之。民。皆。在。於。安。焉。出。繫。之。中。是。定。遷。之。利。如。此。我。所。以。必。承。天。命。以。遷。也。

此即物理而言。遷卜以遷之利以見天命之當遷也。自耿。遷。殷。頃。說。天。命。意。天。其。三。句。正。由。藥。之。意。也。其。字。直。貫。至。四。方。紹。渡。二。句。正。天。之。永。命。也。蓋。取。把。河。水。臨。子。凶。德。而。莫。之。救。國。命。將。絕。先。禁。凡。豎。四。方。之。民。不。安。矣。今。自。耿。遷。殷。去。凶。即。言。則。天。其。眷。顧。不。已。承。我。國。家。之。命。于。殷。于。以。紹。渡。大。業。而。安。天。下。之。民。也。紹。渡。底。後。傳。下。開。底。後。四。方。自。耿。遷。殷。只。耿。就。水。患。耳。如。何。便。致。安。四。方。之。民。向。京。師。四。方。之。本。京。師。安。則。四。方。安。矣。非。謂。四。方。皆。有。水。患。而。全。免。之。也。

小民中有。小民。此。史。臣。述。監。庚。之。意。也。蓋。庚。以。民。不。遷。由。臣。之。在。位。者。為。之。倡。故。其。教。于。小。民。由。乃。在。位。而。以。所。嘗。聞。于。先。王。之。舊。事。整。齊。取。臣。之。法。度。且。今。之。曰。小。民。中。有。患。于。利。害。而。以。當。之。言。義。秩。若。爾。臣。無。或。敢。于。排。擊。阻。難。之。使。伏。而。不。得。達。于。是。命。且。民。之。衆。迷。至。于。庭。而。告。之。以。道。之。利。不。遷。之。害。也。上。盤。庚。既。出。矢。言。以。喻。民。之。當。王。矣。然。民。之。可。以。不。遷。者。皆。由。于。臣。其。惑。于。利。害。而。不。肯。遷。者。由。于。臣。之。胥。動。浮。言。其。明。于。利。害。而。不。能。遷。者。由。于。臣。之。排。擊。阻。難。故。民。必。由。在。位。始。焉。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君。令。臣。涉。朝。廷。之。法。度。也。先。王。遷。都。舊。法。無。不。遵。法。度。者。故。盤。庚。故。臣。惟。奉。先。王。舊。法。遷。都。之。事。以。正。法。度。者。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箴。是。違。微。詞。也。傳。故。事。則。人。情。不。敢。達。微。詞。則。人。情。不。墮。二。意。事。說。衆。字。雖。蓋。且。民。其。實。對。民。而。告。臣。也。君。令。臣。共。乃。朝。廷。之。法。度。今。盤。庚。議。遂。諸。臣。若。能。如。祖。父。之。遺。勳。則。必。善。善。以。圖。任。若。

地無若我何言。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

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烈。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大事。仲丁河。夏。甲。居。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居。毫。仲。丁。遷。豈。河。夏。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致。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若。顛。木。之。有。由。藥。夫。其。示。我。命。于。茲。新。邑。紹。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于。

葛反又魚列反。顛也。由古文作豎木生。條也。顛木。警。由。藥。警。股。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承。我。國。家。之。命。于。殷。以。繼。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敬。

教反。教。教。服。事。舊。規。也。耿。地。瀉。齒。墊。監。而。有。天。饒。之。利。故。小。民。苦。于。蕩。折。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于。小。民。而。利。于。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于。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法。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

至伏小人之傲則必用罪以伐先豈能終所其傲此謂以常舊服正法

度正法度不止使箴下文皆法度語現下而提舊人可見
子告節此正告之詞也盤庚命衆曰來汝臣民之衆我其告汝以訓言凡汝

之而不肯遷者以為有兩樣私心一則有傲心而慢君上之命一則有惰
心而徇目前之安汝當謀去汝之私心念萬單之分而不放以傲上首久遠之
計而不敢以苟安可也汝傲上而遷康爾其知所遷事矣
上非君心下非民心故云乃心先言歡默以言克與恭必謀默而後能默無
傲逆無徒成之正教以黜象傲毋來傲一害于家一害于國俱為萬世兒
人傲安可有傲字似為遷康病根因故故遷康但已註定且無註無傲遷康
若論遷意宜作一成一勉說遷康病根惟喜康共有在朕乃是臨危遷康方為
即安下文應指言利害正安危之故見遷康之別

古我節此接舊臣之逆先王若為的也古我先王遇有遷都之政以舊人通達
固體洞悉民情惟爾爾任而與之共政先王以爾遷之意作為文告以布天下
則為之奉承於內不敢隱匿先王為民圖安之指意故王用大教之言所計
而委任禮貌之不棄為之宣化於外凡遷都之利害皆以明示乎民無有變句
義理之過言以惑衆所故民用大變之趨事急務而遷徙開闢之不避舊人
不負先王如此今汝諸臣是我是舊人願乃在內則伏小人之傲箴在外則不
和言言于百姓說多言九起信竹民者幸皆陰謀膚淺之說不是正大深遠
之謀我不曉汝所以紛爭拾獲者果何謂也是汝有愧竹此王之舊人矣其特

使民至矣而予不致此

此正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共政寬說播告是遷都之號令此句冠下四
句不虛原指者比小人之傲箴皆以上告其君使君欲遷之指涉以宣洩而
未嘗排擊阻難也固有這言者凡迂都之利害皆以明示乎民使民一定之
見無所疑慮而未嘗胥動浮言也至欲者諫行言听之意至變者趨事急務
之意此是先王能用舊臣而舊臣不負其所用要點不傲上遷康意出今汝
語三句反上指伏傲箴則隱顯指矣不和言言則有逸言矣陰險是陰險
皆上之心而非正六之謀膚淺則皆徇目前之安而無長遠之慮皆傲上
靡之私心所為也如此則何以使民之至矣而致予之不致此蓋以古之舊
人之能然者而責今之舊人之不然也

非子節此責民而可以自責也先王有政舊人則從今我欲遷爾臣則訟豈我
輕易徙還自棄荒此恤民之德我惟汝舍我我為民圖遷之德不惕畏于我
人而敢信為逸言如此早視汝舍德不惕之情明若現火誰能欺之但我之批
子為謀姑息太過以成汝逸言之失耳

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今我有作汝臣則訟豈我輕易徙徙勞民動衆自荒廢
此君德也非也勞民于一時而圖安于萬世正子德也惟汝不宣布我德意
而徂于遷康不畏懼我威命而敢于傲上此所以康共之志不信于斯民而
震動之迄有疑于荒德焉耳汝豈以情深而予不察故敢于欺我耶不知予
視汝傲上之康之情明白洞達如現火然此誰是汝之過去是我思以膠義

卷之三

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
民患鴻齒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
汝毋得過絕而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成
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子告汝訓汝默乃心無傲

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
獸默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
同無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肖
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默之私心也此
雖盤庚對象之詞實為羣臣
而發以教民猶在彼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

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條不匿厥指王用
不飲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厚弗知乃所訟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
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應匿其指言故王用
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故汝民
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傲箴在外則
不和言言于百姓說多言九起信竹民者
皆陰險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以紛爭拾獲也
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人也蓋凡遷都者皆世臣舊家
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言可見 非子自荒茲
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批
謀作乃逸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
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現火
我亦批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
無傲之戒勤于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

卷之三

二十

愛死厥威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予既知非矣汝可不省乎
若網即此申傲上送康之戒也然在我國拙於謀在汝六當知所戒君若且之
網君令臣共則網紀秩然有敘譬如網之在綱如網一舉衆目自不有條而不
紊送之義如此爾可傲上為執逆者勞之致送徒維云勞苦而乃家自為之
永建譬如農家服勞田畝而用力於稼穡到秋却有收成之利送送之利如此
不可送康為我

厚且不背送之者不過任一己之私不知事君大義故以義責之而戒其傲
二貪一時之安不知終身利故以利勸之而戒其送康重正意在字有力
即厲字之意服田無工夫工夫在力穡字要得申成意
汝克勤此申汝勤乃心之戒也夫傲上送康汝私心也為民畜安此其德也
汝宜能無去汝之私心惟為民趨利避害而以寔德施之使民永遠乃家至于
汝婚如之家倫友之家皆得以永建而常安焉於此乃敢大言曰在祖父既
為民畜遷而有德於前在後又為民共送而有德於後是吾家世有積德非民
難以此揚之於衆之言極大而非常非誇君爾臣何憚而不為耶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不置前此喻送康之害以申戒之也夫取地河水遠送受害甚可畏也汝不置
大害于遠送而憚勞不送則無永建乃家之利如惰農惟欲自安不致力為勞
若不事田畝及其終也無有黍稷之可望矣送康之害如此汝臣可不加所戒
乎

此承上若農二句來而申送康之害遠借民送指婚友情農二句一意言不
能服田力穡也罔有黍稷則無有秋之望矣送康之害如此而可不戒乎

不和節此喻傲上之害也申成之也汝恬陰膚而不和若言于百姓則惟汝
井自生毒害乃為敗禍奸宄之事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倡其惡于民豈知誤
民送以自誤乃自奉其心之惘惘汝悔身何及哉汝惟係民以畏已而不知上
之可畏故至此相時小倫之民猶有審明利害與相顧念于歲規之言而功我
必廷者其言一殊則有汝之送口以排道之况我制乃短長之命生殺自由汝
何不以威言告朕而且相與桎梏之以浮誕不根之言恐俱于衆听沉溺于衆
心其勢赫怒若火之燎蕪于原野不可嚮還其猶可得而撲滅之則惟爾來臣
不和言言自作不安積非我有厥刑之咎也傲上害民如此

傲上之害以刑戮言何及哉上詳言汝浮言而自取刑戮在汝惟悔下推言
汝浮言而被我刑戮非我有過禍敗二句即帶上句說先惡句申不和句乃
承句中生毒三句其聲向帶上句是叫起制命意弗告朕而動浮言謂內不
違箴言外不和言言也恐犯意常民既恐禍不廷則必得罪于君以是恐臨
之也若火二句正喻送口可畏之勢撲滅正喻制命意末二句深示以無

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汝克勤乃心施實德
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爾
之世家大族遺言以害遷者欲以苛悅小民
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
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如僚友乎勞而有
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
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
大族而言申詭汝獻勤乃心之戒
乃不畏
戎毒于遠邇爾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刑有黍稷
害于遠邇而憚勞不遷如息
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
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
害
汝不和言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汝克勤乃心照上曰克者發其決也通即重此句難乃心便是施寔德若心
私而托公以市悅小民則為賄寔禍可知言民而及婚友者動其親昵之情
也曰寔德則與起信陰膚異矣先王時爾祖父率民以送今汝又率民以送
是世有德及人也故曰積德照前爾任舊人意以勤乃欲勸之正上節
戒傲送事之偏着處勿泥傳分為三段申此

遷任節此引言以見舊人之當任也我之所以反表告諸乎尔臣者亦自有夫
遷入之當任耳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非求新惟新蓋以舊人者諸累朝之
與故則因是而遷唐祖父之勤名則與望故求而任之耳豈用罷者比哉
舊人明習故典使使朝政時年可與共有道之長板蕩可與挽艱危之運故
人惟求舊若罷非求舊惟新機施之用人則不可不念前臣而不致輕罰前
前臣而不敢輕賞正是求舊成遷在今去取有似求新而謀遷如昔任人
必無棄舊

古我節此言當罪之不肯正所以任舊人意也古我則去及汝祖父無事則
同其途有事則同其勤汝祖父有功如此今汝為功臣子孫若能而遷我豈敢
動用非罰汝乎非惟罰之不為我國家世選汝祖父之功及我亦不敢掩
汝汝祖父之善茲我大享祀于先王之時汝祖父亦以功臣其選與身之斯時
也凡作標作矣以寓勸懲者皆簡在先王與汝祖父之心若汝為子孫者不替
舊服而喜遷我豈敢動用非德加汝乎我特當罰皆不敢肯如此亦舊人可
不休我之意也

此節選勤說而遷都在內與前國任舊人及不臣厥指周有違言相離蓋
尔祖父有功于國家則尔乃功臣之子孫休戚相關所當敬念必復上芝康
可謂而罰之耳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動字循云動轉之意世選二句
爾尔字俱指祖父而言若但指晉及選勤說故字二句正見得世選而不虛
爾善哉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之心苟徒做上芝康而非世有積德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德
字作息字者是罰固不敢妄及賞亦不敢自專國家國任舊人意蓋如此汝
為舊臣者可不休我之意而率祖攸行我蓋言此以感動之也
予告節此示以必遷之意也遷者之舉君臣勤者可為難矣予告汝以報難之
事若射之有志而必不察已此予之所以告汝耳汝于老成人言當遷者無以
為迂濶而侮之于尔有幼言當遷者無以為稱小而弱之尔當不為一時之計
而各長適于其所居務勉出乃力為民之倡以听予一人作遷徙之猷則于
之皆汝者不負矣

此節是以必遷之意重戒勉之首二句一予下雅字作活字者指其大後動
大與言不必以臣民傲入請予以難事告汝志已決矣較引射以明之告
若古而所以告者志也欲與臣共圖其難也博多一然字便資而層轉指勿
泥無悔二句我之正所謂無伏小人之彼歲各長三句勉之各長于厥居是
意中事下三句乃所以謀長也勉出乃力有工夫不但自力且有倡率民遷
意若出敵陣出力所作敵者听其告汝于雅若射有志之猷也
無有節此中言當罰以功戒之也且尔知賞罰之典又甚嚴乎凡汝羣臣無有
違近親疎之別不遷迂而用罪者則伐其死而不赦遷迂而用德者則彰其善
而不蔽所以然者蓋以邦之善免于水患者非自善也惟汝眾用德之故所以
必彰厥善若邦之不善惟其凡爾者非自不善也惟此一人失罰其所當罰致

有言人惟求舊非求舊惟新

任如林反
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
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
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
人于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
人為老人又何必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爾老成人之有

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選須緝反與去聲○
爾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
掩蔽也善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
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爾爾勞不
爾善哉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爾祖亦以功而

此所以必伐殷也

無有遠遜即以賞罰決之重罰上規下勸可見遠遜俱指在內為遠在
外為遠一切行法不問遠近也其重乎先故以先言用罪者先則非動用
非罰用德者動非動用非德承上文來與德以阻迂倡迂言迂都號令
如此下二句只是上意邦不賦由使爾能復拙謀作乃不可得至
凡爾節此承上文功戒意也凡汝厚臣之氣其以我言轉相告我自今日始
至于后日迂徒之時各恭敬汝所幹之職事無或怠忽整齊汝所守之位
而無或遠越檢制汝所出之言語使合于法度而無或放肆如是則用德而邦
以威而彰善之典行否則罰及汝身不可悔爾當知所勸戒也

以承上言其知所以戒也故告其相戒備之意當時所皆惟進在王庭
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使之轉相告戒各恭王句即敬告之事恭尔事是不
做上齊乃位是不遠康度乃口是不為浮言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
則用罪伐厥死其可悔乎罰及二字要着今之明罰而言而未加故就就
一及于身悔何及哉

篇意分四段首節本盤庚告民之由古戒前居八節示以古今之利害以惟其
迂失于政四節俱以神明之責罰以導其迂今于台汝不易則提承中而意
以果其迂

作惟節此史臣叙事之始詞也盤庚自取作起惟汝河而南以民迂故小民或
于利言沈有弟半于上者盤庚不以法驅之而以詒曉之大告戒而用懲罰之

誠心遂令其臣民有象一切咸造勿棄慢于王庭以听告也盤庚乃登進其民
而面告之焉

作者將迂未迂之謂汝河者蓋都在河之北也以此者提地之謂弗率未必人
入梗命但問為浮言所惑不免懷疑而未信其上如下文尔忱不属是也話
字異史書法所謂以口舌代鉄鉞是誣告正是話用重者以誠感忱也皆而
戒其誣諱一申下班次先臣後民於進厥民者非進民于臣前也猶俗云向
前云耳下文皆面告之詞

明聽二節此示以古君民一體之情也其誣告之詞曰尔民當精白一心以听
我言無或輕忽以荒失我之所命此我之懇告汝者然其行而不廢可也○
嗚呼古我先王如成湯仲丁河曹中祖乙之為君遇有天時之災罔不惟民之
憂故然為民以備迂也故當時之民亦皆保合君心同致憂勤相與為迂
之舉率能避害就利舍危從安雖有天時水旱之災鮮不以人力之迂勝之也

天時勝則君民之憂亦什矣此皆君民相與之勢也
不云若曰若承上篇也然于君謂之言受于民謂之命曰明听者指听受言
聽之也曰無荒失指奉行言成之也○承民保后寬說而迂都在內下總說
利用迂夫民承君者也反言后承民后保民者也反言民保后見上一體
彼此同心下文不泛厥志即是承民惟民之承其志也天時包水患言詳
于天時並承君民而存感德較重固是人力足以勝之並有和氣回天意
既降則此中上文言已圖迂意也昔我殷邦河水為患天降大害先王不敢安

盤庚中三卷

盤庚中三卷

親疎凡伐厥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

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
所當罰也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
齊齊汝位扶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汝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誥告
爾眾其有家咸造勿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賢民
賢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
辭殷在河南故汝河誕大言誠也咸造
必至此勿棄戒其毋得棄慢也北史氏之言
盤庚曰民之弗率不以改令齊之而以話言

曉之盤庚曰則聽朕言無荒失我命
之仁也

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督將以
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通為外
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
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
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保民之憂降大虐先
憂也保后督慈民亦憂其憂也

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

謂比毘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
其所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
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謂

盤庚中三卷

盤庚中三卷

居其所以具作而遷徙者。只為人情莫不欲安。但視乎民有利則用之。以迂而己。此先王之志。我之所聞者。亦民何不思我。迂都之舉。乃聞之于先王。而非創之于今日。若蓋我所以敬承汝民命。而使汝以迂都者。惟喜與汝遠避河水之患。以共享安居之樂耳。是我今日為民之心。即先王視民利用迂之心。豈謂汝民有罪。比附于迂徙之罰。以加汝哉。汝民之當休我之心矣。

不惟正是感虞疾痛在身。不能安也。視民利者。計萬世永利。論人心公利。汝身不念對保。後說民被浮言。所感不啻自家心。秉付量一番。試將我與先王之迂。比較思念。當有得其故者。不曰共康。而曰康共者。君無私安。以民為安。今之圖安與民共之者。以迂罰汝。則我先自罰矣。比迂也。斯民原賸。海迂非真罰。但近罰耳。

子若節此中。上迂都之意也。蓋趨利就安之心。人皆有之。而其悍迂者。特為浮言所惑耳。非其初志也。今子之招呼。懷來于茲。新邑者。亦惟以汝民剪耕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擇樂土而居之。以大遷汝之初志耳。

此示已迂都之意。實以從民志為民高安君之意也。為已而安。安民之志也。若懷就話言。上見應承。俾看不從。取志。隨其趨利避害之志。應康共。今子節此言。不從。迂之害也。今我將試用。以汝迂。而安定其邦。因汝保。後得感可也。乃不憂我心之所愁。固乃皆大。不宣布汝心。而敢念以汝之。誠用感動我一人。爾非特重貽我之困。之惟自窮自苦而已。何以明之。譬若舟。汝若迂。然不能濟。必與敗其舟。載今尔送上迂都之忱。不與我相。則上無

以濟于。湯。相以及沉溺。而後已。為迂則安。如彼不迂。則困苦如此。尔不其或稽察。但自為念。怒何以解。于病苦乎。

計迂已久。成迂在今。試迂安。定是上惟民之承尔。乃不愛我心。而困云。有保。保后多矣。因謂萬姓。動移深。係君念也。凡尔今日言。便言不便。若都虛而不寔。試反汝心之誠。則利有寔利害有寔。害要看。忱動。屬二句。惟浮。他不寔。乍寔。後所以被在。阻。絕。極。感。若一出。於誠。則能動。天子。必為感。通。意。念。必自相。當。今汝既不以誠。動。上在感。於利害。而不欲迂者。固自苦。而與。載。開。有。明。于。利害。思。以。誠。通。者。又。問。斷。不。覺。將。并。此。明。於。利害。之。入。相。晉。而。况。矣。不。誠。者。固。沉。誠。不。覺。者。上。沉。故。曰。晉。沉。末。二。句。痛。其。不。稽。正。欲。其。稽。利害。之。寔。也。易。疲。之。云。不。可。救。藥。

汝不節此承上文而言。不迂之害也。汝民不為長遠之謀。以思此不迂自苦之。實是汝安其危。利其寔。夫以要自功。其憂何如。敢雖有今日之利。然終陷沉溺。而無有後日。是更斷廢汝命。汝何有生理于天。汝不可不知。求免于要乎。

愛爾而憐。是勸憂也。豈人情哉。不謀長而思其災。故耳。所謂大未及。然自謂之安也。若謀長則知。汝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汝有何生理于天。乎。利者。民所欲。安者。民所懷。然所欲有甚于此者。生命也。故以何生理。命。命。大。利。害。大。安。危。動。之。今子節此。勉。其。迂。之。誠。也。故。今。我。命。汝。以。至。一。之。見。而。決。意。迂。無。起。疑。畏。之。誠。惡。以。自。貽。其。敗。恐。有。浮。言。之。人。浮。以。偏。倚。尔。之。心。而。迂。曲。尔。之。心。使。尔。身

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不從厥志何也。藉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舍危而就安。民心同也。殷亳之遷。管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厥邦其所大欲者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寔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棄舟汝弗濟其厥載爾忱不屬惟晉以沈不其或稽自怒其

此時壬辰乘平聲。五鳩反。上文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朕心之所困。乃皆不宜。布腹心。厥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七。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寔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圖。或稽察焉。是雖怨疾。汝不謀長。以思乃災。忿怒何損于困苦乎。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爾後汝何生在上為長父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爾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爾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下文言。今予命汝遷。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遷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

今予命汝

今予命汝

邪僻而心迴阻有眩于利害而不詳有由者此吾所以命汝一也

項水心曰今于命汝以下三節緊相承詳遷都之意以感動之一字是遷

之要訣一若一若也一則清二三則穢矣真即真厥載之與曰自若非

人敢之也外導以傾邪而內誘以紆曲皆浮言之善感人處一則身心有主

而浮言無自入矣倚乃心遷乃心者重心上

子遷都此反疾言已惟民之承也于之意果何為哉則惟以汝不遷則命必辭

而而以遷都之舉迫情命于天使之克而致生予豈肯汝以威我用奉養汝

衆而已

王光遠曰遷讓乃命與汝何生在上相應高者生全之謂下二句皆上一句

言已欲如此非以成之實以生之也德是今于命汝之意

予念節此申言奉養汝衆意也予蓋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民以遷則爾皆皆

先王之遺民也予大能進爾而命之者用懷念爾爾雖居而然爾不念

我古后而遷之乎

為民國安君上之分使其前無功上豈容不念其屢推先人若不遷以心知

先王而欲民之如其祖父也此節不但應上古后先民蓋上起下高后祖父

失于節此言若不當遷則洋罪於湯也若朕祀河水而不遷是我夫其河常而

之故而不于不可居之朕我高后在天之靈必降大罪于我曰汝為民之主何

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遷乃心遷雲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

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遷汝之心使汝邪僻

而無中正予遷讓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

之見也

畜汝衆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

以奉養你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王不克

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

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

羞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謀于高

巨不至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曷次也

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

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爾虐我民蓋人

君不能為民圖汝萬民乃不生豈予一人

安是亦虐之也

獸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功

孫有比故有懿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至反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

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

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朕

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于汝曰汝何不

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

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整乃死

戕慈良反斷都管反既勞乃

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其

言乃祖父與先后協心而不民事我不如之正以起斷棄不救意曰畜民見

不遷乎

耳我先后必不宥爾而爾亦不能自免也我先后之可畏又如此爾民其可

不勝存匡以生矣而亦不思所以安之是失政而父於此也我高后蓋嘗降

我凶德而允殖兆民者寧不以虐民而罪我哉我高后之可畏如此我而

以不敢不為民圖也虐民非必苛政也但坐視沉溺是虐之而已

汝萬民乃不生之計進我一人謀同心以遷是汝民有罪如此我先王

必大降與汝罪疾曰汝民以易使為義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事以遷乎故

汝有不遷之失德我先后自上其罰汝此汝自作之孽悔何道以自免耶是

民不遷君而遷之難免先王之責罰矣

此言民不遷則得罪於先后所以責民也生是有方字朕祀河水民不

聊生能遷則去沉溺而就安廉其生厚矣故曰生乃不生即不謀長以

乃安也予一人之心即惟喜康其之心不謀同心即不寧乃心爾愧不爾也

二句一連說善德與上穢惡意同言民不能與君同遷是傲上違康之德

耳我先后必不宥爾而爾亦不能自免也我先后之可畏又如此爾民其可

不遷乎

先后即此言民不遷君之禍也不特先后而已也古我先后既勞爾祖不父與

之協心同遷則汝皆作我所畜養之民當體我念爾先人之心可也汝有成寧

則在汝心而大自功愛我先王綏安汝祖汝父將欲不罪罰汝祖汝父乃斷

棄汝不救汝之先矣

事我當如乃祖父事先王也。有哉乃心。爾胸中橫起自賊之念。與生。反後
 安慰意慰其祖父。示將加刑其子孫。斬棄至死。則不止罪疾。而以深懼之。
 庶子節。此責臣之辭也。夫民不從。遷。爾雖免祖父之責。然不但爾民為然。故凡
 我治政之臣。所以共天位者。不以爾遷安民為念。惟貪沃饒之利。而抱其王之
 實。則其臣之祖父。雖愛于孫。甚。不。持。我公議而廢之。乃告我高后。在
 天之靈曰。我子孫為臣。不忠。棄我。即利。不肯率民以遷。罪所當刑者。其作大刑
 罰于朕孫。是故迪高后。大降不祥之災。罔有攸救也。臣之沈康。敬上。雖免罪罰
 如此。以爾民之可。或其浮言。不。于。于。
 此言臣不能率民以從。遷。則得罪于成湯。祖父又嚴之臣也。乃對民責臣之
 辭。亂政猶言治事。且乃貝玉者。貪沃饒之利。而忘於貨寶也。至乃告我高后
 者。稟命成湯。而欲其降罰也。迪高后者。故於成湯。而大降之罰也。至是重上
 意。崇有增加。意。盤庚于民。但言至降而已。至已。與諸臣則古。至乃。降見言
 民上者。其禍尤烈。對民。重責。已責。臣不。責。民。

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我害也
 後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
 罔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
 同位。其乃貝玉。乃祖乃父。至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至乃崇降弗祥。亂治
 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致治之臣。所與其
 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禍
 亦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成湯不
 乃崇降弗祥。而不救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
 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
 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按上
 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
 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
 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
 方盤庚時。商作。士大夫真義。即利。故盤庚

此承上文而申其意。當以篇內事數演。告汝不易。至要。至臣民。傲
 上。沈康言之。大。以。憂。民。言。即。謂。朕。心。之。故。困。也。德。遠。即。不。愧。不。當
 之意。二句一。一。或。當。申。言。汝。分。猷。念。句。即。此。二。句。之。實。也。猷。念。俱。就。遷。都
 說。分。猷。者。以。君。之。事。為。事。為。固。欲。安。定。厥。厥。却。而。彼。不。勉。出。乃。力。也。分。念。者。以
 君。之。心。為。心。君。固。欲。惟。民。之。承。而。彼。不。保。后。胥。感。也。分。猷。念。正。是。示。教。六。極
 相。說。正。是。元。相。絕。遠。三。句。總。是。體。居。之。心。也。中。字。泛。說。天。下。之。是。非。利。害。莫
 不。有。極。致。之。理。以。此。存。心。則。利。害。有。定。見。是。非。有。定。則。乃。知。遷。徙。之。議。為。不
 可。易。而。浮。言。之。人。不。得。以。倚。乃。身。遷。乃。心。矣。此。是。正。已。之。心。也。能。正。已。之。心
 斯。能。休。君。之。心。不。可。平。者
 乃。有。節。此。嚴。號。令。以。防。道。路。之。變。也。然。遷。徙。之。時。奸。徒。之。生。友。者。可。慮。也。乃。有
 不。善。不。道。之。人。如。顛。越。不。恭。而。敢。為。暴。亂。者。乃。斬。遇。奸。究。而。時。為。劫。掠。者。我。小
 則。加。之。以。刑。大。則。殄。滅。之。死。遺。骨。無。使。移。易。其。種。于。此。新。邑。以。為。民。害。而。不。悔

以貝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
 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故其俗皆。靈。鬼。神。以。經。考。之。尚。俗。為。甚。故。盤
 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
 此。因。其。俗。之。善。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
 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
 恤。無。有。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伏
 心。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
 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
 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
 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
 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
 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乃。有。不。吉
 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
 不。善。不。道。不。恭。顛。越。不。恭。我。乃。劓。殄。滅。之。無

然恨乎

此即是故行時道塗之命類者特強而逞好究者何便而發故以暫遇別

之定行及所過地方皆有此等入則咸蓋一時之權制

往武節此是伴儀以起行意也然既知妨道之人宜知避之利耿被河患

汝民不能聊生自今往于新邑各生其生若舊都之邑而置新居之樂可也故

我今日將用汝以遷者使汝永立乃家於此子孫享生之樂於無窮是

今日經營遷徙之勤勞汝一勞永逸之計汝民何為不肯遷而尚索於

故土乎

此語勉其遷都之意生之字作有力看現前乃不生之可見蓋欲其往新

邑與生與事也此身勉之之辭予二句又示已圖遷之本意見不可不往

之意就將然說上下文相開生之字就是遷乃家永建字又是享生之利

於無窮也

篇意此篇分三段看首節本盤庚後報之由無憾意六節是合後臣民立新泰

而釋舊疑抑伯六節是專緩其反以仁新遷之民也據于既遷之後申波此

之情釋疑懼之意而首曰庶告示百姓于朕志末曰我既羞告尔于朕志是

一篇之關鍵

盤庚既遷黃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而怠惰共勉力以建立國家之大命而後樹千之樂乎焉

陸寅符曰莫君可兼君与臣民在臣則專言君臣而民不在叙又單指小民

而臣不在蓋綴眾乃君臣職業所係故正位即以綴眾也

無憾即乃告臣民汝無憾而不敬无怠而不勤當勉立國家之大命使究焉

之勉其是以延千萬年之樂可也

二句戒其故習下句勉其新功无憾欲其敬事而不傲上无怠欲其勤事而

不泄康懋與感念及大命指國命言懋建大命臣供其常或使國祚永昌民

服其常恭使却本孔固也

今予即汝其知我志乎今我其敷布心腹腎腸嗾告尔百姓以我志之所在

汝于往日未遷之時汝上從康罔有罪天我之志不欲追究人既往而罪尔衆

也不休我之志不必相與怨著于心懷念恨之私而彼此協比然形於口肆說

言于我一人謂事亦有罪爾之竹也

此中已之志以釋民之疑百姓垂臣朕志指罔罔下之遷都之意也

朕志故云庶告大率浮言之徒必有偶為事定之後加象罪責之說故言罔

罪以釋之其怒是然當于心謀言是然於口事說皆疑上之罪我來

古我勤此其疑也且遷都之事吾常觀之先王矣古我先王成湯以契始

居亳其後遷于前功允殖茲欲多前人之功振揚不替故恪謹天命惟民之承

遷遷居于亳用詠下我昏墊之凶德而四方有底履之慶休嘉之績煥然于朕

之邦而前功果多矣先王善遷之美如此

此將叙已遷都之意而即成湯以起之前功指契言多者只是振揚之使不

似非增蓋也適于山之下正是多前功處

遺言無傳易遷于茲新邑

道之人頗踰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

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表小則加以剽大則

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

遷徙道路艱阻恐姦人乘隙生變故聲明號

令以告

往哉生矣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物之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

家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據

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

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黃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

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眾之情也此正之

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

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

大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嗾爾百姓于朕

勉之

志罔罪爾來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一人

忍反比昆至反之歷盡也百姓

古我先王將

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其後屢遷成湯欲多前人之功故復往居

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阜南輟轅西降

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

高水下而無河地之患故曰

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今我民用湯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今我即此言已之也。都與先王同也。今朕為河水地。使民用浮蕩。分州離散。居處無有定止之期。將陷于凶德。而墜先王之前功。是不容不吐者。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何不以此相俾耶。

此言舊都之害不待不遷見已之遷。都與先王同也。今我對古我者。求句是引起下文之詞。一節乃其故也。

釋上節此言已之遷都。實天意所在也。夫嘉靖朕邦。以多前功者。此高祖之德也。我之遷。乃天有意將遷我高祖之德。以治及我國家。使四方底定。之休。折而

循禮。則重見二。今而不。朕與一二。舊敬之臣。能審利害而忠誠。休國之臣。共承將絕之民命。決意遷。朕用長居于此新邑也。是。我之遷。都。欲復

祖德。先王。遷。都。欲。多。前。功。者。其。心。一。也。夫。豈。死。故。而。動。民。以。遷。乎。

此知遷都為天意所在。朕承上。旨。震。句。來。降。凶。德。致。嘉。靖。皆。高。祖。愛。民。之。德。凌。我。高。祖。二。句。對。前。多。于。前。功。看。回。上。帝。者。卜。筮。以。為。當。遷。知。天。意。有。在。也。

篤。敬。足。羣。臣。中。能。審。利。害。之。實。不。微。上。從。康。者。朕。及。篤。敬。三。句。正。復。祖。德。安。國。家。之。事。對。前。遷。于。山。三。句。看。

肆。于。節。此。中。彼。以。之。情。以。樸。樵。也。然。我。與。爾。之。情。尤。有。可。相。諒。者。肆。我。冲。人。非。不。廢。爾。臣。民。之。謀。而。獨。為。遷。都。之。說。也。乃。至。由。爾。之。精。靈。不。藏。言。及。當。任。若。則。用。之。爾。象。之。非。敢。違。下。而。故。阻。予。之。遷。也。用。逆。我。之。說。而。宏。此。新。邑。光。貴。之。舉。者。亦。推。爾。象。共。成。是。舉。耳。爾。我。之。情。如。此。我。固。無。罪。爾。之。據。而。爾。之。何。必。有。怒。說。之。憾。也。

通。于。節。臣。民。肆。冲。人。三。句。明。我。前。日。之。用。謀。各。非。敢。二。句。略。彼。既。往。之。微。情。下。即。卜。稽。曰。其。如。台。用。宏。茲。實。謂。遷。徙。復。動。恐。大。業。動。搖。不。若。安。故。土。之。便。以。待。蕩。析。之。定。而。崇。可。宏。也。常。時。臣。民。只。肯。從。下。未。嘗。有。此。美。意。盤。算。委。曲。忠。厚。之。言。也。情。在。我。者。爾。所。當。知。而。情。在。爾。者。我。之。所。深。諒。彼。此。何。疑。何。恨。乎。

呼。即。此。下。專。告。羣。臣。欲。臣。同。心。以。恤。民。也。故。嘆。息。言。曰。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有。長。民。之。責。也。當。思。夫。新。遷。之。民。蕩。析。離。已。去。而。幹。止。尚。未。寧。庶。民。皆。有。所。隱。痛。于。心。執。凡。保。護。以。全。其。生。若。死。不。惻。然。以。為。之。高。焉。可。也。

在。位。之。沒。于。小。利。皆。由。此。心。之。忘。惻。隱。耳。一。有。隱。心。則。必。休。民。之。心。勤。民。之。事。即。可。自。利。而。必。不。為。矣。隱。執。二。字。語。極。痛。切。時。說。尚。字。作。庶。幾。解。欠。懶。切。懋。簡。節。此。示。以。任。臣。為。民。之。意。也。隱。民。之。責。在。臣。而。撫。率。之。道。在。我。即。今。以。性。予。其。勉。力。以。行。簡。操。之。法。相。助。爾。臣。益。敬。我。衆。而。無。忽。也。

予。其。懋。簡。此。句。相。不。念。朕。我。衆。又。向。言。敏。衆。全。在。邦。伯。師。長。在。已。不。過。簡。操。任。人。以。相。助。其。念。敏。一。耳。念。敏。即。如。上。篤。敬。之。人。心。在。民。重。一。念。字。正。法。隱。式。生。下。

朕。不。即。懋。簡。何。如。予。不。有。任。好。貨。之。臣。以。其。不。念。敏。我。衆。也。惟。勇。敢。以。奉。敬。民。之。生。翰。人。而。遂。其。養。者。謀。人。之。保。居。者。此。念。敏。我。衆。也。我。則。叙。錄。而。加。敏。之。辨。別。之。道。如。此。

外。其。利。已。若。奔。之。仁。民。者。任。之。便是。懋。簡。此。中。却。有。雅。別。意。使。其。知。所。戒。也。

離。居。固。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為。河。水。地。壞。泥。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朕。何。故。震。動。萬。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遷。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將。復。我。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乃。上。天。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

冲。人。非。廢。厥。謀。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非。廢。爾。象。謀。乃。至。用。爾。象。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寔。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象。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從。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象。亦。非。有。他。意。也。善。盤。旋。于。既。遷。之。後。而。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

嘗。彼。既。往。之。微。情。委。曲。忠。厚。之。意。諒。然。於。辭。之。表。大。事。已。定。大。業。已。興。虞。湯。之。澤。于。是。而。益。永。盤。旋。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其。賢。矣。哉。

皆。隱。諸。百。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于。心。予。其。懋。簡。相。助。念。敏。我。衆。相。爾。雅。曰。導。也。汝。以。念。敏。我。衆。朕。不。有。好。貨。敢。恭。生。翰。人。謀。之。民。衆。也。

人。之。保。居。敘。欽。肩。任。敢。勇。也。翰。人。謀。人。未。詳。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翰。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敘。而。禮。之。也。今。我。既。臺。告。爾。于。朕。志。若。否。爾。有。弗。欽。否。俯。又。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有。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便是相真

今我即此承上起下而示民以明君志也今我既進言不以朕志之所順在敢

若指欲飲否指不有

無總即此正爾有弗飲之宴也飲之何如我所否皆好皆也汝其死惡于貨室

不指對衆民之財貨聚于己焉我所若者敢養生也汝惟憂恤民隱道之于

生養引之于安全使民生而又生以成汝汝汝之功必如是然後為不致我

之所言也

諸且不念生之病根只在貨室我勉意直貫自庸自字重惟看安民做身上

事則固安無不至德貨實與具且不同此恐其新集之民爭刀雖之何

非仍論貝王也

武敷即此以无窮期之也然始勤終怠非飲也汝用布于民生之德在承

又有任一心始終勿替民生其長有賴矣

項水心曰武敷句輕一匪過重承育一心上敷民德即生自庸之德式是

糊字勿泥作敬末句又茂心上訓動他心即上文德我之心也

高宗及說命卷之辭見君臣相期之感

至宅即此史臣叙君臣進諫之由也王居廢于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而

現今未布聲臣不測其指咸諫于王曰嗚呼均人是人也而獨于衆人之中有能

知之而智慮最天者謂之明哲也明哲在己寔為法于天下使晦者竟敢者開

君之道也今天子惟君萬邦百官仰承而欽式之儼然為作則之任矣王出其

明哲以為言則惟此為作命若秘其明哲而不言臣下將何所稟令哉

知之二句說天子以下則指高宗說知之曰明哲言是先知之德者謂

之明哲之人也明哲二字有分別但此只聰明處知之德稱耳作則則謂該者

廣然之頃切為君發言之意實字要者不作則明哲為虛矣君臨萬邦而

百官承式正備明哲之德而庸作則之任者也王言二句見其言所係之重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臬

諫陰三年鄭氏註云諫古作梁相謂之梁聞

讀如鷓鴣之鷓謂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聞是也宅憂

亮陰言宅憂于亮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狀

無有不敬

無總于貨寶生自庸

功也此則直成其所不

敢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武敷即此布為民之德承任一心欲其久而

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

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

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歌

盤庚不特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

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

于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

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

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寔三篇之

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源者

于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

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

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寔三篇之

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王庸即此高宗表已不言之故也王用不言之意作書以諾摩口曰以我表正于四方為天子任已重矣我恐明哲之德不類于前人為此之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于淵默之中以思身心天下之道幸而一念感格帝眷我以質輔其將代我言矣

不言之故全在恐德不類帝親是不言思道中造然之事又却可以無言耳表了九曰恭默謂恭而默也默者羣臣之所見恭者高宗之所以恭也恭而默而思道則神之所發皆與理俱正入悟之微也思者恭之曰恭者思之者心與帝合故帝隨心顯良朋之夢豈偶然哉

乃審節此記高宗時說之甚奇也高宗感帝夢良朋之夢舉天下之有長入也乃追想夢寐所見之人檢其形像使人以所給之形夢求于天下豈不知其人姓名居址但以形備四方而求之也時有說者居傳若之既與所夢之形相似則良朋果有驗帝夢果不虛傳之知奇也

夢也非幻肖也非始寔精誠所通未求而已肯矣夫夢而求而肯昔之夢果非夢耶今之肯之果夢耶傳氏之夢在虞雍之界通商兩任偶瀾水境道常令昏靡刑人築之說賢而隱代昏靡築以供食

高宗既得說與之言果聖人也於是治道隆而德之才可以當也乃立之為相使之統百官均四海而治道賴之以贊襄焉又以君德成就係師保而訓之學可以當也乃置諸左右使之取論思備顧問而君德賴之以成就焉高宗之重于任說也如此

是於也立相不言王天下之相與天下共之也師則自時之有親近聯合之意故左右曰王置相之進見有時左右之就見無地相之跪奏有限左右之置陶無旁作相而不置左右扶帶相也

朝夕勤其輔德之勤也其命說之詞曰子德不類于先王所賴以輔之者爾也必念遠逢不偶恩賜直以相成朝夕之間無不進善言以啟於其聰明

命之曰大節勿分為治為學看相道莫大于輔君德若致治安民則君德中之事也朝夕納諫二句一串下朝夕字重置諸左右來誨如師傳之諫子弟無時而不誨所藉于董陶者深矣朝即輔相之輔

若金即其誨其相諫之切若何吾德之未成也辟若金然必用汝以為我琢磨之德不但已也辟若濟巨川然必用汝以為何性之舟楫不但已也辟若歲大旱然必用汝以為我膏澤之霖雨我之所望乎汝者其切如此

以托物喻其望納諫輔德之切三說通主德之未成說三個用字作字要重看德言用汝為之正所以納諫輔德也金非礪無以利而濟川非舟楫則利害所關又切矣川非舟楫無以濟而大旱非霖雨則藹民命所關而不可

高宗

說命

三十一

不言則于諫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于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寔為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命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

王庸作書以諾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帝

養子良朋其代子言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

養良朋其念慮所乎精神乃審厥象德以形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夢求于天下說築復慶之野惟 審詳也人繪其形象夢求于天下旁末者末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下築傳嚴在虞

號之問有似也與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

遠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

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諫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可為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以待尤切矣待濟之心息于待禮喜而之心若于善濟故曰一節深一節非

詩之有深味

乃節心納輔德之實也故特何以感吾之望耶必開不以忠告之心而

子我之心也心相入而納輔德者主矣

賦沃二字送心上擬納輔之精微廉借字形容多作喻意快汝心內之所有

權輸于我心內欲主施沃主受猶詩之酌彼淮水也若于彼有隱藏于此有

杆格從以口傳耳而兩心無以相通矣

若藥節不喻不可不納海輔德之道也倘汝納善之言禮于苦口則無以醒

蕪銅之習若藥不暇其疾必不瘳矣倘我終日所行迷于說見則無以免傷

踏之怨若跌不視地其是必用傷矣故沃可容已也

兩喻從以見不致沃之弊不可分既沃固不在言詞若心思偶不相入又

當苦口以誨必使我身困憊而其舒志憤慨而難慨然後困則思通而前此

精習後以沈迷豁然開也不然君且不知己之苦仁見言之遲故規于藥弗

暇取而知感道也行無所見根言不苦口來弗察謂巨旨無益於君用傷指

君身說

惟聖節其廣處益以不納誨之道也汝不但自怨汝而已也惟汝以一

相而登及乃僚大小尊卑無不同心欽以匡救其非是過使我卑循先王故

我之命思君德之成由於納誨故汝而聖乃僚以終其事可也汝其念哉

嗚呼節其期傳說終其命也嗚呼納誨輔德專屬正君子之命汝重矣汝必敬

我之命思君德之成由於納誨故汝而聖乃僚以終其事可也汝其念哉

嗚呼節其期傳說終其命也嗚呼納誨輔德專屬正君子之命汝重矣汝必敬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若一恣然一啓乃心沃朕心

若藥弗暇眩厥疾弗瘳

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

惟賢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

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鳴呼欽予時命其惟自

不祇若王之休命

乃進于王曰

鳴呼明王奏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

鳴呼明王奏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

鳴呼明王奏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

鳴呼明王奏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

鳴呼明王奏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

說命曰：史且將叙說進諫先以委任之重言之也。惟說天子之命，惟百官之衆，則身爲家宰，有輔君出治之責焉。

提百官只是一個相字，此受命之始，史大書之爲下進言之根本。乃進節此記說進諫之詞也。說乃進告於王曰：道之存出於天，明王奉順天道。

以御世，于是建邦國而設都會，樹立天子爲后，王親爲君，而承奉之以大。夫師長，尊卑相繫，體統相臨，如此。豈爲一人遺豫之計已哉？惟以治民而使之安耳。天爲民而立君，創制以爲民，所以奉天遵者如此。

王字亦曰明王，舊指上古開創之君，說以建邦敷甸，就作奉若之實，非是明王。不是高宗，不是上古，只說深明乎制治之原者，故曰明王。建邦設

教以下，是推言上天立君分戒之意，以見明王當奉若也。時說俱以尋事上下爲天之道，傳無此意。註中以尋事以下，奉上一句，長起下段，深之詞耳。

非訓天道也。孔疏象天設官之說，陳氏雅言已闕之，則此處宜說爲是。惟天節欲其法，天爲治也。然治民不外乎法，天惟天至公，無不聞則，何暇明也。惟聖爲君，一法天之公而不私，是以爲臣者，敬應而承順其公，而爲民者，莫不法君之公，服從而準治也。夫欲若此，皆本于君之憲，天然則致治之道會。

憲天矣。以哉。按此節爲下文一篇綱領，蓋自惟口起羞至事神則猶皆憲天順一之理，而即亂民之道也。惟天之聖不可直指高之不言，不可爲生知之聖，則憲天應虛。

惟此節上節天道惟聖應后王時憲應奉若自君公以下，師長以上，上曰惟以亂民，此曰惟民從，入正是逆其所亂者耳。且民二句，在不知至乎，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人得以乘其隙，不起戎手，衣裳所以含有德。

不當不干德，則衣裳不足功，必謹持在節，干戈所以討有罪，而罰不於罪，則干戈不足懲，必乘於首領，王惟戒此四者，無敢輕忽，或出手已或加乎人，皆必慮其患之所由起而除其心之所由蔽，信此而能明焉，將見言出而天下信從，兵

戎而天下相服，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懲，政治豈有不休哉。有曰句只開叙見當謹意無工夫，下方勉高宗若早出四句，則當入工夫，做

矣。甲冑與干戈要分別，甲冑是平時武備，干戈是臨時加誅，戒是戒謹之戒，非懲戒之戒。明一串看，明白克又曰凡此皆祈微，凡不待事至而然者，如是則言動于奪行其信不其疑，明見中的量，素定兩向無不如意，豈有不休者耶。要點憲天意。

惟治節此以憲天之見于用人者言之。國之治不自治也，由於庶官之得其人。國之亂不自亂也，由於庶官之忝厥位，用人所係之大如此，而用之可不謹哉。

故官以代天工，慎毋以私昵及也。惟彼能而有才者，然後官之當以承天命，慎無以惡德及也。惟彼賢而有德者，然後爵之。夫然則庶官得人，天下有治而無亂矣。

亂矣。

惟此節上節天道惟聖應后王時憲應奉若自君公以下，師長以上，上曰惟以亂民，此曰惟民從，入正是逆其所亂者耳。且民二句，在不知至乎，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人得以乘其隙，不起戎手，衣裳所以含有德。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后王天

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惟天

逸豫之計而見也。惟欲以治民焉耳。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

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節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省厥躬以爲己當慮其患于人也。衣裳所以含有德必謹于在節者戒其有所輕于干戈所以討

有罪必嚴于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省以加人當審其用于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此而能明焉則政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治無不休美矣。

昵惟其能嘗罔及惡德惟其賢。昵尼爾反。○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

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于朝廷

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

爵亦不可及。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有其猶無益也。聖人剛斷斯世亦其時而已。有其

充介中三卷

充介中三卷

充介中三卷

充介中三卷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欲為之際尤必審其合宜斯大順應矣此以善為極以時為乘要者惟字善處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日月

惟事即其以憲天之見於防慮者古之人君服防而守善事則法則無缺乃其有備事既有備慮自不亂何有禍患哉

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無患也張氏曰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欲為之際尤必審其合宜斯大順應矣此以善為極以時為乘要者惟字善處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日月

惟事即其以憲天之見於防慮者古之人君服防而守善事則法則無缺乃其有備事既有備慮自不亂何有禍患哉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欲為之際尤必審其合宜斯大順應矣此以善為極以時為乘要者惟字善處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日月

惟事即其以憲天之見於防慮者古之人君服防而守善事則法則無缺乃其有備事既有備慮自不亂何有禍患哉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言解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欲為之際尤必審其合宜斯大順應矣此以善為極以時為乘要者惟字善處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日月

惟事即其以憲天之見於防慮者古之人君服防而守善事則法則無缺乃其有備事既有備慮自不亂何有禍患哉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欲為之際尤必審其合宜斯大順應矣此以善為極以時為乘要者惟字善處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日月

惟事即其以憲天之見於防慮者古之人君服防而守善事則法則無缺乃其有備事既有備慮自不亂何有禍患哉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欲為之際尤必審其合宜斯大順應矣此以善為極以時為乘要者惟字善處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日月

惟事即其以憲天之見於防慮者古之人君服防而守善事則法則無缺乃其有備事既有備慮自不亂何有禍患哉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欲為之際尤必審其合宜斯大順應矣此以善為極以時為乘要者惟字善處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日月

惟事即其以憲天之見於防慮者古之人君服防而守善事則法則無缺乃其有備事既有備慮自不亂何有禍患哉

此應世說世治而進一性人即為亂世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執一人為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或恃才而妄

欲為之際尤必審其合宜斯大順應矣此以善為極以時為乘要者惟字善處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日月

惟事即其以憲天之見於防慮者古之人君服防而守善事則法則無缺乃其有備事既有備慮自不亂何有禍患哉

以不言有厥後之語

說拜節此責高宗以躬行之實也說拜稽首曰非知其言之難而行其所言之難惟王樂於信則知行為一不見其難而信合乎成湯受言之成德矣王真能行若此說猶有所隱而不言則上負明主安能免厥咎哉

承上行字來行之難全在知上看出見解所至不是遺獲非深有所于中而識力並到不能也行又說到心上則非以心行矣要之惟即為行非行又在忱外也惟忱則真精實徹充滿積實所以不難高宗以德弗類為恐以迪高后自期故說上以允協成德勉之允協是真與先王無二先王一生品是力行工夫到後自然孚洽若出于一心成于一人不作法相看成德者完全成就也未向應前祇若休命之是責難語意

全旨分三段看首七節曰高宗有廢學之憂而說因進聖學之全四海之內至末因高宗責望之切而說示自任之勇監于先王成憲則說以成湯望高宗而克紹乃辟是高宗果以成湯自期矣周俾阿衡專美則高宗以伊尹與傅說而對揚休命是傅說果以伊尹自任矣

來汝說此高宗應教其廢學之由也王曰來汝說我小子舊學俾治之道于其盤矣乎此而卒其業或得以及其學也既而先王欲吾習知民事遠遊而遊于荒野后又入宅于河自河祖遷徙不常無由專致于學故及今于備已治人之極終汝于想像無所顯明也寧無賴於乎

應教其廢學而汝實其學之無成彼傳說進為學之說也厥後對舊字言罔

與此下有獲精射罔奇等相及看避野宅河祖遷徙不常而不得專于學上一說避野宅河祖遷徙不常而不得專于學

惟介節此正實以為學之事也惟惟閉閣善道以訓誨于我之志使不迷往向從其相資之切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王字泰曰講不于行中而于志此高宗知本之論酒非醜醜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醜醜也羹非鹽梅不和爾調濟我氣質之偏則和羹之鹽梅也此處要見得為益益深此論益切處是活物擒于此又或論于彼必兩逐於捨捨他交備正其訓志主治而去之說此是心中事若有毫忽精神不到即竭心以訓而不能破君志子不勇皆于棄也讀者寧可于訓過一分克若自董其力之必能過也備而不能過則不自棄過而不能備則爾棄于子也反之自心印之尔心信其必不然

王人節

王人節此悅高宗自要諸已也說曰王人君求言于臣而欲多聞者是惟開則行之可以建立為治之事但耳聞不如心得是必學于古訓而玩索于是做做于是乃能豁然貫通而有真得竹已矣若政事不從師古而出則學與事不相入彼一時有所建立休為苟道而能有永世之規模者非說之所聞矣

求多聞亦學之一事

非可專恃乎此也高宗建事之志甚銳求多聞之心甚切傳說以為不如反而求之古訓以盡其所以為學焉乃可以有濟夫高

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我小子舊學于其盤既乃遊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遷徙終罔顯其盤

若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遷退也高宗言我小人舊學于其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宅于河自河祖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學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祖遷徙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其盤遷于荒野以台小子語朕暨

之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非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為我之禮藥若作和羹爾惟為我之鹽梅爾當交互相濟以備治子德之所不及勿以子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可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求多聞者資

宗樞學于其位之初已恭默思道則非不知所從事者特未及其所以
為學耳故以學古教之下文以遜志時敏歲之立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
務也事即身治天下之事師古即是學于古訓不可開說本多開承訓志
說兼述之不直指高宗說

惟學節此元以反己之學也學古有獲何如惟人之學必謹抑其志而虛以受
理專務時敏而勤以勸功引其學之所備皆漸而未會於心矣又必篤信而深
念乎此則道之所進不但未而已殆充積于身不以一二計矣

陸定府曰遜敏是一套事番重時敏故著一務字高宗要知自許克邁則王
忱不暇已不待言故傳說此卷不患王不行恐其志銳易怠故又以遜志務
時敏此一敏字補足前聞行訓遺此一時字又包不下終始承取

惟教節此示以為學之全功也夫遜志時敏以自學所以立修固為學之事也
至於以所備之學教人使人之念此理所以達用與居學之半焉其修固合內
外而居學可全也然使一念之或息則止重脩之未極也又必一念終始常
在於學以之自學固為之不厭矣而其所以教人必必樂言之不倦始如
是修及如是初無一毫作轍之念則其功愈密所得愈深何之其不積者道
猶二猶竟其進也至此則融會為一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大學古有獲之
功斯其至矣

聖學到積躬止得學之半未全也惟教人正居學之一半學既積厥躬未
能陶鑄風俗便是學之缺憾履必一念憚一終之成物如其始之成已遜志
時敏常主于學而無間則新天下之民以成其明德而渾忘其所為德合下
姓之安以為修而渾忘其為修來于何積道化而為德所修直至
于罔竟矣學古之獲何如哉

監于節此示以為學之準的也然要于為學之始當何如必監視于先王自
教人之成法則法之所立不書不美永無過差之事矣王可知所以自進其
憲一精純綱法度惟可法故謂憲惟不可越故謂成先王之德無異古人李
古即於成憲但同時之宜未必不与古異少微成憲即非善古也監是顧說
意尚法中見法者之精不惟規守也監成憲以永無愆一句讀對憲說
即不愆不忘不作效者若以積躬罔竟貼至愆則何不曰監成德而曰成憲
耶

惟說節此說自任進修之責也王德若至于各道任賢不患于無地惟說於此
用能敬承王之美意廣求才德出眾之俊又皆羅而致之布列于庶位所以為
趨復益梅之用者今特說一人矣
意重勉王式克欽承非謂君德至此而淡進賢也進賢大臣之責而君身者
用人之本報所能為惟在敬承王德意而求賢在位耳至于為學全功願王
自勉何如耳欽承本訓志文修意來俊又之人可以輔成君德者
王曰即此下高宗望說之輔先舉此以成勸之也王曰嗚呼說方今四海之內

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
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安
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
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
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
積于厥躬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知敏
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
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
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
夫修之來之積其學之得于已者如此

惟教學念終始與于學厥德修厥學
○教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
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
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
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干學無少間斷則德

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
曰教教于焉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
焉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而
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
釋教機權而誤以
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于罔覺而法必監于
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
言遵先王之法而過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又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于無
又列于庶位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
又列于庶位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
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
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
仰我德是臆朕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
汝之教也臆朕惟人良臣惟聖
人良臣輔而

允命下三卷
三二九

乎仰望我德澤豈不類之德所能致是時乃說起自愛齊際合非常有以感動之耳汝將何以副其望哉

陸寔府曰君子之德風德宗是風四海高宗推其自則不在我而在說也故曰時乃風密勿之內君臣之精神交衛處四海之精神不充隱隱整情自四海心微于上曰仰德自上心參于天下曰風一而已矣

股肱即此望說輔君以作聖也入冰股肱等以運動是股肱者惟所以人也君有良臣則臣之事業即君事業不期聖而惟聖矣

舟楫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于君德有終身成就之功焉總彙並梅相他即此引喻不同處此二句且泛論而望說之意在言外

奮我即齊先正保衡伊尹也我我先王而振作其功業即其言曰予不能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然至于一民不得其所尹則引為己責曰是我之辜其素所自許如此故能仗我烈祖其功格于皇天而無間所謂良臣惟聖者如此尔尚精白一心以保我我多使阿衡專美商家可也

王方麓曰作我先王言成湯之德熒熒伊尹而具起也乃曰若舉伊尹之言見伊尹之能辭其言也伊尹之自任如此故能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治化與天之間也是則尹非湯無以行其志湯非尹無以成其治良人惟聖此其微矣今尔所居則阿衡之任也使我德不成則何以答天下之望乎故曰尔尚明保予者欲其輔予德輔予治皆精白以自勉也

后叙已輔君之寔意也汝知君臣相遇之難不惟君非賢則孤立于上善與為治惟賢非君則隱伏于下去與詔食乃今君臣相遇得君正共治共食之時也其尔務克自任以繼招乃君子先王成湯而永安天下之民可謂佑烈祖而格皇天者行于尔再見之矣說遠拜稽首曰招乃綴民王之美命如此臣敢對上而宣揚天子之美命豈淺遠避而使之愧伊尹王愧成湯哉

惟后二句言君臣不常相遇有深自幸之意食以保我言資難志非以求食然使不食君祿之安能展其平生哉故易以不宗食為吉尚字猶勉之詞其字乃必之詞謂先王若君也若不能自勉先王而尔能為之招乃辟與作先王相照紹字作字皆有提起來的意思永後民逆招辟帶下与伊尹不獲為幸意同高宗期說如此則其自期可知保命雖該上數節之命但端重在末二句散者慷慨承當無退縮也對揚事者面對而揚于王庭不嫌誇譽蓋任之至矣傳以對為對民未甚亮此句雖行決之以决高宗謀為先王也

全言此篇為維維而作而書不及維本以訓王而詞及民非祖已諫諷不敢五言蓋高宗聰明遠諫不待深言也

高宗即此史記祖已諫王之曰祭之明日有瘳尸之札曰又祭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雖升禹耳而鳴天告以祭祀之失審矣夫不在形而在豈於形日正祭祗商之明日也

祭有常期而數祭祗商是高宗踴于祭祀之失也維維之異以謹告之見

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總彙並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昔先正保衡我我先王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

衡猶阿衡作則起也撻于市耻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以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

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聖高宗故曰憍于先王成德歸于先王成意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爾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也爾克終

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其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

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嫌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白則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于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高宗彤祭有維維之異祖

也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有瘳彤音融維維居候反○彤彤周曰維維也於彤日有維維之祖已曰

異蓋祭禱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言類始如集言

天心仁愛人君矣祭之明日以礼享尸曰彤山常礼而有此異者失禮在形在于教祭也

格王節祖已將訓王而先自述其意曰王事之失由于心惟先格正王之非心以開其蔽然正諫其所失之事則言易入矣

不曰格非心而曰格王者就王而格之也高宗恭憲之久動与天通未見看念於冥一途只要他于昭度索冥明其事自正要看一先字諫庸王當于事諫明王當在事先諫頭履一而口舌可無煩矣

乃訓節此言天命不可求也祖已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善成心也主其義之當否而降年有永有不永其不永者豈天折其民哉民日不義而中絕其命耳

天監下民且有典厥義者何如耳義是萬世不易之經正行之不流旁行之不泥者義之所在降年有永而否則便有不永必至中絕其命矣要重不來

民有節此言天戒不可忽也若曰人不用力于人道之宜而德福于神不順于德也人或有規諫之言而憚于改過此不服其罪也惟其如是天心猶未遽絕之也乃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脩省以正其德耳斯民于此休

天心以改過可也頓乃曰妖孽其如我何則違天仁愛之心矣天豈不誅絕之乎所謂惟先格王者如此

義之有德于王者曰德一毫矯揉便不若便獲罪于天此時當不勝愧悔乃不引為己罪設有歲規必付之不听天猶不忍違矣而以妖孽謹告之謂之享命曰享者見天地有寔理必有寔事非幻冥不測者天有享命異竟人有召命者決當正德乃曰吾知我何便是天受不足畏之說非戒高宗詔

嗚呼節此正事之言也嗚呼王為萬民之主當然之職主于敬民而已微福于神非王之所宜事也况祖宗七廟無非上天之胤嗣主嗣其可獨豐于昵廟乎此失而失所以未維維之異寔恐懼脩省之一机也王宜知所事矣

不曰王心而曰王司所謂正厥事也所司主于敬民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則有民即有神若一着意于神便不敬民聖祖神宗歷代有敬民之功何莫非天嗣就是宗廟之礼名以敬民之心行之天監在茲義豈容有厚薄乎王無獨豐于昵廟可矣高宗未免暱親愛之情祖已直裁之以義

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者彌廟也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維維之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乃訓于王曰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大民民中絕命監音鑑天於兆反○典正也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王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

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禱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祀非永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民有不若德不順于德不命厥德乃自其也

改過也乎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脩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知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已意謂高宗當因維維似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忽夫敷祭豐昵徽福于神不若德也漬于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或不聽罪也維維之異是天既乎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

嗚呼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微福于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

西伯教昌姓姬氏戰勝也黎國名

西伯教昌姓姬氏戰勝也黎國名

西伯教昌姓姬氏戰勝也黎國名

此篇首節是相已告王之由曰天子三節皆入以告后欲王戒其失祖伊

反曰三節皆出以語人欲王聞而悟之也
西伯節此史臣記事之詞也周西伯昌自黎不道既奉兵伐而克之祖已見黎
之滅而恐商王受之於惡其勢必至于亡遂奔而告之曰告我于王焉
載黎所以為殷討罪而祖伊奔告付者欲借黎事以徵紂之改過迂善意焉
謂祖伊慮周勢日強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不可逆按以紂之惡即無而伯其
不亡乎然而祖伊之怨乃自其黎何也蓋觸類于黎而知無道之國必難倖
存故終篇不及載黎一字則其非恨西伯相逼明矣

天子節此正祖伊告王之詞也曰天子以感動之夫為天子之直享天之命今
天既訖我殷命而受之於成湯傳之六七王一旦隔越於吾王何者格人心與
天通誠與亡之理元龜紹介天明卜且亡之禍今皆罔敢知吉則天能我可知

既以自絕故天不與殷
天既節此言天之降亂也王既自絕于天故天遂喪我殷喪亂之形非露其地
以歲則凶荒而不有康食是天不欲遂其生也以民則朋比而不虞天不與
不欲遂其性也以常法則廢壞而不迪率典是天不欲平其治也况此則天之
喪殷可知而格人元龜之罔敢知吉者在是矣

申維烈曰此與下節是備述喪亂之形以徵懼之此節承淫戲用自絕而言
天之與殷不有康食三句正見天之廢殷而格人元龜之罔敢知吉者在是
矣
今我節此言民之喪殷意也天其棄我矣而今我民無不欲殷亡者皆曰天何
不即降威于殷而受非常之命者何不至今王其無如我何不復能君長我矣
夫民又欲天速亡殷如此臣恐王之亡無日矣

汪石臣曰既言天與殷又言民與殷天與民與非兩平一連說天命至即
天降其知台與湯誓不同此是明其不足為君也
王曰節此述紂之言以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有可恃意也王不自反曰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
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缺鉞
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
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
周德日盛既已載黎紂惡不悛勢必
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
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告體也凡今
古文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
記常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
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
西伯

西伯既載黎伊祖恐奔告于王
黎之事史記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伊伊
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說恩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說絕也
人倫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
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
者甚言凶惡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
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淫戲用自絕于天耳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典自絕于天故天棄殷不有
康食儼饑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
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
弗欲喪曰天曷不降戾天命不暨今王其如
天命非常之命擊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
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
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
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其上章言天棄殷

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其上章言天棄殷

嗚呼民雖欲亡我但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此祖伊恐而王殊不自念也

命死生有命之命紂之言雖民心為不足畏而恃天命為可自安祖伊之言無一日之命紂之自負若有萬年之國家哉其弗悟也

祖伊此祖伊退而私論之詞也曰嗚呼人君必須與天合德方可責望於天乃汝今日所為之罪昭彰固多恭列在上而不可掩又安能責望於天而欲保其命耶何其不自量也

宋九青曰恭列在上猶云彰聞于天也責命于天便是恃天而忘自省呂氏與天同德似非

殷之節此言紂之喪不能免也我視殷之喪亡只在旦夕矣不能久延矣所以然者為何蓋今日之事皆民怨天怒不可解矣事勢至此其能免哉於商邦乎祖伊憂國之深不竟與言之痛切如此

喪字與戕字相照指乃功二句即喪之寔事積而而守曰功付之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其惡積久而成

全書前三節微子言喪亂之事而謀濟亂其箕子比干凌六節箕子各以喪亂之甚而決其去就之義篇中目付為我為我詞皆悽惻蓋宗臣之語與五子之歌相同

父師節此言付失治天下之道也微子若曰父師其子少師比干殷之無道固無望其或能治正天下矣然殷之天下固我祖之天下也我思我祖成湯脩德創業所致治功陳列于上應可紀為子孫者世守之可也奈何我用沉酗于酒用敗亂其德于下至于忝辱厥祖甚矣其能正四方乎哉噫可慨也夫

此境見付不備嗣先德而守先業也殷其弗或或絕望之辭我祖底遂推開創王恭言陳于上對敗于下看目付曰我者猶五子之歌指太康為予也底以致治言已然曰遂先祖陳列如彼而子孫敗德如此蓋深痛悼之意

此章言民喪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祖伊反曰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眾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乎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之節喪指乃功不無戕于爾

德者方可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手能免戕于爾邦乎燕氏曰祖伊之諫蓋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知紂者多矣愚頃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酒餽

戕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戕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

心其戕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也也紂之與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因戕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

客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于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諸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

微子若曰父師以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

于下 沉酗句反○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

文古文皆有

文古文皆有

于下 沉酗句反○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

殷周節。今日喪亂之形。言之。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為好為克。不特民也。上而卿士。之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奸克。冒法之人。皆不加之以刑。無有濟其罪者。為此之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暴方暴。未艾。相為敵讎。爭聞侵奪。純綱蕩然矣。事勢至此。我族家必淪于喪亡。不可挽救。若涉大水者之無津涯。其沉溺而絕也。必矣。我祖創祭以來。有殷遂喪亡。至于今日如此之甚乎。深可痛已。

此節承上。民好盜而法。又自卿士始。有罪。式匿。庇之。法。罔不行。能事。手起。亂道也。相敵。比草竊更甚。只重卿士師。謂度三句。非民與臣對說。遂。向。無。限。感。慨。紛。既。亂。敗。上。好。則。下。必。甚。所以。以。民。並。皆。字。亂。罔。不。小。大。二。句。且。虛。下。卿。士。小。民。重。說。正。罔。不。小。大。之。實。全。放。必。喪。之。形。

我其節。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微子曰。父師。箕子。少師。此。千。全。我。沉。醜。于。酒。其所。發出。者。皆。顛。狂。悖。理。之。事。暴。虐。無。道。極。矣。故。吾。家。老。成。之。人。皆。見。危。而。作。已。逃。避。而。退。于。荒。野。矣。今。不。與。我。皆。與。罔。休。戚。者。若。無。所。指。示。告。我。以。治。亂。

徐九一曰。三節重問策上。發出狂以。過。臣。言。取。以。老。黃。接。之。曰。吾。家。者。祖。宗。所。培。植。之。舊。人。也。老。成。去。則。人。國。空。危。亡。之。勢。可知。指。謂。意。指。若。以。示。為。訓。恐。重。語。字。關。意。在。而。存。宗。社。骨。肉。之。親。未。已。必。與。遂。荒。者。俱。去。耳。於。出。類。狂。故。老。成。之。人。皆。見。危。而。作。國。家。無。所。倚。賴。矣。古。子。頌。歸。內。猶。有。挽。回。于。萬。一。之。意。

師父節。此。詩。子。答。微。子。沉。醜。于。酒。意。也。箕子若曰。微子。我。因。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滅。抑。天。意。有。在。今。天。毒。降。失。禍。以。荒。廢。我。殷。邦。故。使。王。不。務。德。而。沉。湎。于。酒。其。勢。方。與。未。艾。不。至。于。喪。亡。不。已。也。豈。特。如。微子。所。謂。沉。湎。敗。德。而。已。哉。

晉四節。箕子以其意刺折微子之言。而答之。且有其之意。末二節為微子。決。當。去。之。策。而。曰。不。去。自。決。也。答。不。載。此。工。語。者。與。箕子。同。心。耳。無。可。埋。怨。故。竭。毒。于。天。荒。即。廢。頌。遂。荒。大。東。之。流。過。也。以。也。其。意。在。方。具。二。字。見。

萬罔節。此。答。微。子。之。意。也。惟。惟。方。與。沉。醜。于。酒。是。以。心。志。狂。悖。于。老。成。舊。有。位。之。人。所。當。畏。也。皆。不。知。所。以。敬。畏。而。奉。承。之。不。惟。不。畏。之。已。也。且。佛。淫。而。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庶致陳列也。我祖成湯成功成列于上而于孫沈醜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沉醜言我而殷固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克。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天。川。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之。殷。

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奸究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暴方暴。未艾。相為敵讎。爭聞侵奪。純綱蕩然矣。事勢至此。我族家必淪于喪亡。不可挽救。若涉大水者之無津涯。其沉溺而絕也。必矣。我祖創祭以來。有殷遂喪亡。至于今日如此之甚乎。深可痛已。

師少師我其發出在吾家者。蓋。于。酒。也。其。出。尺。類。反。臍。賤。西。反。指。告。子。顛。狂。之。何。其。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避。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墜。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將。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微子。若。曰。王。子。天。毒。亦。上。章。我。用。沈。醜。之。義。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微。子。之。意。與。小。曼。詩。云。曼。天。病。威。敷。于。下。上。意。同。方。與。者。言。其。方。與。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沉。醜。于。酒。之。語。乃。罔。恒。獲。其。者。長。而。有。甚。之。意。下。同。

乃罔恒獲其者長。而。有。甚。之。意。下。同。

夫逐之此其所以眩于荒耳。然則汝所謂逐者，實猶捕夫之也。豈物自為見，棄而已耶。

乃罔畏，慮者長，舊有位即所也。非惟著逐荒蓋逐之去矣。故曰甚，於之惡皆原於無所畏。無所畏原於酒，酒惟無畏，故老成舊有位者，弗遂而逐之。

禮節之。上竊竊之。意也。夫既失道，故民多相與為亂。彼收捨之牲，乃祀天地之物，禮之至重者也。且為殷民攘竊而去，而有司用相容隱，民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竊竊奸宄乃罔恒獲而已。我殆有甚于此乎。

今殷民節甚，言其政之亂，竊犧牲牲曰夷，居弗事上帝，神祇所致，此而可容，何辜罪恒獲之有，語草竊奸宄不遇竊于他物，至祭物竊而食之，視草竊罔恒獲尤有甚者。

降監節。此答相敬。雖意也。箕子又答曰：小民故讎，非自小民始也。我今下視殷民，凡上用以治之者，無非利民膏脂，而為仇惡之事。夫上既飲下以仇，則下必飲上以仇。是上之仇飲召之也，而衍方且召敵仇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殘，罪合于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訴，只是哀號呼天而已。豈特小民相為仇敵而已哉。

曰：讎飲者以仇讎之道播飲民財，施奪之道也。包敵仇在內了，召敵讎不怠者，召其反乎，爾而益加出乎邪也。罪合于一，以聚飲之，臣言上下相讎如此，則小民之仇敵，猶不足言矣。

此答。論喪。既歸之意也。今其有天子之災，我出當其禍，故誼與國俱亡。商若論喪，我固為人之臣僕。若王子一身宗祀所係，告以去為道，我舊云以賢。王子當立，言不用而忌，已招遠以害王子耳。王子不出，我商家宗祀乃顛隳，而無所托矣。子尚可以不去哉。

災守。天毒降災，生未令即越。至于今之今，猶云百六之運耳。我且受其欺，嘆生不逢辰也。同為臣僕，以箕子以義自審，處告出迪者為宗祀計，非為微子計也。前問告我，顛隳答云：若視若此，乃為顛隳。蓋聖矣。蓋祀祀之痛，君子亡國。

白請節。此告以彼。此去就之義也。箕子又答曰：人往去就，必合于義。而後其心始安。今我為商家之臣，義當安身以死，忠汝為王室之中，義當存祀以全。考為

舊有位人。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弗逆也。耆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也。此答微子發狂耄遂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攘如羊反，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犧牲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竊尤而已哉。此答微子降監殷民用之讎飲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困諸。讎飲者仇敵播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用所以治之者，無非讎飲之事。夫上用所以治之者，下必為敵以讎上。上之讎實上之讎，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隳，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逐上

淪喪顛。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逐上

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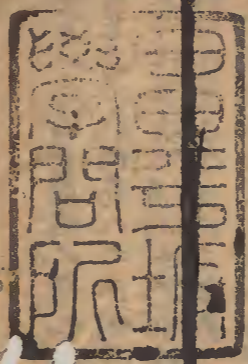
逐上

逐上

今之計。但各安于義之所當。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汝今宜決于速去。若我則有死無二。不復有避去之意。若子之不去。則義有未安。何以告我。元王子地。下乎。

請在上。看當去不去。當止不止。則心與義兩不相安。美藉手而告曰。獻猶周公云。我無以告我先王也。未向自決之詞。寔以決微子之去耳。

按箕子之答。甚有步驟。惟沉醜故。弗者長者。長弗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離微子民節。相承可見。罪源皆起于沉醜。而原其所以然。則天寔毒之。天字重。



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卽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此。

書經三卷終

